

道藏精華第十二集之一
文山遜齋蕭天石三編

上海商務印書館

道藏精華

共計一百冊（全一百冊）

道藏精華第十二集之一
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莊子南華真經副墨上

自由出版社印行

重刊南華真經副墨序

蕭天石

一

易與老莊，古稱三玄，博大高明，圓通闕肆，精義絕神，莫可究極；二千餘年來，世爲道家所祖。道家文化，肇自羲黃，而由老子集大成；猶儒家之由孔子集大成者然。老子之有莊子，亦猶孔子之有孟子，故後世學者，於二家多老莊、孔孟併稱，認孟子直紹孔子之聖脈，而南華卽爲道德之註疏；蓋莊子散道德放論，無不一歸之自然，以彰明老子之道統也。

惟解孔孟易，解老莊難；註孔孟易，註老莊難；解註孔孟老莊易，而通孔孟老莊難；求其能通易，而求得其所以通，並通其分爲一，使自與孔孟老莊合，且不期一而自一，不祈合而自合，則尤難之尤難矣！此所以千古來求通家之不易也。此亦一老莊，彼亦一老莊；解註自解註，老莊自老莊；欲得一真老莊之的解，不能起老莊於九泉，其誰定之？此所以莊子有「萬世之後，遇一聖人，得其解者，猶旦暮遇之也」之嘆！嘗試論之

，於四子者，謂孟子承孔子之學可，謂孟學卽孔學則不可；謂莊子承老子之學可，謂三學卽老學則不可！聖脈相承同；深徹其神髓而細考之，則實各有其恢宏光大，各有其所得與各有所立者存焉。讀莊子天下篇，卽知其傲視衆流與自況無方爲何如也？莊子出入易老，而透出藩籬，不爲所範，有如神龍化去，無迹可尋者在也。

進之，博大簡古，醇樸精約，南華不及道德；閎暢超曠，縱橫浩蕩，道德小遜南華；而皆非深於易者，不能得其眞解也。尋字解句易，通經解道難，以老莊之爲老莊，自有其神之所以爲神，與不神之所以亦爲神者在；及道之所以爲道，與不道之所以亦爲道者存焉。明其體而不能達其用，契其道而不能通其功，仍難期直超頓入也。南華之爲書，道爲宇宙之達道，文爲天地之奇文，義爲萬世之了義，法爲不二之聖法，放言肆論，十日齊出，光耀寰宇，華彩奪目。或言在此而旨在彼，或言在彼而旨在此，鳳鳴神岡，意在瑤天。或爲寓言，或爲重言，或爲卮言，萬言並羅，而實無一言！寓言無寓，重言無重，卮言無卮，離其所言，反其所指，而遊神物外，會心言外，始易得其圓中，而逍遙自遊、冥然自化也。

至其言心性，淹貫天人，絕唱今古，涵融萬方，徹極究竟，實乃道門之性宗，且兼及命宗之無上寶笈；況之竺西大乘貝典，旨無二致，窮極三藏十二部千七百則公案，盡

在箇中。流韻所及，衍而爲後世「中國禪宗」之所自出。夫道家者流，無不主性命雙修，生死同徹，道德雙融，形神并妙。易曰：「窮理盡性至命」，此乃三步功夫次第。理入性入，理修性修，均須由行證上以至於命，方爲了道合道。方能使人藉心性道德修養，由凡夫境界，上超而聖化生命，再上超而神化生命，使我命與萬物之命一體，與天地之命同流，而與宇宙精神共往來！如是方能與虛爲徒，與化爲體，與道合一！無體而無不體，無在而無不在，無生而無不生，無神而無不神也。斯之謂物化，斯之謂命化，斯之謂聖化，斯之謂神化！此則千古來，無人及此！

二

南華真經副墨，爲道家東派（丹鼎派）開祖潛虛真人陸西星長庚，繼道德經測疏、陰符經測疏等書後之不朽名著，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全書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八字分集，刊行於世。伯符稱其「祖述前哲，間出獨智。」又云：「斯註一出，前無古人。」其激賞之深與品評之高，可知矣。平實論之，歷代解註箋疏莊子之徒，可得而觀者百有餘家，大抵皆得其皮毛者多，而徹其神髓者尠，正前所謂解家易得，而通家難求也。斯著則確可稱爲第一流解本，以其不但爲「莊子通」也，且通於易老，尤能會通儒釋

四

旨要，徹內外各篇真詮，而予以「一以貫之」，篇篇相串，如串銅錢，思想脈絡，體系井然！玄門秘鑰，獨契無關。緣督守中，藏神守氣，藏氣守精，藏精守形；杜門而塞竅，返樸以全真。法自然之化，因陰陽之用，順性命之理，通天人之數；爲歸根復命、聖功神化之坦途，亦長生久視，解脫逍遙之天樞，誠不失爲道家一代宗師。苟能自此契入，明其道術，得其隱訣，通其神用，符其天真；參而修之，鑊而不捨，自亦與天同化，自處超然！脫凡俗之氣，遣鄙吝之情，斷貪求之欲，泯知見之心；進而遺天下，外萬物，盡道德之養，通神明之用，達性命之真，一死生之化；忘言忘義，無思無念，玄同萬有，證合人天，神遊於宇宙之上，而與造物者獨往來也。渾沌不鑿，佛我不二！葆其先天眞性，卽是修合後天金丹，如如不動，萬古不壞，生死在乎手，萬化生乎身，身外有身，神外有神；玄妙莫測，方是得道眞人。

三

老莊並稱，始自司馬遷，而盛於魏晉。宗老莊者，如王弼、何晏、向秀、郭象、王衍、司馬彪、崔譔、李頤、李叔之、梁簡文帝、周弘正、張譏、杜弼等，其最著者也。註老子者，以王弼爲絕響；註莊子者，世人咸認千古來無逾於向（秀）郭（象），與王

弼同被尊爲魏晉玄學之宗匠。實則向郭之於莊子，向上真詮，仍有其未入堂奧者在！故潛虛翁云：「郭象首注此經，影響支離，多涉夢語。」蓋以其不但於道家聖功神化、返樸全真之功夫，多有未徹，且有欠圓通之妙用，於一貫之真詮，及超宇宙而與天地以俱化之體證，則尤隔關未透也。此則歷代解者，均有所失，尤以儒家中人爲然。次則爲林希逸（虞齋）之莊子口義，洞燭玄微，獨樹一格；而潛虛翁則云：「虞齋口義，頗稱疏暢，而通方未徹，挂漏仍多。」舉此類彼，等而下之，當亦可以概見一斑矣。蓋陸子爲東派之開祖，徹道德之本源，因陰陽之大順，悟天地之樞機，入丹家之神室，又獲深窺二氏之最上了義，自證真如，故其注斯經也，得能補偏救弊，去蕪存真，發先賢之所未發，而匡歷代解家之所未逮也。

隋代註莊者，如張羨、何妥之流，實無足觀。有唐一代中，如盧藏用、陸德明、成玄英、文如海、張九垓、元載、无道子等；要以陸德明之音義、成玄英之南華真經疏，與无道子之南華纂圖互註道解，較爲可觀，並可補陸（德明）郭（象）之所闕略。惟除「道解」外，其所重者，類皆在莊子之文章，而不在莊子之道學，此則道其所道，而非莊子之所謂道也。莊子固雄於文，千古罕匹，然文所以載道也，遺其道，則捨本而逐末矣。

宋代治莊學者，遠盛於隋唐。蘇子瞻首注意於鑑別其真偽，謂盜跖、漁父、讓王、說劍四篇，不類莊文，而爲後人所僞入。實則爲其門人假託，與七篇不稱者，不僅此四篇文也。除蘇氏外，尚有王安石父子，及王應麟、王曙、陳景元、范應元、褚伯秀、林希逸、王雱、李士表、玄同子等諸人，就中以褚氏之義海纂微，與玄同子之莊子玄義，最能圓融博引，而林氏之莊子口義，會通儒釋與禪宗，明其文字血脈而揭其縱橫變化，較爲卓具見地。然亦如前舉之潛虛翁所云：「仍有其未徹真旨者存焉！」此外如葉水心、高似孫、黃東發三氏，非純治莊學者，未得入玄門之列，故評及之時，詆訾之處特多，未徹者，不罪也。

當金元明之季世，除趙秉文、李純甫、明太祖外，如楊升菴、朱得之、孫應鰲、葉秉敬、張位、潘基慶、方虛名、陳懿典、郭正域、譚元春、孫鑛、沈一貫、焦竑、釋德清，及本書作者陸西星氏，其最著者也。朱氏之莊子通義，於莊義多有自悟自得之妙。沈、焦與德清，均略後於陸氏，陸氏力融儒釋入道，德清法之，然其莊子翼則不如其老子翼之精審；沈氏之莊子通，致力甚深，殊多新意。至若於大易窮理盡性至命之命宗，則諸大家均付闕如也。餘尙多未足取觀者，不及全舉。

迄乎清代，兼治莊學而復有著述鳴於時者，如吳世尙之莊子解，孫嘉淦之南華通，

林屋洞之南華講錄，宣穎之南華經解，林仲銘之莊子因，王夫之之莊子解、莊子通，姚惜抱之莊子章義，王謙之之莊子集釋等，而要以夫之王氏之著，爲能得血脈也。此外或爲考證，或爲評校，或爲論述，彼彼皆足，難足稱焉等而下之，實無足觀矣。

四

夫學問文章，祇是在理上尋個究竟；身心性命，方是人生切己工夫。讀南華，切不可徒在義理上體認，從文字上契入；而須力自以學道明道修道證道爲歸趨，篤實踐履，從修爲行證上去完成其人生；性命雙修，性命雙了，卽身成就，方是究竟。讀本書，宜先看其「讀南華真經雜說」十四條。次及篇首之「解題」，藉明宗旨，篇末之「亂辭」，亦不可忽，以其多「意中生意，言外立言」之語；重宣全篇正義，而總發其要旨。讀本書，先宜熟讀其內七篇，此爲全書頭腦所在處；如不能由此入門，而徹其玄微，悟其神髓，明其心法，得其真詮，則卽能倒背南華，亦始終是個門外漢，而無法直證大道也。次則宜默玩天下篇，此爲其全書總序，由之而得其綱旨。最後方及外雜各篇，并須均能會歸於內七篇，方能明其體系，暢其真旨。蓋外雜各篇，皆所以發揮內七篇之秘旨，而俱有脈絡可尋者也。

善讀莊者，應知宜以內七篇，貫通外雜諸篇；尤應知即內七篇，分之各有宗旨，獨立一義；合之則如環之無端，首尾互貫，圓通無礙。是以究竟言之，七篇應作一篇讀。大道無多子，總全書不外道德二字，此所以老莊可合而爲一也。老子經言道德，實則老子獨標一道，以道垂統，以道立教，以道淑世，以道化人；德者，道之德也。莊子，老子之徒者也，故徹底一句，合內外雜各篇，實祇不過一個「道」字。明乎此，方足以言莊學，方足以明南華。

內七篇中，又以逍遙遊爲總綱，全書之大體大用，均在此一旨歸，而其大本大根，則隱在道化也。不能明道悟道修道證道，而與道偕化，則不能逍遙遊，以超天地而獨存也。欲能逍遙於無何有之鄉，則須能超是非、齊物論，以玄同萬不同，玄通萬不通，玄齊萬不齊，方能外物而自處清虛，無所住而不自在也。能齊物論，自能得養生主；因順自然，神運無方，無適而皆能自適其適，自主其主，自得其得，曠觀、刻意、繕性、達生、而自樂其樂也。養生得主矣，則性命雙立，斯與道合，而不失真宰。能與道合，斯能入人間世而不滯不傷；即人間世而超人間世，以住爲不住，不住爲住，便能無所住而概能逍遙遊，以有真君存焉也。住人間世矣，則須德充符，德充於內，以德符道而化於道，則氣化而神全，此性命雙修，道德併臻，形神俱妙，道我同冥，而得全其真也。修

道而至德充符境地，則可爲天地間之大宗師矣！能爲大宗師上應天道，而順天運，與天偕行，替天行道，而無虧無欠，則自可應帝王，使道行於天下、化成於天下，而有宥天地也。此內聖外王，由內及外，得時卽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隱顯皆能自在逍遙之玄旨。綜七篇之體用，無不一以「大」「化」爲妙要。以其大故能包舉天地，綱維萬類，生生無已，神化無方，超宇宙而獨立獨存！無名，無功，無己，而與生天生地生萬物之道，合而爲一矣。

讀南華真經副墨已，夫人曹哲士主持刊印發行事，雅愛莊子與副墨之文，復以此版本之難得，堅囑爲序，特書此以歸之，並藉以就正於海內外賢達君子之前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文山遯叟與石屋艸堂

南華真經副墨提要

南華真經副墨八卷三十三篇，明、陸西星長庚撰。晚年又號潛虛、火西月，自署方壺外史，著有方壺外史叢編，行於世。南華副墨全書，仍按世行本分內篇外篇雜篇，以虛靜恬憺寂寞無爲八字分卷，卷凡上下二。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唐書四十卷，今仍從三十三篇立解者，陸子自言，乃從郭象本。陸子世業儒，尤精經史，早歲事舉子業，瑰瑋士林；繼轉入道，窮究金火，極擅丹宗，翹楚玄門；及得呂祖親傳，而爲東派開祖。嗣復出入禪釋，頓悟心宗神髓，大開慧眼，棒喝祖佛；深契道本虛無，形而爲一，迄乎最上，一亦不立，何分三家？萬派同源，殊途一致；故又通儒釋而入道，綜三教而一宗！自此以後，獨得玄珠，頓開聖智，故凡所著述，莫不別具隻眼，透出藩籬，而自成一家言也。

本書解莊子亦然，處處可見其不同凡響處，見其超越先賢處，見其截斷衆流處，見其副墨莊生、而可與並峙處！此所以孫大綬極稱其書，遠在子玄莊註與膚齋口義上也。陸子亦自謂郭註，「影響支離，多涉夢語。」謂膚齋口義，雖「頗稱疏暢，而通方未徹

，挂漏仍多。」郭、林名註，猶復如是，其他當更難足稱也矣。是故讀本書，首當視之爲第一流莊子解書讀，次當參究其「讀南華經雜說」，以識其綱宗，得其體要，會其心法，明其條理，然後再研全書，方得首尾貫通，徹入神室，如此方能於副墨文字中，探得玄珠，於副墨文字外，直徹丹髓！再於工夫上潛修默煉，契而不捨，便自易得「超凡入聖，超聖入神，超神入化，與化爲徒，與道合一。」之真人境界與神人境界矣。故參修南華，宜於本書中，探求其「道法、心法、聖法、神法、工法。」五法不能契入，腳跟不能點地，以篤實修行，藉期道法與身心性命，打成一片，天地萬物，和合一團，卽能倒背道德、南華，亦無用也。

本書全文，並註重音叶，「從四聲等韻，參訂玉篇直音，暨唐陸德明音義，隨註於本文之下。」復重字法，「準諸家古本，校以洪武正韻，一字一畫，毫不訛贗。而其書法，則宗顏魯公，取其莊重古雅。」由此可見其刻之不苟！觀其字，並可見其寫家書法與刻家工法，均臻上乘，誠爲千古難觀之佳本，非徒以明刊珍籍而見重於世也。

陸子一生，著作等身，除本書外，尙有老子道德經玄覽二卷，周易參同契測疏二卷，周易參同契口義二卷（二書選刊入道統大成集），與無上玉皇心印經測疏，黃帝陰符經測疏，崔公入藥鏡測疏，純陽百字碑測疏，紫陽金丹四百字測疏，以及悟真篇註，龍

眉子證丹詩測疏，玄膚論，金丹就正篇，，大旨圖，七破論等十六種，均收入於方壺外史叢編，而選刊入自由出版社之道藏精華。此外尚有被視爲千古秘笈之「三藏真詮」（淮海陸氏家藏本），爲潛虛真人手錄真蹟，現亦選刊入道藏精華第十二集中之「上乘修道秘書四種」內。所謂三藏者，一曰法藏，二曰華藏，三曰論藏。由上舉各書，會參而通證之，即不能超聖證真，亦可得窺陸子學術思想之梗概矣。道家最重「聖功神化」，使人由凡夫而上超與天地萬物一體，與日月同光，與宇宙同流，此其所以爲「玄之又玄」之道也。細覽斯書，當可得其入門下手處。

斯書爲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所庋藏，係明萬曆乙酉（十三年）孫大綬刊本，共二部，中央研究院庋藏一部，臺藏僅此三部，殊堪珍惜。本書並曾爲自由出版社選刊入其道藏精華第十二集，並有單行本行世，此次係承其讓印，特此附誌，以示版本因緣也。

重刊南華真經副墨
明萬曆版
目錄

刻南華真經副墨序	太初散人孫大綬撰	一	一二
南華真經副墨自序	方壺外史陸西星著	一三	二四
南華真經篇目		二五	三二
讀南華真經雜記		三三	四二
重刻批點南華真經法		四三	四四

南華真經副墨內篇（上冊）

逍遙遊第一	四五	七二
齊物論第二	七三	一四二
養生主第三	一四三	一五八
人間世第四	一五九	二〇八
內充符第五	二〇九	二四〇

大宗師第六·····	二四一	二九八
應帝王第七·····	二九九	三二〇

南華真經副墨外篇

駢拇第八·····	三二一	三四二
馬蹄第九·····	三四三	三五四
胠篋第十·····	三五五	三七六
在宥第十一·····	三七七	四二六
天地第十二·····	四二七	四八八
天道第十三·····	四八九	五二四
天運第十四·····	五二五	五六六

南華真經副墨外篇續（下冊）

刻意第十五·····	五六七	五七六
繕性第十六·····	五七七	五八八

秋水第十七……………	五八九—	六三四
至樂第十八……………	六三五—	六五八
達生第十九……………	六五九—	六九六
山木第二十……………	六九七—	七三〇
田子方第二十一……………	七三一—	七六三
知北遊第二十二……………	七六三—	八一二
庚桑楚第二十三……………	八一三—	八六二
徐無鬼第二十四……………	八六三—	九二八

南華真經副墨雜篇

則陽第二十五……………	九二九—	九七八
外物第二十六……………	九七九—	一〇二八
讓王第二十八……………	一〇二九—	一〇五八
盜跖第二十九……………	一〇五九—	一〇九四
說劍第三十……………	一〇九五—	一一〇二

漁父第三十一·····	一一〇三一
列禦寇第三十二·····	一一一七一
天下第三十三·····	一一五一一

刻南華真經副墨序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譔

孫生曰余小子某侗者也又受性喜放曠而憚繩檢於六籍百家言宴無能窺其藩籬何論堂奧顧私心獨慕真經而篤嗜之

迺自結髮已旤匪今斯今也已
蓋南華老仙心并鴻濛識越千
古用能結撰懸殊奇傑遼廓空
奧汗漫變化縱橫較之剽說龍
名附同著見者不可齊率而論
夫旣宗旨淵閎則叅會匪易波

特惠或可頓悟不假言詮儻凡
下靡託訓言易繇超詣迺若郭
子玄非不竅析奇致然少涉微
茫林廬齋可謂洞朗玄窅六問
參隱語脫以陋劣之資欲從二
氏解義以融妙旨不亦難乎又

何取於異同互見是非紛舛者
哉故予小子某也始閱郢註無
異耳食已讀口義亦鬱鬱而未暢
固夫質極庸猥或亦詰文深艱
故究之者難竟也及受方壺陸
先生真經副墨讀之見其發凡

持例讀經之法詳標緇隱未議立
言之旨悉推證於喝佛罵祖則
詆侮腥臆之寃白取譬於海鎔
山肴則浸淫沉溺之戒嚴溯淵
源揭爲道德註䟽而不獵其華
究大道卽爲不二法門而不跡

其幻統舉其槩不出無相無名
聯竟以爲一條析其旨各托一
事一物錯綜而非殊或鈎玄而
顯解或矯反而直言或探竒而
明訓或軌詭而正闡意深則標
表而示之淺句險則批抉而向

於夷援引該而義確敷暢明而
氣疏考覈審而辭著叙事肆而
旨精祖述前哲間出獨智令學
人士一開卷即宛然若揖讓於
漆園之上而受南華老仙提命
者先生加惠學人士之功亦弘

鉅矣哉余小子尋緒而研繹其
義無間宵旦卒之蒙者振排者
通恍恍乎若寐者醒而飲食者
津津虐有味也予小子寔大幸
乎在管漆園公脰宇高遠忘世
累而極天遊其著作即矢口而

譚皆能殊絕百代間先生致虛
守靜復命知常塵垢囂滓不能
滑其和故能窺契冥始救僣寵
榮博綜今古淹貫天人言々玄
珠與漆園公若旦暮遇之惟是
註釋一出前無古人猶謂副墨

何稱聖象殆先生自道語爾雖
已有善本行於世顧若而人者
非思附注以博名即高直以規
利非欲公之人又也彼厚積者
力能購奇隱約高人或限而不
獲究竟其妙余小子傷之因授

梓人思廣厥傳以公同志至若
音義則準之玉篇字畫則遵諸
正韻書法則取於平原亦非敢
苟而已也刻成爰叙所志如此
云

萬曆乙酉春王正月人日春



南華真經副墨序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康著

外史既測道德經已廼復測南
華南華者道德經之註疏也其
說建之以常無脊而出為於不為
以破天下之貪執去太聖遠道

德之風微儒墨並起各持其似以
相是非上仁義崇聖智而首亂之
民爰竊之以嚆矢天下以故識去
病焉以為先疾而施劑則君君參
佐著適以滋毒而戕人善攝生
者不輕試以无妄之藥故曰上德

為之而無以為失道而後德失
德而後仁、可為也義可虧也
見素抱朴少思寡欲淡寞而天
下治矣且夫天下不可為也將欲
取天下而為之吾知其不得已若
乃虛靜恬澹寂寞無為則其於

道也幾乎古之至人守宗保始
欲為而為之以不為世出之法莫
不錄此所謂以其生治身而出
其終餘以理天下蓋自几蘧以逮
義軒莫不通於道而合於性退
仁義而賓禮樂明於本度係於末

數理之所以窮也性之所以盡也
命之所以至也明此者謂之大道
迂此者謂之俗學若乃斷言語絕
名相混冥茫沕迥出思議之表
則竺乾先生譚之西方未始相齟
也而符契若合故予嘗謂震旦之

脊南華竺西之貝典也貝典專譚
實相而此則蓋之命宗蓋妙竅同
玄實大乘之秘旨學二氏者烏
可以不讀南華緣督守中則衛生
之經也地文天壤則止觀之淵也
藏神守氣則食母之學也忘言

絕慮則摠持之要也有情有信
則重玄之秘也無實無虛則實
相之理也曰是則玄同之德也忘
豕則忘相之宗也生死一條可不
可一頭則解脫之門也若乃采生
父擷藝圃之華資其辯給懸河

之口則操觚揮麈之倫又多取焉
嗚呼文字上起唐虞以逮鄒魯
稱性之譚精絕閎肆孰逾南華
矣亦其矢口寓言正而若反從心
易衍廢而中權以通神明之德
以類萬物之情則惠施呿口公龍

結舌季真接子之徒又烏能測其
涯涘哉昔晉人郭象首註此經
影響支離多涉夢語虛齷象
頗稱疏暢而通方未徹挂漏仍
多是知千慮一失在矣知從不
免商賜子曰非助象仲尼大

聖不妄望于人、而況其散爲女乎
星啓歟、冥聞素無前識而二氏之
學載之末季、頗窺堂奧、乃復添
註是經、補救偏弊、以匡昔賢之不
逮、名之副墨、相與一家之說、參訂
異同、而一二同志、僉謂茲所未發、勉

令卒業游歷江海佩之奚囊三
易歲乃脫草嗚呼拙道熟則庖丁
之目芒金牛察認真則九皋之雉
無留良千載而下知莊叟去誰
欤若謂侮聖畔道言大而妄當
則星也與叟均之不白於天下矣

萬曆戊寅四月望日

六

萬曆戊寅四月望日

南華真經篇目

虛字集卷之一上

內篇

逍遙遊第一

虛字集卷之一下

齊物論第二

養生主第三

靜字集卷之二上

人間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靜字集卷之二下

大宗師第六

應帝王第七

恬字集卷之三上

外篇

駢拇第八

馬蹄第九

肱篋第十

在宥第十一

恬字集卷之三下

天地第十二

澹字集卷之四上

天道第十三

天運第十四

澹字集卷之四下

刻意第十五

繕性第十六

秋水第十七

至樂第十八

寂字集卷之五上

達生第十九

山木第二十

寂字集卷之五下

田子方第二十一

知北遊第二十二

寔字集卷之六上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徐無鬼第二十四

寔字集卷之六下

則陽第二十五

無字集卷之七上

外物第二十六

寓言第二十七

無字集卷之七下

讓王第二十八

盜跖第二十九

說劍第三十

爲字集卷之八上

漁父第三十一

列禦寇第三十二

爲字集卷之八下

天下第三十三

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唐書四十卷即今行於世者篇卷既不同而世代遼遠不復得見古人之全書姑準郭

本定爲三十三篇而讓王盜跖說劍漁父亦從其贗入云

讀南華真經雜說

南華經分明是道德經註疏欲讀南華先須
讀道德經大要識其立言宗旨是經篇章雖
多闔闢鼓舞一意貫串但其言突兀驚人其
詆侮聖賢正如禪宗中喝佛罵祖見釋迦始
生手指天地作獅子吼便要一棒打殺與狗
子喫了貴在天下太平此中深意如何理會
識者謂其深報佛恩於此悟入然後許讀此

書

南華經還是一等戰國文字爲氣習所使縱橫跌宕奇氣逼人却非是他自立一等主意如公孫龍惠子之說讀者但見其恣口橫說以爲流瀆無當却不知一字一義祖述道德却如公孫大娘舞劍左右揮霍皆合草書熟於道德者始可以讀南華

南華經如山肴海錯別是一種却不可與菽

粟同味者然使竝席而陳合口而食亦自不相妨害今儒者見其突兀以爲非聖之書掩卷廢之殊可惜也

南華文字中有平易可解者有艱澁不可致詰者讀者但當解其所可解而不致詰其所不可詰乃爲得之若一一爲之曲說非惟支離破碎不得其旨而我會文艱澁之機熟抽毫臨紙忽焉入於其中而不自覺此害事之

不淺者正如禪宗中謂鹽可食却不許汝滿口食也

南華宗旨不二法門也但見有名相分別心便不喜以爲竅鑿渾沌其詆侮聖賢正如司馬公謂好箇僕被蘇學士教壞了也

一部南華經止有三等說話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寓言者意在於此寄言於彼也重言者假借古人以自重其言也寓言如

大鵬社樹之類重言如稱引黃帝堯舜仲尼
顏子之類卮言者舊說有味之言可以飲人
看來只是卮酒間曼衍之說寓言意在言外
卮言味在言內重言徵在言先

道德言爲道者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
鄰逍遙遊却如此放曠閒適蓋老子說心小
莊子說心空心小是工夫心空是體段
逍遙遊說生物之以息相吹生物即造物但

換得字新以息相吹分明是自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化來

南華經皆自廣大胸中流出矢口而言粗而實精矯俗而論正而若反讀南華者先須大其胸襟空其我相不得一以習見叅之子書中第一部醒眼文字不獨以其文也

太史公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的有真見未可輕議儒者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此

一邊說也莊子所謂且也相與吾之耳已詎惡知吾之所謂吾之乎

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亦謂之曰可當時有此一段學問却是二氏了生死脫輪迴宗旨莊子說保始之徵不懼之實一夫雄入於九軍佛言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便是演說金剛般若今學者如何看此一句道理妄加譏貶大造口業於已何益

學問只一箇究竟性命是切已的經綸燮理
皆其應迹有爲之法幻妄不常顏淵問爲邦
那裏去試只一心齋坐忘却終身得力受用
不盡也一部南華歸究到此有爲事相皆粗
迹也

看莊老書先要認道德二字道者先天道樸
無名無相所謂無名天地之始德則物得以
生本然之體一而不分大要在人不起情識

墮支黜聰絕聖棄知則復歸於樸而道其在
是矣故曰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又失道而
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又仁可爲也
義可虧也禮相僞也通於道而合於德退仁
義而賓禮樂古之至人其心有所定矣則二
書之宗旨也今儒者直謂不然往往斥之以
爲異說反以老氏爲見小是蜩與鸞鳩同其
同也悲夫

退之原道以仁義爲定名道德爲虛位謂道
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吉有凶便是虛位不
若仁義實實在在故曰定名亦似有理趣然
以性空真體而言清靜之中一物不着道亦
強名而已安有仁義定了名相是爲太虛生
閃電也論大道者不作是解佛語說金屑雖
貴着之眼中何殊砂土意蓋如此

重刻批點南華真經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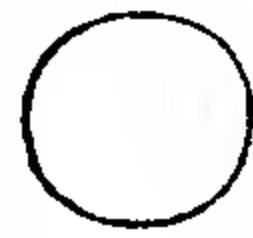
標題



主意



肩繫



精粹



段絡



南華真經音叶

從四聲等韻叅訂玉篇直音暨唐陸德明

音義隨註於本文之下以便誦讀有不可以字叶者但去某平某上因其字而調之則其音自出

南華真經字畫

準諸家古本校以洪武正韻一字一畫毫不訛贗而其書法則宗顏魯公取其莊重古雅以見刻之不苟去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一

虛字集

明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

內篇逍遙遊第一

夫人必大其心而後可以入道。故內篇首之以逍遙遊。遊謂心與天遊也。逍遙者汗漫自適之義。夫人之心體本自廣大。但以意見自小。橫生障礙。此篇極意形容出箇致廣大的道理。令人展拓。胷次空諸所有。一切不爲世故所累。然後可進於道。昔人有云。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士君子不可無此氣節。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

丈夫不可無此度量。白沙先生亦云。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胚胎。意蓋如此。又恐人疑曠蕩而無所用。末復結以大瓠大樗。謂人但不知所以用其大耳。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

聲上

千

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夫心之神明變化莫測。際天地窮宇宙。無足喻其大者。此篇首以鯢鵬寓言。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有時盛

氣而飛其翼若天雲之布於四陸故曰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海運者海氣動也海氣動則颶風作故大鵬乘此風力怒飛而徙於南冥復自解曰南冥者天池也南海而曰天池者他文字變化之妙齊諧者志恠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音團飛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又引齊諧以實已言齊諧古書名所言多志恠異之事扶搖風名爾雅云颶風也郭璞云暴風從下而上也蓋鵬翼過大難以輕舉必搏扶搖然後能冲舉而直上擊海

水者。水為鵬翼所擊也。三千九萬皆廣遠之極名。去以六月息者也。與下以息相吹之息同。謂氣息也。人以一呼一吸為一息。造化則以四時為一息。去以六月息者。即海運則將徙南冥之意。去謂徙而南也。周之六月。夏正之四月也。於後天為巽正氣動。風起之時。故大鵬乘此徙去。而諸家註皆謂此鳥一去半年。至天池而息。則是以六月為半年。以息為止息。而太白鵬賦亦謂六月一息。至於海隅。只為不曾理會。下文以息相吹。一句遂使文不相蒙。而難於解說耳。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

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

也亦若是則已矣

邪音耶

遂承上文言天地間待氣而動者如大鵬
如野馬如塵埃皆生物之以息相吹者野
馬田間游氣也塵埃日光中游塵也皆氣
至而後動者比之大鵬去以六月其理則
同故曰生物之物之以息相吹吹息二字頗奇
特言生物無大無小無巨無細唯此氣機
吹噓鼓舞乘之以出入有莫知其然而然者
到此分明模寫一段造化之妙天之蒼蒼
以下又形容出一氣際天蟠地細縕交密
之狀言天之蒼蒼必非正色但因遠而無
所至極故下之視上也蒼蒼而之上之視
也以至是為準亦蒼蒼焉已矣正色猶言
色則準則也一氣蒼蒼茫充塞無間混兮
今其無窮兮夫是以以息相吹而生物莫

之能外也。此數句極精極密。諸解皆輕易說過。至視下皆謂大鵬淺矣。

且夫音扶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

復音復杯水於坳音凹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

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

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

乃今培音裴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音上闕音遏者

而後乃今將圖南

且夫以下又自以息相吹上轉生一意。言此鵬鳥必得風力之厚者然後能舉。故以

蜩

條音

與

鷲

學音

鳩

笑之

曰

我

決

血音

起

而

飛

搶

鏘音

堂坳杯水爲喻。堂坳堂之四處也。傾杯水於堂坳。以芥爲舟。則浮以杯爲舟。則膠。何則。水之有力。有勝不勝也。膠謂黏著於地。而不能動。以是知水不厚。不能載大舟。風不厚。不能負大翼。今也扶搖一舉。而能搏鵬。翻於九萬里之上。則在下之風。其厚何如。非天地間之大吹乎。而後乃今必得培厚之風。可以載鵬。而上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可以圖南。夭折也。闕不通也。如下決起。控地。即夭闕之義。圖謀也。南。南徙也。此段意在充積之厚。然後有大運用。若人平日於學問上。不曾寔用其力。真見得自已有箇高明。廣大有礙。如何去得。人寰空宇宙。出門有礙。如何去得。

榆音俞枋音方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

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
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之二蟲又何知

此喻淺夫之見。蜩小蟬也。鶯鳩學飛之小
鳩也。決起疾飛起也。搶突也。榆枋二木名。
時則不至有時而飛不能上也。控地投於
地也。模寫小蟲力弱不能奮飛之容而已。
矣。無他能亦無他願也。蜩鳩蓋井蛙醯雞
之徒。不知世界有如許之大者。故其見若
此。只緣胃中原無所積。故下復以聚糧設
喻。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往也。

莽蒼近郊林木之色一望可見者也三餐
夕飯也言適至近之地者朝往夕歸腹猶
果然克實自謂不消有積豈知適百里者
必宿舂糧適千里者必三月聚糧行愈遠
者其積當愈厚彼二蟲者決起榆枋之下
不過如適莽蒼者耳豈知大鵬所積者厚
而所到者遠哉聚糧意
是自風積字面上換來

小知音智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

然也朝菌

音窘

不知晦朔蟪蛄

音惠

不知春秋

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
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

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
之不亦悲乎一

此段又自二蟲何知上生下小知大知又
自小知大知上生下小知大知又
相承以年小故知小也朝菌糞芝也朝榮
而夕瘁故不知有晦朔蟪蛄寒蟬也夏生
而秋死故不知有春秋以年小故知小也
若夫楚南之冥靈以千歲爲春秋爲春秋
大椿以一萬六千歲爲春秋二木之取於
造物者如此之多其中豈無靈異謂之大
年大知理固宜然而世傳彭祖壽年八百
以久特聞此尚不及冥靈何望大椿乃衆
人慕而匹之亦悲乎何見之鄙也教人
把胃襟識見擴充一步不得以所知所歷

者而自足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
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
爲鯨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
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
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音晏笑之曰
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也不過數仞而下
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

也此小大之辨也

既說齊諧又引湯之問棘一段以為符契
事意同而語有變化是他文字妙處窮髮
不毛也羊角風之旋者斥鴳斥澤之小
鳥未句小大之辨也結上意生下意
故夫知音智效一官行去聲比去聲一鄉德合一君
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
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
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去聲辨乎榮辱之境斯
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音朔然也雖然猶有未

櫪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音零然善也。旬有五

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同上然也。此雖

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

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音烏乎待哉。

故曰：至人無已，音紀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夫音扶

此下正言大小之辨。智可以效一官之職，行可以和一鄉之人，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言上焉，獲乎其君而下焉，信於其民。若人自視亦若斥鴳，翱翔於蓬蒿之間，自謂飛之至矣，而不知殆小廉小節也。適為宋榮子之所笑。蓋榮子宋之賢人也，其人能忘

毀譽之情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斯其
所得若是已矣視彼之智行才德數然
效用於世者固有間也雖然德猶未廣
也何者以其能忘矣而不能忘忘能定
而不能忘忘辨矣而不能忘辨故曰猶
有未棼也若夫列子御風旬有五日而
反非不冷然善也彼其乘虛馭氣視世
數數然脩德以致福者固有間矣雖然
離乎地而猶待於風也若夫乘陰陽二
之正御六時消息之變以遊神於無極
先則彼且惡乎待哉無所待則渾然無
矣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也功也名也皆有所待而後成者無所
則無已矣無功矣無名矣至人也神人也
聖人也蓋極贊極美之辭此明小大之
辨榮子未得爲大列子大而不大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字如火不

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

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去聲而

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

治平聲天下天下既已治去聲矣而我猶代子吾

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

音焦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

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

平聲

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上言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此則
試舉堯由見意而後及於藐姑射之神人
蓋堯由是亦大而不可見者夫功與名之大
者莫過於有天下使其有見於已焉則誰
復讓之誰復辭之而二聖者方且視之若
傳舍輕之如棄屣斯其所見似亦幾於無
已無功而無名者雖然不讓不見堯不辭
不見許是亦列子御風雖免於行而猶有
待者也且燔火讓明浸灌讓澤則是猶未
離功也鷦鷯以巢自安偃鼠以飲自滿尸
祝不以樽俎代庖則是猶見於已也故曰
堯由雖大而不大堯由大羊之冥靈也

肩吾問於連舛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

去聲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大音泰有逕庭去聲不近人情焉連舛曰其言謂

何哉曰藐姑射音夜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

冰雪淖音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

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

不疵癘音厲而年穀孰吾以是狂音誑而不信也

連舛曰然瞽者無以與去聲乎文章之觀去聲聾

者無以與同上乎鍾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

哉夫

扶音

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

汝音

也之

人也之德也將芴磅礴萬物以爲一世蘄

祈音乎

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

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

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

以物爲事

處上聲

此方形容神人之太藐姑射山名肌膚若
冰雪言肢體清瑩也淖約若處子言德性
柔好也神人蓋專氣而食母者故能辟五
穀而吸風露黃庭經云人皆食穀與五味

獨食太和陰陽氣意蓋如此且形神俱妙
出入冥無故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
之外其神凝則中致而和亦致矣故天地
自位萬物自育和氣薰蒸物無疵癘而年
穀熟此皆理之可信者而肩吾誑之故連
叔然其言而鄙其見以爲心有聾盲之病
者是汝之謂也故曰猶時女也之人也之
德也所謂我無爲而民自治我無欲而民
之所謂我好靜而民自正者故曰旁礴萬
物以朴我一世蘄乎亂蘄之言治也
爲人無心於治世而一世自來求治於神
神人無心於治世而一世自來求治於神
人是所以過者化而不見其迹莫知其然
也孰弊弊焉勞役其神以天下爲事哉若
堯舜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正弊弊
焉以天下爲事者且之人也惟以神用而

不以形用故一切外物莫之能傷大浸稽
天而不溺大旱流金石焦山土而不熱神
德之妙有如此者不溺不熱是極言物不
能傷之意參同契云入水不濡跨火不焦
非得道者誠不足以語此然道以其真治
身而出其緒餘亦足以理天下故曰塵垢
秕糠猶將陶鑄堯舜夫塵垢秕糠皆神人
之所不屑者又況天下外物也孰肯以物
爲事而用此塵垢秕糠爲哉陶鑄堯舜謂
堯舜事業皆在陶鑄中却非小了堯舜語
至德者自合如此逕
庭激過也皆從去讀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音短髮文身無

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

子藐姑射之山汾音焚水之陽窅音窅然喪去聲其

天下焉

此數句結上兩段文意許由自謂鷦鷯偃鼠無所用天下為是猶越人斷髮文身不用章甫也藐姑射之山神人若此是以堯見之歸於汾水之陽窅然而喪其天下四子無解當作許由齧缺王倪被衣也四子道存師友故堯因許由而往見之汾陽堯都也窅然茫然之意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音互之種上聲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音成水漿其堅不能自

舉也剖

普口切

之以爲瓢則瓠落

音廓落

無所容

非不呬

曉平聲

然大也吾爲

去聲

其無用而培之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

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

音平

泝

音僻

統爲事客

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

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

之客得之以說

音稅

吳王越有難

去聲

吳王使之

將

去聲

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

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於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扶音

培音剖

龜音均

說到神人已是大之極了。又恐人疑此種學問離世絕俗，將茫蕩而無所用之。復設大瓠大樽二喻，言是大也用之涉險，可以利濟，置之閒曠，可以全生。蓋君子之學無入而不自得者，此所以爲逍遙也。實五石可以貯五石也，堅重也，不能自舉，言一人之力不能舉也。瓠落大貌，猶廓落也。呶然虛大之貌，培擊之也，不龜手藥以冬月澤。

手不文理。龜拆也。泝泝打洗也。統絮也。冬月漂絮以藥。故不龜。世以爲業。慮以爲樽言。何不思以爲浮江之樽乎。浮江者以大樽繫腰。則免沉溺。蓬蒿之心。謂蓬蒿之見言也。短小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處平聲其

大本擁腫而不中。去聲下同繩墨其小枝。卷音權曲

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

而無用。衆所同去。上聲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

狌。音星乎。卑身而伏。以候敖。音遨者。東西跳梁。不

避高下中於機辟音闕死於罔罟音古今夫斄音狸

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

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櫟之無何有

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

卧其下不夭聲上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

所困苦哉夫音扶

樗惡木大本木身也擁腫盤結輪困也狸

狘狐屬敖物之閑遊者機辟掩取禽獸之

機檻也言小者雖黠而不免於禍斄牛旄

牛也斄牛大矣而用之以執鼠則非其所

宜以況有此大樹則不當更以規矩繩墨
斲而小之何不樹之廣莫之野無何有之
鄉無何有之鄉也言有此大樹自合歸根本
喻道之本鄉也言有此大樹自合歸根本
鄉處蔭休影足以自樂且免斤斧牛羊之
患故曰不夭斤斧物無害者喻機黠者雖
有用而有害間曠者雖無用而無害也通
篇反復設喻只是言小知不如大知末二
段却言大用不可小用只緣識見淺小之
徒僉謂其言大而無用反起荒唐之譏故
篇末言此箇廣大而無用反起荒唐之譏
管見蓬心不知所用蓋怎的廣大逍遙原
汝合下本體與道相應用以進道實為本
地風光天衢蕩蕩鳶自能飛性海淵淵魚
自能躍自非莊子灼見道體不能如此形
容若會得此便舜禹有天下而不能與顏
子

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曾子弘大剛毅任重
 道遠皆是這箇莊子篇首以逍遙名中間
 只說大大之之又大大至於無迹而後已惟大
 故能逍遙也篇末兩段是說大大之用處須
 要仔細看他文字眼前段大瓠是憂其
 無所容浮之江湖煞有容他處後段大楮
 是患其無所用楮之廣莫寢臥其下煞有
 用他處此便是逍遙煞合於是方壺外史
 說義而作亂重宣
 此義而作亂重宣
 大鵬上扶搖
 野馬及塵埃
 斥鷃翔蓬蒿
 小知不及大
 見大自遺小
 所以堯與由
 九萬立可期
 均息相吹
 蜩鳩決枋榆
 嗤笑理則宜
 二蟲爾何知
 萬乘固讓辭

大哉貌姑人
氣冲腹不朽
批糠鑄堯舜
神人乃無已
大大小小固
大瓠浮江湖
大樗櫟廣莫
願封龜手藥
用大豈無當
博哉逍遙翁
文評生
意中
雲破月
映藕斷
絲連
作是觀者
許讀此篇

至德安可跂
神全民無疵
詎以天下為
汾陽喪其巍
蓬心苦憂疑
利涉無傾危
斤斧安所施
不學候教狸
大用始為奇
萬古開羣迷

統中線引草裏蛇眠

內篇齊物論第二

虛字集

夫知有大小見有淺深物論之所由以不
齊也。小知間間日以心鬪。主司是非意見
起而道益虧矣。不知彼亦一是非此亦一
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所以至人憫其死心灰其勝心解其鬪心
爲是不用而照之以天教之以因是語之
以滑疑欲其泯物我忘是非和之以天倪
休之以天均。因之以曼衍。嗒然如南郭子
綦之喪我。猶然如莊周之蝶化。然後與物
渾化而逍遙之遊可遂也。此等議論見識
蓋自老子玄
同上得來

南郭子綦

音其隱聲

几而坐仰天而嗒嗒

音塔焉

似喪

去聲下同

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

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

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隱几憑几也。嗒然解體之貌。喪耦即喪我。謂忘形也。蓋神與形爲耦。忘其形是喪其耦也。形如槁木無主氣也。心如死灰無烟焰也。皆嗒然喪耦之情狀。昔前此也。子游言前此見人隱几未有若夫子今日者。蓋人人皆自形骸軀殼上起念。而子綦不然。迥出常態。故子游異而問之。子綦答言。今者吾喪我矣。女知之乎。喪我二字。又是自

女

音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

天

籟夫扶音

夫喪我者忘我也忘我則天矣遊以天者知而未始有知言而未始有言故以三籟啓教推本聲氣所出之原而歸極於天籟籟蕭管也比竹而成管有長短聲有高下吹萬不同正以暗喻物論之不齊者乃人所爲故曰人籟地籟則木之衆竅感噫氣而成聲者天籟則無聲而能聲天下之聲所謂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故歸之曰天其意見下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乙戒氣反其名爲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胡刀而獨不聞之琴琴六收乎山林之畏佳萃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雞音似圈起權似臼似洼於花者似汚者激者謐孝音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豪音者突音者咬音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音泠音風則小和去聲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

調調之刁刁乎

子游一聞三籟便要討箇道理故曰請聞其方於是子綦先爲形容地籟大塊天地也蓋天地間之有風如人之鬱將暢而有噫氣者琴琴長風聲也畏佳林木搖動之貌大木百圍之竅穴有兩孔而似耳者有孔一孔而似口者有孔圓深而似圈者有淺而方而似枅者有孔圓深而似圈者有淺而似臼者有曲而似注者有廣而似污者數句描寫竅穴意態如畫文又復描寫竅穴之聲激者戛而聲止謫者去而聲疾簡文去若箭去之聲叱者出而聲粗吸者入而聲細叫者高而聲揚諒者下而聲濁突者深而聲留咬者吠而聲續予輕唱也喁重和也前後風之前後陣也蓋以形容聲氣先

後相和之變態冷風小風也飄風疾風也厲風猛風也濟止也言風止則衆竅爲之一虛不復如許作聲也調調刁刁皆衆木搖動之貌之調調之刁刁看他文字奇處此一段寫出風木形聲筆端如畫千古摘文罕有如其妙者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反毗至竹

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音耶夫音扶

既說地籟就趁此文法補一句繳斷人籟此是作文之妙處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作一句讀吹聲也言天下之聲萬有不同而使其自已出者皆取諸

已而不由於天則前衆竅中之怒而號者
 誰耶蓋怒號者風也非竅也今人若謂聲
 自竅出皆由於竅而不由於風不知何以
 厲風濟而諸竅爲虛然則怒而號者誰耶
 其爲風也必矣知此則聲氣所出之原不
 歸之天而謂盡取諸人可乎分明實有箇
 真宰主張之者而特不
 得其朕是以謂之天籟
 大知音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音其寐也魂交其覺教音也形開與接爲構曰
 占其寐也魂交其覺教音也形開與接爲構曰
 以心闢縵縵音者害教音者密者小恐惴惴反之瑞
 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

雷如詛反側據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

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

也其厭也如緘反古咸以言其老洫反已質也近

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此一下模寫人心許多變態與上風木形聲
同一意旨先以大知知小起語亦自前篇
中小知不及大知知上透來此老構思之精
微與文字之變化自有別樣天巧非人可
及大知閑閑大知知人忘已忘物意見不
生灰心槁形幾於喪我故常閑閑閑者
從容暇豫之意孟子亦言知者行所無事
無事非閑閑乎小知則日以心關故常間

間間間者立町畦別人我一膜之外皆爲
藩籬自謂心計精密而不知此但小人之
知耳至於發而爲言則大言炎炎小言詹
詹炎炎精光上燭也詹詹整齊前後也其
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言人旦晝之間寐
則魄與魂交而爲夢覺則魂與形開而應
事故與物相接而營構之心生焉大知之
人不生意見故能靜能應常靜而常
閑閑小知之人人間間分別是非海濶人我
山高日以其心與物相關不能已已故
有繆者害者密者小恐者大恐者司是非
者守勝者千變萬態終身役役直至老死
而不知其所歸繆者心慢爲嬰懦爲無斷
柔惡人也害者潛機不露深不可測檢人
也密者分銖較兩筭無遺策細人也小恐
惴惴心事不寧大恐繆繆緩緩散自失餒人

也司是非者主訟之輩意在中人尋其肯
綮發若機括刁人也守勝者木強之徒固
執已見山石不移如畱詛盟誓不敢動拘
人也。小知之人心闔若此但見人欲日萌
天理日消消之又消以至心死而不自覺
故曰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載胥及
溺不可挽回故曰其溺之當一讀與其殺相
復之也。其溺字當一讀與其殺相對之。所
爲之不可使復之也。此等機心經一復反
溺而不返也。此等機心經歷愈久則愈老
愈深。故曰老洩老洩之厭如緘。厭如
大學厭然之厭消沮閉藏之意。緘閉藏也
故曰其厭如緘。以言其老洩也。夫人心不
死則尚有生意可以回春。今此近死之心
可使復陽乎。言必不能也。此中作別觀
新奇字法。句法如奇峰恠石。當作別觀

喜怒哀樂

洛音

慮嘆變熱

摺音

姚遙

音佚

逸啓態

奴載

反

樂出虛蒸成菌

其隕反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

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

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

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

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朕直忍反

以上備言小人心事此又以十二字面模
寫接物之情狀有喜者怒者哀者樂者慮
者嘆者變者熱者姚佚啓態者通上一等
人皆有如此情狀變態百出慮思慮也嘆

嗟嘆也。變者反覆不定之意。慙者憂疑不
動之貌。姚央庠也。佚縱逸也。啓開心也。態
作狀也。其人雖是如此。實不自由。如樂之
出虛而乍作乍止。如蒸之成菌。而倏生倏
死。日夜相代乎其前。而莫知其所謂。謂
吹萬不同。怒者其誰耶。已乎已乎。我知之
矣。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此字即怒者
其誰之誰。是他爲真宰立箇暗號。如禪家
所謂這箇下文。非彼無我。我又把此字換
彼字。言我不是彼。則我不能以自成。故曰
非彼無我。然非我去取他。則彼亦不能以
自見。譬之風離於竅。終不成響。故曰非我
無所取。取是領受之意。如此而論造化不
離已身。似亦近矣。其如不得其朕。何故曰
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此作一句看。朕朕兆也。不得其朕。即不知

其所萌也。必欲求得其朕。除非是真宰。有形。今也。真宰使人。人便行之。說以與人。人亦信之。故曰。可行已信。只為不見其形。故無朕。可得無朕。可得終屬朦朧。故下斷一句言。真宰有情。而無形。有情。故能使人無形。故不得其朕也。善乎禪家有言。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

百骸

諧音

丸竅六藏

去聲

賅

談音

而存焉

吾誰與為

見其形足為此篇之斷案

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邇音第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

損乎其真。

上言真宰有情而無形。此又教人試在有形上體認一番。骸骨也。人有三百六十骨。節。揔言百以談之。九竅耳目口鼻通前後。而九六藏者。心藏神。肝藏魂。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通命門。而六皆人身中之所有者。試舉而問。不知此數件。最親厚者。誰歟。其皆親而悅之乎。其亦有私親者焉。臣妾問辭。如是皆有為我之臣妾者乎。其臣妾足以相治乎。不足以相治乎。不足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臣妾亦問辭。如此反覆徵問。要人深思而自得之。為臣妾者。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同來在此。服役。故曰。皆為臣妾。既同為臣妾。其勢定不足以相使。然而手有時而

一受其成形不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字如

役足是足亦有時而役手耳有時而役目目亦有時而役耳文似通爲君臣其果若是乎哉其有真君存焉真君即真宰能役人而不通相爲役者也旦暮得此之此非彼無我之彼怒者其誰之誰皆是這箇禪家謂之真主人道家謂之元神大要認得如何認得他只要求得其情情即上文有情無形之情蓋所以使我如此者真君之情也真君與我旦暮不離不以求得而有不以不得而無故曰求得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真字即上真君之真真君於人本無益損但悟之則聖迷之則凡耳此篇求得其情正好與孟子因情見性之說參看

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
役而不見其成功爾音然疲役而不知其所
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
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
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邪音耶

此段言人迷失真君至死而不知所歸者
令人惕然有深省處讀莊子至此自是不
忍釋手不敢以異說誣之一受其成形言
此真君旦暮未嘗離人一自受形以來便
與我相守不忍忘去直待此形之盡而後
已真君與我有情若此我輩當恭敬奉持

置他安穩之處却將他與外物相
於順逆之場不自愛惜如人不惜
力馳走莫之能止者所謂彈金珠
被衮衣而負薪不亦悲乎悲者憫
輕重也且終身役役其所爲者皆
常之事成甚功果爾然疲神勞役
窮而不知所歸可不哀耶哀者哀
落也到此處而不知省直是芒人
年不死奚益夫老人從少得壯從
衰得白從白得老其形化矣賴有
待盡者在古來聖真仙佛只存得
以空劫之外超然獨存足以自慰
失真君形化而心與之俱化可不
哀乎大哀者哀其喪君也且人之
當如是之芒然無知乎其我獨
人亦有不芒者乎有一不芒之人
而我獨

芒然其可愧亦甚矣此等
激切之語孟子上亦有之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
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音預有焉未成乎
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
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
且柰何哉

夫音扶

若能認得真君隨其成心而師之則誰人
無師成心者見見成成不假補湊乃天命
之本然吾人之真宰也是心也人人有之
奚必知古今代謝取於造物之獨隆者有

之雖愚者亦與有焉但愚者多爲與接爲
構日以心關之故而失之故未成乎心未
成乎心言失其本心也既失其本心則必
不能以明覺爲自然知道何者爲是何者
爲非妄意以司是非譬之今日已曾到其境土
也何者適越之人必平日已方纔適越便
方可說他風土美惡若今日方纔適越便
謂昔日已至便說彼處美惡豈不是臆度
料想未成乎心而有是非者亦復如是
此等之人是謂以無有爲有也禹貢
有者雖有神禹且不能知且如禹作禹貢
亦只說得他足跡所到九州土物外國方
物禹便不能知此理也這等未成乎心
而有是非之人本無所見強作解事吾獨
且奈何哉發揮到此方露是非乃物論之祖
來許多議論之眼目蓋是非乃物論之祖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又一篇之肯綮物論所以不齊之故皆由於此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鵠音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夫音扶

邪音耶

前面皆是推原聲氣分明有箇天然真宰循此天然真宰便是能師成心只為小人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所以有紛紛不一之論到此方說本意言非吹也又度上吹字下來夫言亦聲氣何以不比於吹只為有未成乎心者之言所以不比於吹故曰非吹非吹則非天籁矣何者言者有言其言曰此是也此非也雖則人人皆如此說持

未定得他是何等言語其果有心於司是非而
嘗有言耶夫初生之聲任天之便雖言之而未
鳴非有心也人之言以爲異於穀音者其
亦有說乎哉其亦無說乎哉蓋有心言之
則與穀異無心而任天之便則固與穀等
耳與穀等則與吹等與吹等然後謂之天
籟此辯字與分辨之辨不同當仔細體認
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
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
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
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

是則莫若以明

夫道胡爲乎隱而有真僞乎言胡爲乎隱而有是非乎隱即晦意道無真僞惡乎往而不存言無是非非惡乎存而不可自夫小見之入雜之以僞行浮夸之人雜之以言是以真僞是非雜然竝出於是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是其所非而儒以厚葬而墨其所非則非其是矣如儒以厚葬而墨子薄之如此是非非是兩無定論伊欲定之則莫若以明明者明乎本然之未始有是非而後是非可泯也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知者明得本來原無是非大道原無物我
但因人已對立互生意見而起既有我相
則見天下何物非彼何物非是若看之他
人則不見驗之自己則知何者我亦常
常自見其是而不自見其非者如是則知是
出於彼是亦因彼而巳何必與之更辯其
非是哉故曰彼出於於是亦是亦因彼昔康節
先生語二程曰你出於於是亦是亦因彼昔
只得依你此便是因是之意其在釋氏則也
所謂隨順不二實無諍之要旨而老子所
謂德善德信亦不外此會
而通之得之言外可也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生
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因是因非因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

彼是方生之說一句難看意謂是非即生
死之說也彼出於是譬之方生何者彼於
無是無非之中忽然然而生彼是故曰方生
雖然方生矣我因而而是之不以非對則彼
是無耦矣其如我以非對使彼是得其耦
一得其耦遂爾生生不窮故方生方死方
死方生識風鼓動輪轉無窮可否是非亦
復如是故曰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因
是因非因非因是故聖人不由也而照之
以天照之以天則如天籟之竄然而未始
有言雖有所言亦因夫是而已如是則是
非可否一時俱泯而無橫生之意見矣此
一天字最為肯綮後文
天均天倪皆自此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
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
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
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

明

既曰因是則見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故曰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在我則放身依之而不復
求耦於彼此便是無我相無人相一因夫
是而照之以天若使彼我之間各起意見
彼亦一是非我亦一是非兩下相持要見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
端○的○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有○彼○是○則○非○在○我○無○彼○是○則○非○在○彼○是○非○
對○立○實○在○那○邊○終○難○定○奪○若○只○因○夫○是○則○
無○人○我○對○待○無○人○我○對○待○是○無○耦○也○使○彼○
之○是○者○不○得○其○耦○則○我○與○彼○混○合○爲○一○如○
此○而○齊○物○論○是○謂○得○其○樞○要○故○曰○道○樞○方○
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環○者○圓○而○中○虛○凡○
物○奇○圓○而○耦○方○圓○則○終○始○無○端○中○又○虛○而○
無○物○以○此○應○物○安○有○窮○極○故○是○亦○一○無○窮○
非○亦○一○無○窮○遊○於○是○非○之○場○而○常○得○夫○無○
窮○無○極○之○妙○此○必○聖○人○照○之○以○天○者○能○之○
故○曰○莫○若○以○明○明○此○而○已○若○也○彼○是○此○非○
相○持○不○解○便○膠○固○
不○通○而○學○問○窮○矣○

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此又發明所以因是之故。蓋以彼之是。即我之是也。人惟不肯以已度人。執於有。我決意是我。非彼物論之。所以不齊。職由於是。故以指喻指之非。指是非。以我指之。是而喻人。指之。非不可也。不知彼之指。亦指也。安得以其不在吾手。而遂謂之非。指哉。不若就彼而反觀之。他若有言。亦將謂我指為非。指矣。如此反覆相喻。彼我之間。同於自是而均於相非。果且有是乎哉。果且非是乎哉。但見無有是者。無不是者。而是是。非非。於是乎。泯矣。喻馬非馬。亦復如是。既又申言。天下原無相非之理。即舉天地萬物而

論天主乎覆地主乎載各效其職而天不
非地地不非天也飛者自飛潛者自潛各
適其性而鳶不誚魚魚不誚鳶也天地即
指也萬物即馬也天地萬物各不相非人
亦天地萬物中之一物耳而以一指
一馬橫起意見互相是非亦愚乎
可乎可乎不可乎不可乎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
然惡音烏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
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
不可故爲去聲是舉廷音庭與楹音盈厲與西施恢
詭音愧悽音決恠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

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扶又通爲一。

若使不執有我不起意見人曰可吾因而可之。人曰不可吾因而不可之。此之謂因是。由是見之於行。則有同心協力之助。道行之而成矣。語之於人。無齟齬抵牾之患。物謂之而然矣。然猶與也。且人胡爲而然乎。然於我之然也。胡爲而不然乎。不然於我之不然。然也。知是則是非之門。皆吾自啓。且天下理一而已。其然與可。皆天理之自然。物則之固。有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可者不特一物。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然故則凡物有高下美惡。常恠成毀。自道之。觀之。皆通一而無二矣。故曰道通爲一。蓋物則不能無差。而我。不生意見不起分別。自爾互融交攝。曾何彼此之可言哉。至

是而是是非非於是非乎泯矣。筵屋梁楹柱也。厲癩也。西施美婦人恢大也。僇詐也。僇

詭也。恠異也。破碎曰分。圓就曰成。敗壞曰毀。

惟達者知通爲一爲去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

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

幾平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惟知者知通爲一。愚者則有分別。分別人我則自是自用之心生。通一無二則自是不用而寓諸庸。是不用者不用已。是也。寓諸庸者因人之是也。蓋無物不可無物。不然而故庸衆之中皆至理之所寓。如大舜之知。不過用中於民。非是不用而寓諸庸之

謂乎夫庸則常而可用矣故曰庸也者用也凡物用則通不用則滯故曰用也者也易曰推而行之謂之通道至於通則得之矣故曰通也者得也適至也至於得則幾矣所以然者因是而已是不用而寓諸庸即因是也因是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謂道道者自然然而然因是而不知其所以然則忘物忘我渾然通而爲一夫是以謂之道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音狙公賦芋音序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

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

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今之論者竭神明之知騰口說之煩愈求其同而愈不可得甲曰然乙曰不然彼曰可此曰不可而不可而不知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本自同也故曰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譬之朝三朝三者狙公養猿術也狙公之輪芋栗而食猿也命之曰朝三而暮四則衆狙爲怒旣而曰朝四而暮三則衆狙爲悅彼衆狙者胡然而喜胡然而怒迷惑於旦暮之顛倒而不知芋栗之本數未嘗加也勞神爲一而不知其同亦猶是也因是即猶是或泥上文因是作解殊覺牽強是故聖人知其本同故混合是非而休乎天

均均同也。此理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曰：天均。休止也。止乎天均。則是是非可否通而一矣。通於一。故可兩行。此正應上聖人照之以天。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平聲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上言達者知道通爲一此又進上一步以爲知之至者說到未始有物之先則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其次以爲有物也而未始有封未始有封猶一也封如封疆之封言有彼此界限其次以爲有封矣而未始有是非未始有是是非猶一也當此之時民尚淳質道之全體渾然未散之朴自是非生而道於是乎虧矣道虧則人心不復知有自然之真作惡各成其自愛自好之私故曰道之所由虧愛之所由成不知自未始有物之先觀之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後也嘗論莊子之書成虧皆起於有物之後也

字面新文法奇讀者直謂其難解便廢閣不讀大是可惜若仔細理會此等說話煞有至理入聖工夫亦只在此未始有物之

先即無極也。有物即太極也。有封即動靜
陰陽也。有是非即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
事出也。學道之者更當體認此心。寂然不
動之時。便是未始有物之先。感而遂通。便
有是非善惡。更當戒謹恐懼。以致中和。不
可一有偏着。以成自愛之私。常使虛靜恬
澹。寂寞無爲。一如未始有物之先。然後謂
之歸於無極。而道自我出。命自我立。蓋此
心有所向。便是欲一有所
着。便是愛而去道遠矣。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
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技。策
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

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去聲之也以異乎彼句

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句非所明而明之故

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

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

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音疑之

耀聖人所圖也為去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

謂以明

上言變成而道虧此又自成虧二字上生出議論大抵有成則有虧亦定數之不可

逝者即如上文方生方死方生之說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故字作昔字看蓋昔昭
氏以琴名其子不能世其業而終身彈
不成聲此便是有有成與虧的様子又取一
師曠來作證佐此師曠恁地聰明其人却以
盲廢枝策而行此亦是杖策爲刊寫者之誤旣
枉也策杖也或是杖策爲刊寫者之誤旣
又引到惠子却是愛成而道虧者惠子莊旣
子同時人極有才辯莊子雜篇謂惠施日莊
以其知與人辯持文曰惠施之口談自
以爲賢可見其知亦幾乎其盛據梧者以
梧爲几據而高談載之末年言從事以終
其身也載事也惠子之所好獨異乎人故
嘒嘒不止常欲以明乎人二彼字是文法
觀其堅白之論其實無甚道理故曰非所

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成其愛而虧
於道者惠子也而昭氏之子文以文之綸
終終身無成此文字恐父字之誤綸絃絃
終終身無成此是抵老不
精技夫惠子以堅白之昧終此惠子之虧
也昭氏不能世其父業終身無成此昭氏
之虧也若使惠子不與人強辯昭氏不以
鼓琴名家則亦不見他有成與虧矣若
而可謂成乎成謂有虧也此四句亦最難
成會似言有成有虧乃是我亦與之俱
成虧套中不能自脫成則我亦與之俱
虧則我亦與之俱虧故曰若是我亦與
乎雖我亦成也若是不可謂成乎物與
我無成也此箇套子自既有是非之
轉相因誰能解脫惟有聖人不落此套故

滑疑之耀聖人所圖爲是不用而寓諸庸
便不落此套滑者捉不住疑者見不殺皆
爲是不用之意滑疑之耀乃不明之明也
與非所明而明之彼者大是天淵蓋不用
已是則無愛成無愛成則無道虧矣聖人
只明得此理故曰此之謂以明此章正好
與老子光而不耀廉而不剝同看熟老子
者方可以看莊子林慮齋自謂看得莊子
精到此處却說不透徹
不知此老如何着眼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

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此段又自爲是不用中是字生下意來言
今且有言者於此不知其與我之是者類

乎不類乎。謂其不類。但不類於我而已。蓋
我執已。是方謂他不類。我他。說他是。將謂
我不類他。類乎。不類乎。若將類與不類。易
地而看。則見與彼。皆是一類。無不類者。其
意若謂。將他做我看。將我做他看。則見我
與他。皆是一般。前段以指喻。指以馬喻。馬
便是此意。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
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
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

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
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夫音扶

轉語下雖然二字若謂彼我易地而觀雖
則類與不類均是一般然亦最忌有謂之
言。今試窮本而論天地造化以氣而言有
始也者有未始有者也者有始有無也者
有未始有無也者有以形而言有有也者
有未始有無極自無極上又推也者自太
極上推到無極之先冥冥滓滓莫可措語
俄而說箇有無兩字大是惹草粘泥吾亦
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何者當初原
無箇無字不持無有連無亦無今也俄然
說箇無字從空落影便已不是無了又對
上一箇有

却是影上生影。果孰爲有，果孰爲無也。如是則有無同。自太虛中來，皆相類也。相類，不言可也。今我則已，有說矣。而未始有說乎哉？有說者，其果有說乎哉？其亦未始有說乎哉？有說則不異於轂音，無幾矣。此箇有謂之，有當重看。乃有心之言，自意見生者也。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上聲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

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

因是已。

無謂之言。不生意見。不立人我。不起分別。
秋毫亦可稱大。太山亦可稱小。鳩子亦可稱
壽。彭祖亦可稱夭。四句雖是矯辭。然亦可
却有名。一受其蓋。大小壽夭。皆夫人意見所立。
之論。同一太虛。中出。來則天地與我並生。
若論。我自太虛。中出。來則天地與我並生。
萬物與我一體。混合為一。曾何大小夭壽
之可言哉。故曰。既已為一。矣。且得有一言乎。
哉。此有字。亦當重看。然已謂之一矣。一就
是言也。且得無言乎哉。由無言生有言。故
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何以故。置一於
此。我說箇一。便是。一與言為二。又將此二

與一相對却便成三。此等說話不消與他
思出箇理來。只是言有言之後。適適相生
之意。從此相生不已。以至萬之又萬。雖使
巧於筭曆之人。亦不能筭其未盡之數。而
况其凡者乎。看來當初只是因箇一字引
起。遂至無窮。自無適有。尚且如此。况自
適有乎。有即有。謂之有。自意見上生者。無
即無。謂之無。自太虛中來者。何謂無適。即
因是之說。是已蓋因是。則自不生意見不
立。人我不起。分別。然後謂之未嘗有言。謂
之。穀音謂之。天均。天賴。此處又將
因是再結一結。看他回顧題目。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
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
辨。

音

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

夫道無往而不存何有分別故未始有封
言無存而不可何有適莫故未始有常只
爲立箇是字便有疆界故曰爲是而有
也這是字即未始有物之後俄然下箇無
字有了無便有有對有了是便有非對故
有左右倫義分辨競爭之八德左與右相
對而相反者也在此物曰倫處物曰義羣則
有分族則有辨互逐曰競對辯曰爭即上
文自無適有之事蓋至是而道始有封言始有常矣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
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道之有封言之有常皆因是非而立聖人知其如此故不立是非六合之外理無不存但非聞見所及故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所知也故論而不議春秋爲世君臣父子立大經大法先王之志也其中是有非聖人議而不辯辯論議三者何異論是統說道理議則細較短長辯則彼此反覆聖人所以如此者不爲天下立是非之幟也小知問問以心鬪與天下相持以求必勝胷中已自

無見識了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
有不辨也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
示也懷即存而不論之存所以懷之者不
欲自見也衆人則辯之以相夸示雖然這
等夸示求以自見終是不見如惠施公孫
龍之說到底支離纏繞不能自見故結之
云辯也者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

謙大勇不忮音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

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園

音利亦而幾平音完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

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
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
所由來此之謂葆音保光音扶

夫人有名則可稱謂大道無名者也故曰
大道不稱大辯不辯者胃中了了見得理
透自無言說大仁者不以煦煦為仁大廉
者不以嗛嗛自滿大勇者不以害於人此等
說話皆自老子上理會得來何以故道而
昭昭然分別名相則不得謂之道矣故曰
道昭而不道言而嘒嘒然與人爭辯則必
有不及辯者矣故曰言辯而不及仁者無
所不愛常繫一邊非大成之仁也故曰仁
常而不成清者皦皦之行也廉而清則近

於好名而不實故曰廉清而不信勇而害
人則純是血氣而無義理不成其爲勇矣
故曰勇伎而不成五者之德其機本固若
昭焉辯焉常焉清而伎焉則大露圭角幾
於向方矣用是觀之則知大知者必不知
也故人人能以止其所不知則其知至矣
下之辯以相示又孰知自愧往往強所不
其辯以相示又孰知自愧往往強所不知
道謂之天府耶蓋不言之辯不道之道即
不知也何謂天府者注焉而不知
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自來人能知
此則是一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
非亦一無窮者何滿之有何竭之有此之
謂葆光葆之言藏也葆光即滑疑之謂不
知之知也然所謂不知於不知也故曰葆
也以恬養知藏其知於不知也故曰葆

此章止其所不知句最爲肯綮蓋推到未
始有始也者則寔無所容吾知處而藏其
知於不知則是復歸於嬰兒復歸於無
極復歸於太朴了非至人其孰能之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句膾句胥句敖
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
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竝
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於日者乎
葆光之人不起爭辯不見人我堯伐宗膾
胥敖以萬乘之主而不釋然非也故舜以
大道廣之若謂夫三子者存國於卑微褊
小之地猶蓬艾之間也君以南面而不釋

然何哉。而必欲伐之。昔者十日竝出。萬物皆照。夫日一出。則一照。竝出。則竝照。乃天地之無私也。而況德之無私。又進於日者乎。寘之。不辯。而照以天可也。此後引喻自聖人結歸至人。大槩結構與逍遙篇同。

齧

音臬

缺問乎王倪

音霓

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

曰。吾惡

音烏

乎。知

之。子知

子之所不知邪。

曰。

吾惡

乎。知

之。

吾惡

乎。知

之。然則物無知邪。

曰。吾惡

乎。知

之。

雖然。嘗試言之。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

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

雖然。嘗試言之。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

雖然。嘗試言之。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

雖然。嘗試言之。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

雖然。嘗試言之。

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

雖然。嘗試言之。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

雖然。嘗試言之。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

雖然。嘗試言之。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

雖然。嘗試言之。

問乎汝民溼音濕寢則腰疾偏死音鰕然乎哉

木處則惴慄恟懼音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

正處音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音蟬且音即甘蒂

也音鴟鴟音鴟嗜鼠四者孰知正味音獾獾音獾狴以

為雌麋與鹿交音鱖鱖與魚游毛嬙音麗麗音平姬人

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

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音自今觀之

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

辨。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互音。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邪音耶
決音血

處上聲

一篇縱橫議論歸結到止其所不知至矣。又將此意大發揮一遍。以王倪作箇不知。樣子。而歸結於至人。蓋止其所不知者。非若世人之所謂不知也。不起識見。不生分別之謂不知也。故以王倪寓言。言眼前一應起居食色。孰爲正者。人物各安其安。各

適其適而已。世人則起美惡分別之念。此
過識神最爲害事。至人則迥出常情。一
不起分別。若不知有箇起居食色之正者
又況仁義之端。是非之塗。紛然亂彼惡
能不知其辨哉。此箇不知却是一真知。故曰惡
知不知之非知耶。齧缺又深一問。子則不
知利害矣。至人亦不知利害耶。此利害字
意。是自處味色上影下。王倪荅豈但不知
利害。便生死之變。他亦不知。爾其元神獨
露。縱橫自在。不受變滅。乘雲氣。騎日月。
遊乎四海之外。死生尚無所變。而况利害
之端乎。蓋至人無已。其於一絕世故已解
脫之盡。故學問至此。然後謂之極至。而
論至此。則其是非。又待齊而自無不
矣。齊矣。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
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
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
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
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
也何足以知之且女音汝下同亦大早計見卵而
求時夜見彈而求鴉于驕反炙子嘗爲去聲女妄
言之女以妄聽之奚勿去聲日月挾宇宙爲其

脰音吻合置其滑音昏昏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

人愚徒奔反屯反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

以是相蘊音烏予惡音同乎知說音悅生之非惑邪

予惡乎知惡去聲死之非弱喪去聲而不知歸者

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

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

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音扶死者不悔

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

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
又占其夢焉覺音教下同而後知其夢也且有
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
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
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音詭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
之也

邪音耶

此承上言至人之事聖人不從事於務言
不以世故爲事也不喜求無求於世也不

緣道不踐迹而行道也。無謂有謂未嘗不言也。有謂無謂未嘗有言也。孟浪不着實也。瞿鵲子言是人也。我也。我以爲妙道之行而孔子以爲孟浪之言。何故？長梧子言妙道之非聖所知。雖使黃帝聽之，亦加熒惑。如子所言之人，身分尚早，到不得至人田地。子便輕易許之，喻如方見鷄卵，尚未化，便求候夜方見彈雀，尚未墮丸，便求鶚炙，不亦大早計乎？我試妄意而人言至人之行，子亦妄意聽之，何如？奚者？何如之意，文法之最奇者，蓋至人明竝日月，道貫今古，直與造化相爲脗合，故曰：苟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且爵祿不入其心，而死者無變於已。故曰：置其滑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此數句頗艱澁難解，蓋置其滑稽，以隸相尊者，世情上

事也言世只管汨汨昏昏馳逐於榮華
聲利之場以分相隸以勢相尊至人則一
切置之將使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
友尚何相隸相尊之有哉衆人之役役聖人
愚菴此道情上事也菴渾沌之貌即老子
所謂衆人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
悶悶衆人皆以我獨頑似鄙之意參萬
歲而一成純純成純純全之成德也言彼之
純德直與天地同其悠久然則所謂生死
亡者信乎其無變於已也則夫瞿鵲所云
不就不避之行又何必足言哉且生直夢
覺耳萬物盡然而以是故蘊積習中不自
解脫懷生惡死妄起執情予惡知夫悅生
之非惑耶予惡知夫惡死之情予惡知夫
知歸者耶弱喪謂少年拋棄鄉土之人迷
失舊業不知所歸夫生寄也死歸也存吾

順事沒吾寧也得還造化別作受用又惡
知夫死而有知不悔其始者蘄生之誤乎
故以麗姬設喻既又以夢覺照看死生言
人生處世一夢耳歸還造化反似大夢方
覺今在世說覺皆夢也說覺是夢者亦夢
也必有覺者而後知此爲大夢愚者自
以爲覺竊竊然知之街卒莫有定說到此
救乎如觀劇場幻術卒莫有定說到此
却至其言也名爲弔詭弔至也使
萬世之後而有其言也名爲弔詭弔至也
與我猶旦暮之遇也吾可以俟之而不惑
矣嘗觀古之達人皆以涅槃爲至樂其言
脫大了當故佛氏以涅槃爲至樂其言
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蓋必平日於性命根
宗力到功深的知此身假合不常四大分
散之後有箇不受變滅超然獨存者在然

後可以言樂古之至人所以芻日月挾宇
宙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者蓋
是物也若也聖脩無功流浪生死於其所
謂參萬歲而一成純者耗散不存蟬蛻之
朝風火倏至顛沛流離遂至淪落常沉
苦海永失真性惡得謂之大覺乎哉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
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
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
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
受其黜音坦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

既與若同矣惡

音烏下同

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

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

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

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

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

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

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

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音衍所
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上言萬世之後一遇大聖然後能知其解
又透下意思來再作一重議論看他甚樣
辯才意謂是與非若與我俱在暗處不能
相知人亦被若與我瞞了受其黷闇暗昧
不得明白將就誰正之將使同乎我者
正之他是我這邊人正不得將使異乎我
者正之他是我那邊人正不得將使異乎
我與若者正之他是我這邊人正不得將
不得將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他是我這
倒的人也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他是我
三者俱不相知也必須待彼來耶彼謂萬
世之後所遇之大聖大聖寥濶難遇然他

却是箇不知知之知不言之辯和之以天倪也。就是了何謂和之以天倪。是彼之不是然彼之不然。若果是也。則然是之異乎。不是也。無辯聲之變化。或則是或不是。不能取正。必待於彼固也。若其不相待。惟和之。所以天倪因之以曼衍。儘可優游卒歲。故曰。所以窮年也。天倪者。天理自然之分。和之。則分而不分矣。曼衍。即游衍之意。不特可以忘年。抑且可以忘義。蓋義主分別。無辯。則義亦與之俱忘。振諸無竟。言鼓舞振動。應事無窮也。寓諸無竟。言吾身亦可寄於無窮。若日出與人爭是非。較人我則出門有碍。安得無竟乎。

罔兩問景

音曰曩

反奴黨

子行令子止曩子坐

令子起何其無特操與音余下同曰吾有待而然

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音附

蜩翼邪惡音烏下同識其所以然惡識其所以不

然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音許然蝴蝶也自

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

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

與字如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邪音耶

又自相待生下議論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化今我待彼彼又待天如此則不消

待彼只和以天倪而所待之天取之我而
自足矣罔兩景之澹薄者問於景曰子之
行止坐起卒無定度何其無特立之操與
景曰我不能自主有待而然者也然吾之
所待者他亦不能自主又有所待而然者
也吾之所謂待者其蛇之蚶蜩之翼耶蚶
腹下齟齬所以主行者蓋蛇以蚶行蜩以
翼飛而蚶與翼不能自行自飛必有主張
之者乃所以然不然則不能動吾惡知其
所以然者以不在我者耶這箇所以然的
化或在彼或在我不知其為在我者還
是兩箇今將自取証昔者莊周夢為蝴蝶
蝶栩栩然蝴蝶也栩栩然喜意自喻適志
而不周知莊周之莊周俄然而覺則遽
遽然周也

蝶然則周爲蝶與蝶爲周與周與蝶則必
有分矣蓋以夢覺而分彼我我是夢中之
蝴蝶彼爲覺後之莊周若以一而分夢
覺曩爲夢裏之蝴蝶今爲覺後之人而
曰則必有分蓋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若
果是兩箇須索待彼原是二箇則不消有
待矣此之謂物化言古今夢覺混融爲一
也蓋必到物化田地方能不物於物不然
則常在大大夢中昏昏默默而不知反於
覺知他誰爲蝴蝶誰爲莊周而惡識其所
以然所以誰爲不然哉爾時方壺外史
說是有至人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爰有至人指南郭子綦隱几喪我
形槁心灰
吹萬不同
若或使之
小知闕心
非彼無我
心死可悲

言隱榮華
自忖則知
彼是無耦
執此道樞
圓神不滯
是非蠶起
是何非非
萬物不一
無物不可
通爲一焉
和以諸庸
而用是虧
是何成是
是究是何
無謂之圖
太山可小

而有是非
彼出於此
物論自齊
得其環中
無始無終
非指喻指
只爭彼此
各不相非
無物不然
知通爲一
休乎天均
惠不據梧
渾然大同
因是而已
滑疑之耀
殤子可壽

各是已
是亦因之
齊物論者
以應無窮
以指喻指
視人猶已
天地位一
我何爲者
廷楹厲施
惟彼聖人
爲是不用
昭不是鼓
他有人言
其有謂乎
秋毫可大
彭祖可夭

不立封畛
大辯不語
堯德非進
大覺不迷
和以天倪
天均則休
猶然物化

自絕爭忤
止所不知
孔知亦微
今我亦有
寧用待而
夢爲蝴蝶
千古悠悠

大道不道
葆光天府
神矣至人
孰待正之
吾喪吾我
覺乃莊周

釣天之樂
驅車長坂
尋其正眼
先以喪我
提起一步
以天天均
皆言有我
天字迷了
樂鞢鏘鏘
綏爾羊腸
開卷數行
二字爲一
爲眼目一
目爲中之
中從此生
皆從此生
小知以下
照之天籟
繼以天籟
賴

作爲齊物論之目以下反覆議論只說
因是以和是非而休天均作一結是非之
彰道之虧也。滑疑之耀聖人所圖。又將滑
疑二字作因是之。眼目至止其所不知。至
矣。以天府作結。又將止其所不知。至
之。眼目。將止其所不知。至
將和之。以引堯舜孔子歸重於大覺之神人。
此人和之。以引堯舜孔子歸重於大覺之神人。
字首尾照應。斷而復連。藏頭於回顧之中。
轉意於立言之外。不暇奇哉妙哉。多
密疊嶂。令人應接不暇。奇哉妙哉。多

內篇養生主第三

虛字集

養生主。養生主。養其所以主。吾生者也。其意則自
前。齊物論中。真君透下。蓋真君者。吾之真
主。人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日夜與
物相。亦相靡於利害之場。行盡如馳。而莫
之止。可得謂之善養乎。此篇教人循乎天
理之自然。安時處順。將使利害不驚於心
後。謂之善養主人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為知。同也。無涯以有涯隨。
無涯始已已。而為知者始而已矣。為善無近
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

全生可以養
反羊尚親
可以盡年

涯際也盡也人生百年為期會有涯盡而
心之思慮千變萬化則無涯盡此箇思慮
禪家謂之識神播弄主人無有休歇永嘉
禪師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他心意
識痴人喚作本來元神認賊作子害事多
矣今天下之人皆以有盡之身隨無盡之
智虛幻之身不過百年作為千年萬年之
計將箇主人相辦相靡於是非利害之場
豈不殆哉言濱於危亾而不自覺也若能
猛省速改猶可及止既已殆而猶自以
為知馳騁不休終迷不悟亦終於殆而已
矣老子清靜經有云衆生所以不得真道
者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
神即着萬物既着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

求即。是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性。所。謂。始。而。已。矣。意。蓋。指。此。且。吾。生。自。未。始。有。物。以。來。太。虛。之。體。本。自。清。靜。其。有。善。惡。念。頭。猶。如。太。虛。閃。電。非。所。宜。有。况。復。見。之。於。行。至。有。形。迹。乎。學。道。者。只。宜。虛。靜。恬。澹。寂。寞。無。爲。常。使。一。念。不。起。萬。緣。皆。空。如。是。安。養。主。人。許。有。進。步。所。以。六。祖。惠。能。指。人。不。思。善。不。思。惡。時。是。汝。本。來。面。目。善。惡。尚。不。許。思。况。復。爲。之。而。至。於。近。名。犯。之。而。至。於。近。刑。不。亦。遠。之。又。遠。乎。且。善。必。近。名。惡。必。近。刑。皆。事。之。有。因。果。者。有。情。下。種。則。因。地。果。生。曰。不。近。刑。名。則。無。因。可。知。故。此。二。句。當。如。此。看。即。此。不。思。善。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性。也。學。人。當。守。此。中。極。以。爲。常。經。故。曰。緣。督。以。爲。經。

督者人之中脉下貫尾閭循至斷交故以
督爲中訓玄教家通此督脉引氣而上行
至泥丸謂之子欲不死脩崑崙崙崙然後可以
引年此玄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却不是如
此說緣督只是借喻莊子書論性宗處居
多養生主只是說性言人能常守此中則
性在是而命亦在是故可以保身可以全
生又不至於虧體辱親故曰可以養親全
而生之全而歸之
故曰可以盡年

庖丁爲

去聲下
皆同

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

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

居彼

砉然嚮

音

然奏刀騞然莫不中

去聲下
皆同

音合於桑林

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譚音熙善哉技
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去聲者道
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
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
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
理批反備結大郤音隙導大窾音款因其固然技經
肯綮音啓之未嘗而况大軫音孤乎良庖歲更刀
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

所解數千牛矣。而刀亦若新發於硎。刑音彼節者有間。而刀亦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如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謫音獲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音除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夫物各有理順其理而處之則雖應萬變而神不勞故以庖丁寓言事譬則牛也神譬則刃也所以不至於勞且傷者則何故哉各得其理而已矣昔者庖丁爲梁惠王解牛觀其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動止周旋皆有成度又奏刀之聲砉然騞然騞然騞然皆中音律桑林首經古樂名庖丁解牛其技如此可謂精矣故惠王謔而善之謔歎辭也庖丁言臣之所好知道也非技也技進而精至於自然而然不知其然則不得以技名之而名之曰道當初學解牛之時目中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則見牛之一身筋脉骨節各有虛處可以游刃不見其爲全牛喻如初學道時人問世務者不打破觀不透只見萬事叢挫擺脫不開功夫純熟之後則見事各有理

理有固然因其固然順而應之大大小小
全不費力又言臣當時解牛尚以目審
視虛實而後下刀今則但以神遇而不
目見官知止者遇有齟齬便知止而
官知止者遇有齟齬便知止而依乎
天理牛之天然腠理也卻骨肉交會之
處也入之也肯綮骨開也卻讀曰隙導
刀而大之也肯綮骨開也卻讀曰隙導
在也輒大骨也言我之技精妙恰好未
嘗經一肯綮况大骨乎良庖歲一易刀
割切尚用力也故刀久而會傷族庖月
易刀衆庖技劣不識卻窾一遇大輒便
毀折而臣之刀可以十羊爲率用之九
解不下數千牛可以謂勤且久矣而
發於刃芒無厚以無厚之砥石也彼節
而刃者無厚以無厚之砥石也彼節常

見恢恢乎寬哉游必有餘地矣又焉得損乎雖然每至於族則吾見其難爲族聚也言我每至筋骨聚會盤結之所心手雖熟亦必怵然驚惕寧視止觀遲其批導微其運動惟恐一犯肯綮及其謀然已解則如土之崩委於地於是提刀四顧躊躇滿意細看刀刃拂拭盪磨善而藏之正意若謂事到盤錯亦必動心恐性不敢率意而行蓋境順則易境逆則難防檢少踈恐有虞失驚神多矣通篇模寫庖人情狀宛然畫筆未結一句有萬鈞之力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音乎介也天與平聲其同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

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如也。以是知其天也。

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反步一飲，不斲。

音畜乎樊中。神雖王，去聲不善也。

右師官名介獨足也。右師乃刑足之人，既以身犯虎口，苟全性命，乃復貪心不止，撚指龜鼎，遊於殼中，故公文軒見而驚之，曰：「是何人也？」而胡為乎介也？其天成人，不刑而為之，與蓋右師雖非天成，然常人不刑而彼獨也。何也？人之生也，皆天與之，形道與之，貌故人之貌，有與也。然人人皆同，而彼獨有異，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知非人，則不着當尤人，知其天，則當安命。安命，安命之，人不若。

外物以驚其神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
飲食如此之難然而不求畜乎籠中蓋以
神雖王而日有驚擾不喜也今右師處於
樊籠之中不及澤雉多矣可謂善養生乎
善養生者利害不涉於其身

老聃

吐藍反

死秦失弔之三號

平聲

而出弟子曰

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
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
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去聲者哭之如
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

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洛音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音解指窮於薪火。傳直專反也。不知其盡也。邪音耶處上聲

夫至人無恩。不以戀戀之情。係乎其老。子死而秦失弔之。三號是也。門人疑其薄友。則非矣。秦失以正意答。故兩然之。却說老子死而老幼哭之。皆盡哀。翻覺老子有不是處。必其所以會合人心者。必有深於用情之處。故不求譽。而譽者自至。不求哭。

而哭者自至遁天理倍人情忘其未始有
物之先所受之正而隨俗化情非至人也
故曰始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非至人也
違天矣古者謂之一成而不可易者兩稱古
者成也蓋理之一成而有此議論今人則不
然今人但以此直世情非係念於是生而慶
哭不知此直世情非係念於是生而慶死而
耳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子指弟
子而教之之詞一來一去安時而處順則
哀樂之情自不能入也此便是至人死
無變於已者如此則帝之縣解矣帝謂天
帝縣如倒懸之困縛之義帝亦未嘗以
死生縣人自縛之翻疑爲帝無變於已
則帝之縣人自解矣今人謂死爲盡直哀其
盡也而哭之又非也

在大匡廓中一氣混茫嗣續不絕滅於東
而生於西喻如火相得薪則傳指薪而觀
會有窮盡然盡於此者續於彼自古及今
曾見有火盡時耶薪喻四大火喻元神薪
則不可謂此薪為彼薪火則不可謂此火
非彼火達觀者可以無變於死生之故矣
此秦失正教弟子所以以三號而出之意於
是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
緣督之經
可以養生
澤雉畜樊
聘必倍情
薪盡火傳
文評
此篇凡四段。謂養生主者。守中順理。利害
解牛之丁
利害不涉
介者其刑
適來適去
莫指其窮
可以保身
存沒吾寧
哭死盡哀
胡喜胡驚

不涉於身。死生無變於已。其意皆在言外。
要人深思而自得之。所以爲妙。不似今之
作文。一開口便說主意。又或立作柱子。皆
下乘也。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一終

虛字集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二

靜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

內篇人間世第四

夫道非絕俗也德非遯世也夷明養晦和
光同塵世出世法莫不繇此此夫至人無爲
而無不爲尚矣聖人則爲之而無以爲故
以仲尼伯玉爲之折衷篇內集虛養中正
身和心大爲立言之肯綮至於積伐才美
以犯人怒又處世之所最忌者篇終反喻
不美不才乃無用之大用此老平生受用
得力處全在於此然亦何莫而非至人無

已中得來耶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
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去聲獨輕用其國
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者以國量乎澤若
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去聲國去
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
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謏若殆往而刑耳夫
音扶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
下同

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
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
知夫德之所蕩而知音智下同之所爲去聲出乎哉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反乙八也知
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
德厚信江音未達人氣名聞音不爭未達人
心而疆聲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
是以人惡去聲下同有其美也命之曰菑灾人菑同

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
賢而惡不肖。惡音用。而求有以異若。惟無詔。
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反戶局之。
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
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衛君蒯聵也。行獨言獨行。其知不恤衆議。
也。輕用民死。以國量乎澤。若蕉言量其國。
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蘊崇相積也。
蕉草芥也。民其無如言無所之也。治國去

之亂國就之去之即丘不與易之意就之
往而救之也思其則思所以處之之法也
庶幾其國有瘳乎瘳治而愈也若殆往而
刑言汝殆幾於往而就戮耳殆危也猶俗
所謂險些兒受戮也夫古之君子安其身
而後動易其心而後存諸人語定其交而
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以救人心憂
則雜則多則擾擾則憂道雜而心憂
者自救不暇何暇暴白他人之行以救
哉且汝知夫德之所蕩而實以知所爲出
哉以名相軋者名勝而實以知所爲出
知角而爭出故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
也者相軋者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
器非所以盡君子保身處世之行也且
厚而信砭者貴乎達人之氣砭慤實之
達人氣者即察言觀色之意名聞不爭
者

貴乎達人之心言人雖不與我爭未必心
悅而誠服若不通人氣不識人心而疆以
仁義繩墨之言術暴白於人之前則人之將
惡汝謂汝之有美也者自見自是之將
意蓋必人之於我素心加敬誠服然後吾
之言說可行苟爲不然則人將謂我暴人
之惡而貽害於彼者故命之曰蓄人蓄人
者人必反蓄之若不幾於爲人蓄乎夫彼
衛君者苟知悅賢而惡不肖則彼國自售
賢者可用惡用汝求其有以異而自售乎
惟汝不待詔而自往彼將乘汝之輕身而
以知巧鬪汝求勝汝於此時目將熒熒焉
而眩惑色將靡靡焉以求平口將營營焉
以自解容將躊躇焉以爲恭心且曲曲焉
以順成夫彼方鬪捷而以水救水轉增其勝
者愈捷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轉增其勝

而已名曰益多始來成順如此後來愈益
無窮不知所止矣故曰始順無窮夫君子
之於君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謫已也
若殆以不信厚言則交淺言深必死於暴
人之前矣所謂殆
往而刑耳者以此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音龐紂殺王子比干是皆
脩其身以下僂紂甫反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

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子禮反之是好去聲名

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音戶國為

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

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

之所不能勝音升也而况若乎

又自上德蕩乎名知出乎爭透下意來昔
者桀殺龍逢紂殺比干彼何爲者也是皆
脩其身而下偃撫人上上之民夫上不愛民
而我反愛之是拂上也惟其拂上故君得
因其好脩而擠之曰是好名者也名也者
相軋者也爭之所不免也昔者堯攻叢枝
胥敖禹攻有扈國爲丘墟死爲厲鬼其用
兵不止者其求實無已也求實謂求其有
拂上之情實夫有爲善之名與拂上之實
者雖聖人猶不能堪而况若非聖人而可
以求其名若不遇聖人而可以有其實乎

雖然若必有以也當以語去聲我來顏回曰端

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

竝音烏

可夫

扶音以

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能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

不訾

音紫

其庸詎可乎

雖然一轉使之自陳以觀作用之何如回言我外端肅而內謙虛矜持其志氣而純一其德性則可乎回蓋欲以盛德感之而夫子曰惡惡可哉彼之爲人也意得而氣

滿陽爲充積孔揚之色惟其色莊也故采
色不定候而敬候而怠候而喜候而怒左
右之人莫之敢違往往助之爲虐因撫人
之言語以爲成案肆加譏貶以求暢乎其
意若人也做大模樣弄小聰明名之曰日
漸之德尚不能成而況不大德乎哉日漸者
以漸而進小德也彼既不成大德而子欲
以盛德感之彼將執而不化若之端虛勉
一外合而內不訾者以事盛德之君可也
以事庸君詎可乎蓋古之君子量而後入
不量而入信乎其不可也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去聲內直者與

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

所子而獨以已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拳曲跽其里反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直革反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而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

烏音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音疊雖固亦無罪雖然

止是耳矣夫音扶惡音烏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回於此又思其則然則吾內直而外曲直
質直也人之生也直故內直者與天為徒
與天為徒則見人君與我皆天之子也我
以天言彼以天聽其俞其咈一任自然詎
以己之私意蘄乎人之善我不善我耶若
然者人謂之童子童子者純一未發一聽
之天而不以己私與人之者也外曲者盡人
臣之禮者也謂之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
稱道先王稽古為訓者也謂之與古為徒
其言雖教謫之為一句實也古之有也非
吾有也言皆信非出自己臆寄直於
古人故聽之而不為謫回之思其則也

如此可謂善矣而夫子又謂之不可言爾
政法雖太多終不穩當政法猶法則也謀
安也言依此而行天理人情兩無拂逆雖
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而已胡可以化人夫
化人者使人不見其則莫知其然今爾猶
挾三術是師心也師心則有意必固我者
在胡可以及化乎夫子欲
回先化已而後能化人也

邪音耶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

將語

去聲

若有所為之其易

去聲下同

邪易之者皞

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
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

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一若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邪音耶

顏回更思其則，再無進步。於是請問其方。夫子曰：齊吾將語女。夫女今已無則矣。若再有則而為之，亦豈易耶？有則有意，必易則有固我，終不出於自然。故與皞天不宜此，便是太多。多政法而不謀之意，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有而為之，信不可也。故以心齋進，回以心齋者，無二爾。心無雜爾，念勿以耳聽，而以心聽，而

以氣聽氣。謂氣息精神愈斂。則氣息愈微。耳息微。則心止於符。符即道家火符之符。一消一息。順其自然。則與天符暗合。故謂之曰符。夫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心止於符。則虛矣。虛也者。道也。未始有物也。故曰。惟道集虛。虛也者。心齋也。夫子告回。只一虛字。便是普物。無心順事。無情。千古聖學之根宗。無出乎此。但讀者容易勘過。故不覺其妙耳。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去。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

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絕迹。易去聲下同。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
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
者也。聞以有知。知並如字者矣。未聞以無知。知
者也。瞻彼閼反苦穴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
音扶下同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而
外於心。知音智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
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

而况散上焉者乎

顏子一得師旨便知所謂虛者未始有我
之義也得使謂得教而使齋既齋之後未
始有回則齋之義一虛盡之矣故夫子然
而告之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樊謂樊籠
世網也常人遊於世網之中易爲浮名感
動自謂敢言直諫能人之所不能往往不
量而入自取殆辱汝若不眩其名一以無
心處之相入則鳴不與焉不開其語其默
因乎人而已無所與焉不開其語其默
藥渾然忘物忘我一宅而寓乎不得已之
中一宅者無間之義不得已猶言不自由
也一宅者無間之義不得已猶言不自由
其幾乎且人之動以天矣人也不得已而
一切屏去絕迹不行如外道所得已者若
欲

者直易耳故曰絕迹易只為天下有不
 得已者如大義大分所在豈得一切屏棄
 但貴處之以無心應之以無情如人行地
 而不見其有行地之轍迹則甚難耳所以
 難者天使不可偽為也若為人使而不
 知有天則全以世情起見矯情飾貌易以
 偽為天使則行止語默渾然全在自然之
 中故難以偽為難以為難以為則一毫智
 力皆不得以與乎其間是謂以無翼而飛
 知而此者此等之人聞見罕儷處人問世
 者到彼此方為庶幾大抵只一虛此心焉
 矣瞻彼閔者虛室生白夫以虛室無物少
 有空缺則容光必照而生白皎白人心即
 也虛而生明即闕而生白也惟此虛明能
 應萬事萬變而皆順故曰吉止止二止
 字上止萃止之義下止即虛處也人各有

所止之處夫且不知所止是謂坐馳馳者
不止之反對蓋不知所止者參以人爲馳騁
不已身坐於此心逐於彼所謂凶害悔吝
皆生於動可得謂之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耶夫惟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常使聰
明之德斂藏於內心知之思屏黜於外順
萬物之感而一以無知應之如是則
虛靜之體不爲物交所蔽將見靈明洞煥
與鬼神相通鬼神來舍而況於人乎是則
虛心無我萬物之所由以化也禹舜執此
以爲樞紐伏羲几蘧行此以終其身而况
其散焉者乎几蘧古聖君名散焉者謂尋
常以下
人也

葉音公子高將使待使同於齊問於仲尼曰

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
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
之。子嘗語去聲下同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
不道以權。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
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
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
音竄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
內熱與。平聲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

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
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葉公名諸梁字子高即論語中問孔子於
子路者楚使葉公之齊疑有兵革之事公
謀於夫子曰今王之使我也其事甚重而
齊王之待使者亦將甚敬而不急人之求
貌雖隆重而情實踈慢匹夫有志尚不可
奪而况萬乘乎吾恐其不能辦大事故甚
慄焉昔聞諸夫子嘗語我曰凡事無大小
鮮不道以權而成者若不能得其權心則
事故不成則使不稱職而人道之患
將及其身成則思慮煩勞將使氣鬱而血
不暢故陰陽之患隨之成與不成而無後
患者其惟有德者能之乎夫我平日自奉

甚薄所食者皆粗而不善爨下司火之人
便其簡薄常自清涼無有苦於炙熱而欲
清者以此食澹自覺無病今吾朝受命而
夕飲冰意者其內熱歟吾雖未至於親見
行事之實而已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
則人道之患又所不免是兩病也夫子何
以教我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
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
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
大戒是以夫音扶下同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

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洛音不易音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聲去死？夫子其行可矣！

天下之大戒，謂人間世之大經，大法也。自其性分之固有者而言，一曰命，自其職分所當爲者而言，一曰義。命行於父子，故子之愛親也，不可解於其心；義行於君臣，故臣之事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旣無所解，故事親者惟盡吾愛其順，其逆不擇地。

而安之。斯得爲孝之至矣。旣無所逃。故事
君者。惟行吾義。其難其易。不擇事而安之。
斯得爲忠之盛矣。然是忠也。孝也。皆在已。
心使其事。心無功。一爲人欲。所奪則因物
有遷。而忠孝之念。移矣。故自事其心者。亦
如臣子之事君。親不擇地。不擇事。哀樂不
易施乎其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
不可柰何。謂不容人爲也。安之。若命。聽其
自然也。如此。乃爲盛德之至。夫爲人臣子
者。固有所不得已也。不得已。便是義命。君
子行吾有事之實。盡吾職分之所當爲者。
而已。蓋不知有其身也。不知有其身。何暇
至於悅生而惡死哉。蓋生死念頭起於有
我。不知有身。則無我矣。此便是至人無已
死生無變於已者。葉公其以是而行。則可
矣。此段道理最大。議論甚正。人謂莊子大

言無當觀此

寧不少省

丘請復

扶又反

以所聞凡近交則必相靡以信

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

音扶下同

傳兩

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

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

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

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上正言臣子義命以解其兩病之憂此則教以爲使之道曲盡人間情狀熟於世故

者方知有味復白也近交則必相靡以信
靡順也信符信也近交本國也本國不須
辭命一見符信便相靡順外交鄰國也鄰
國涉遠符信易欺必托使者盡已之心以
言告之方可濟事故言必有傳而傳言者
最難兩國相喜則必多溢美之言相怒則
必多溢惡之言凡溢言過實多近於妄妄
則不能起人之疑故聽言者莫莫者疑
義聽言者疑則傳言者必受其怒矣故法
言有之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恐其疑而
生禍也如是則庶乎其全矣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
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去聲常卒乎亂泰至

則多奇樂

洛音

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

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

去聲

者實喪

去聲

也夫

音扶下同

風波易

去聲下同

以動實喪

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

去聲氣息第

拂音

然於是竝生心厲剋校太至則

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

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

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父惡

成不及改可不慎與聲平且夫乘物以遊心托

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

命此其難者

此下教以事當慎始蓋以天下善終者少
始焉善者其後率以不善繼之况始不善
乎故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
則多奇巧何以故以巧鬪力者如今人戲
劇格鬪之類其始也不過喜而相邀其卒
也多奇巧巧奇矣寧得不相角而忿乎正如
飲酒者初筵秩秩始乎治也卒之載號載
呶而常至於亂何者飲太甚則多奇樂樂
奇矣焉得不相狎而亂乎推之凡事莫不

皆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初以誠信相結既
乃鄙詐之心生焉是皆作始者不知所慎
故始焉苟簡從事而終也遂至於決裂
潰敗而不可收拾故其將畢也巨子懷
此永圖作事謀始則必於言行之所由成
言之所由興亂之所謂起也行之所由實
實之也風波則易也故曰言者風波也
喪也觀此而可以傾覆實喪則易取殆辱
君子觀此而可以知所慎矣故忿之設也
無由巧言者基之以巧言偏辭不擇正理漫
然矢口而成喻如懼死之獸不擇好音氣
息弗然而出於於是聽其詞者竝生心厲忿
所由生職此之故言可不慎乎哉若乃心
行艱險剋核太甚人皆苦其不堪則必
不肖之應之應雖在彼致其實在我早
省改或可善終今而尚不知其實然也
知

其然吾將不知所終也已行可不慎乎哉
爲使之道言必稽其所弊行必慮其所終
故法言有之無遷令無勸成承君之命而
來傳其常情而已不可率意遷改事之成
否聽其自然而已不可急遽勸成蓋以過
度則益益則殆事且使以傳兩君之好成
人之美者必優游漸漬而深交之然後其
言可入故曰美成在久若一言僨事兩心
生厲惡戾一而成改悔何及故曰惡成不
改可不慎歟吾子若能乘有物之感而游
心於無物之天托於義命之不得不已者
分自盡常養吾心之中使其不偏不倚順
應無情斯其至矣何所作爲然後可以爲
報耶報謂還報蓋事求其可求其成取
必於知爲之末而不循天理之自然者非
聖賢所貴故莫若以此致命然此亦其難

者豈易易耶。必須平日養此中德者。在然後安。而能慮靜。而能應。苟爲不然。則臨事而眩。雜擾而憂者。抑又多矣。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_音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者。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

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音厥
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
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徒頂反畦戶圭反
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
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音扶下同螳螂乎怒
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音升任也是其才
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
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

去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

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

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

馬者以筐盛音成矢以蜾蠃音臍盛溺適有蚊蚋

音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

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音耶

夫使多詐之國傳不道之儲人間世所難也聖賢處此亦必有道矣故以仲尼作訓而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者復以伯玉終之人謂莊子非聖其然豈其然乎顏闔

將傳蒯瞞問於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
殺殺者降殺之殺有德人也言縱其者天
天薄其賦使之無德也方法度繩之則禍
敗度將來必危吾國一以法度繩之則禍
不旋踵且彼之知吾其柰彼何哉伯玉於
而自巳不知吾其柰彼何哉伯玉於
之以戒慎教之以正其身蓋正身乃帥人
本而戒慎者防乎其防不可為易而
忽之也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將順也
調停也言意外為恭敬將順之形而內
和誘導之意乃為不得已之出就而入
病蓋就不欲入和不得之出就而入者
依阿酒恣相入無間則連身放倒且失
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和而出者揚已之
彰人之過則必自取其嫉害且失而為
名為妖為孽此其病也彼且為嬰兒亦
即

與之爲嬰兒云云嬰兒言無知識也無町畦言無準繩也無崖言無畔岸也言彼放蕩不檢我且許之不拂其意覺有可達徐加點化入於無疵而後已蓋事無道之得法當如是其與之爲者非故縱之也正欲好挺身犯諍於暴人之前則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而當車轍不知小才之不足幾以犯大難也積伐已之才美以犯人者不以生於殆乎哉又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食以全物恐其決之怒殺之也蓋虎性一怒則咆哮異制時其飢飽解其怒心順而媚之彼雖類亦將與養已者媚乃至爲虎所殺者不知其性而逆之者也夫愛馬者盛天以筐盛溺以蜣適有蚤蚤聚嗜則當僕僕緣拊

而去之若使馬性一劣將決銜勒碎冒首
絡轡之具而不顧寧復顧我之愛耶意有
所至則愛有所亡此其可慎者連發三喻
欲使量已量人無伐才美無犯怒心然後
無道之儲
可傳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音歷社樹其大蔽牛

挈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
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
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
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

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

上聲下散人同

木

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

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橐

音瞞

以為柱則蠹是不

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

櫟社見

音現

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

予於文木邪夫

音扶

相

音查

梨橘柚果蓏

力果反

之

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

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

上聲

自

培音剖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
所可用矣。幾平聲下同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
使予也而有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
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
人。又惡。平聲知散木。匠石覺音教而診音軫其夢。第
予曰。趣音促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
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音后厲也。不爲
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

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邪音耶

夫櫟社大樹匠石不顧而弟子則飽觀之蓋不知其無用也故匠石因其走報而語之曰散木也以為舟則沉為棺槨則速朽為器則速敗於用以為門戶則液楠然而泚為柱則蠹不適用於匠石歸而櫟社見夢言汝謂予不材惡乎則蠹不適用於匠石歸而櫟社見夢言汝謂予不材惡乎比予哉將比比予哉夫文木耶天下之木不以伐者無幾矣今夫粗梨橘柚果蓏之屬非不適人用也然實熟則剥則辱此以其材能自苦者也故不得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折豈惟木也凡物之理莫不如此是予求無用久矣以無用得久因久得大乃今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為櫟社汝以有用而為大耶且我以無用而為櫟社汝以有用而為

匠我與汝天地間皆物也柰何哉以彼有用之物而物我無用之物哉又況凡物之理有用者多不能以自全然則汝雖有用亦幾死之散人耳又焉知予不死之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進曰彼既以無用為用趣取無用不為社可也為社何耶匠石曰汝尚密而勿言彼直寄迹焉耳非托社以求全也而今乃為不知已者託厲且彼縱不為社亦豈有翦伐乎哉良以彼之自保者獨與眾異焉耳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蓋托社求全是亦一義也但櫟直不為是耳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

千乘去聲隱將芘音庇其所賴音賴子綦曰此何木

也哉此必有異材夫

音扶下同

仰而視其細枝則

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

解而不可以爲棺槨

音舐

其葉則口爛而爲

傷嗅之則使人狂醒

音呈

三日而不已子綦曰

此果不材之木也以及至於此其大也嗟夫神

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

音秋

栢桑其拱

把而上

音聲

者求狙猿之杙

音弋

者斬之三圍四

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

之家求樨

善音

傷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

道之夭

上聲

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

之白賴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

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

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商丘之地見大木焉有異言其大異於衆
木也結駟千乘隱其下者無不以賴芘之
賴蔭也木之大也如此然仰視其細枝則
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視其大根則如
輪軸之解散而不可以爲棺槨舌舐其葉
則口爲之傷鼻嗅其味則使人狂醒如醉

三日而不能用已。然則是果不材之木也。故
人莫之為用，以得其全。其為大，因是以知神人
之所不為大者，其亦以是。不材，故精神凝
固，人不壞而天獨存也。若夫宋之荆氏，其
地宜楸、栢與桑，固亦有之。然其拱把而
上，則求狙猿之杙者，斬之矣；麗之矣。三圍四圍，則
求高門之麗者，斬之矣；麗屋棟也。七圍八圍，則
圍則貴人富商之家，求棺木之槨者，傷者，斬
之矣。輝傍棺之全邊也。是皆木以才而見
伐者，也。故未得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
斤，才而取禍，不若其不才之得免於禍也。故
解之，言以爲牛之白，穎者，豚之亢鼻者，與
人之以有痔疾者，皆不可祭，河此在巫祝
則以爲不祥矣。而不知神人祭河，此在大祥與
大意謂處世之道，大忌恃才揚已。故寓言
大木以無用，自全。非謂必蠢然芒然如懸

疣如附癭者而後得免於禍也。以人祭河謂以人爲巫祝。

支離䟽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音貴撮反子活

指天五管在上兩髀音陞爲脅挫鍼音針治繒音佳

反足以餬口鼓箠音策播精足以食音嗣十人上

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

離以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

十束薪夫音扶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

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

支離支體不全之貌疏其名也願口旁兩
頤也齊腹臍也兩臂也言支離身曲而背
人大腿也脅人兩臂也言支離身曲而背
聳其狀若此挫鍼縫衣也治解浣衣也足
以餬一口足可以自食也鼓箠播精簸米出糠
稗也一鼓可食十人也言臂健而力迅也支
離之能有如此上徵武士則支離雖攘臂
而不可徵簡其廢也上徵武士則支離雖
疾不徵功復其身也上與病者粟則支離
受三鍾與十束薪優其賜也夫支離其形
尚足自養而終其天年况支離其德者
乎支離其德者不自見不自伐藏其用於
而不用泯其能於無能故得免於世

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於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也

楚狂歌鳳其言亦有至理蓋有道則見無
道則隱全生免禍亦聖賢處世之所不廢
但以警世之人汲汲於功名之會而不知
利害者聖賢豈若人哉以諷孔子則大不
然鳳兮鳳兮聖世文明之瑞物也今當亂
世而出何如其德之衰耶將欲開太平於
萬世挽淳風於三代耶來者不可待往者
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能天下無道
聖人全生方今之時僅免刑戮已矣烏可
有爲乎哉全生福也傷生禍也福輕於羽
殆易於舉禍重於地胡不不知避已乎
何暇臨人以德也殆乎殆乎何必畫地而
趨也迷陽迷陽胡自昧其明以傷吾行乎
吾行卻曲胡自枉其直以傷吾足乎山以
生木而自戕膏以引火而自煎桂以味辛
而見伐漆以玄澤而見割人皆知有用之

用者爲天下利而不知無用之用者之不
爲身害也此篇大意以全生免禍爲主於
是方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人說難刑德蕩乎名匪量斯入
殆往而人心胡以疆繩若惟無詔
未達於庭王公乘鬪而日將熒
不信厚言剖干殺逢求實無已
枝攻扈兵及化胡曲上比而成
政多不謀庸以氣聽入遊其樊
無門無斯去耳宅而寓相入則鳴
不地而行靡翼而飛外於心知
瞻彼關矣虛室生白惟道集虛
萬物攸化行終義几葉公使齊

心甚慄之
天下大戒
忠孝之至
悅生惡死
類妄實難
忿設無由
不肖應之
遷令勸成
遊心養中
顏闔傳儲
戒慎不違
心莫若和
與彼無畦
伐才非美
螳螂可蚩
無學養馬

飲冰內熱
惟命與義
行事之情
匪則攸聞
無傳其溢
巧言偏辭
風波易動
寧不殆而
若爲致命
伯玉教之
形莫若就
和不欲出
匪顛匪蹶
犯順奚宜
意有所至
拊之不時

兩也生疑
不擇而安
而忘其身
言或傳之
則幾乎全
剋按太至
實喪易危
何作爲報
虔始令終
正汝身哉
就不欲入
與彼嬰兒
幾則達之
養虎可則
麥有所遺
缺銜毀首

人臣廿四

闖爾狂馳
乞爲社櫟
鳳兮鳳兮

自去然者二

處世全生
願學支離

十一

無用者奇
彼德之衰

內篇德充符第五

靜字集

甚矣形骸之足以累人也。老子有言：「天下大患為吾有身。」故人間世以全生免患為貴。雖然，游於羿之彀中，而不中，亦有何命焉？君子知其有命，一切委之自然，而不以死生利害易乎其念。此篇寓言主駘申屠嘉之類，蓋真能外形骸，喪耳目，獨以守宗保始為事者。蓋學問必進於此，然後謂之德充之符。又恐守而不化，終不能與天者游，而成其大故，以忘所不忘，終之其究竟處，則順事無情，因其自然，而不知加益於有生之外。蓋充養生處世而至於義之盡者也。

魯有兀

後當作介

者王駘

音臺

從之游者與仲尼

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貽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音旺}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亦將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

之變雖天地覆

反芳服

墜變將不與之遺審乎

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
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
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扶音若然
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
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去聲視喪其足。猶
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去聲已。以其知去聲得其心
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音之哉。仲尼曰。

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
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
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音扶保
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
求名而能自要音平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
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音去之所知。而
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音格人則從
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邪音耶

兀當作介與前養生主篇介者同誤襲篆
書而作兀理或然也王駘魯之介者也其
人蓋能遺形骸外心知以行不言之教者
故常季問於夫子曰王駘立不教坐不議
而弟子從之有所得也乃至夫子欲引天
充然若介者何用人也而勝於先生則與
從之彼甚矣其用心也獨若之何哉夫子
曰彼之用心豈常人心也哉常人不能忘
往往牯於形體之私悅生惡死橫起貪着
迷失真宗去道遠矣之悅生惡死雖死生
而心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而變亦不
得與之遺遺謂變於彼何者彼知吾身
之與天地其在此道中同爲一物幻妄不
皆非實相若夫所謂性體真空性空真體
審乎無假不受變滅超然獨存故不與物

而有遷化既不與之遷又焉得而與之變
又焉得而遺其變乎不惟不隨物化又能
主張萬化執其樞紐守其根宗故曰命物
之化而守其宗宗即所謂大宗師未始有
始也者之謂也守此根宗則能以無生有
以虛造實法由此出命由此立故爲命化
之樞紐古之至人所以提挈陰陽主持造
化而不爲二五之人所陶鑄者率用是道常
季蓋不知也故以何謂爲問夫子曰子知
異與一乎萬化即異也根宗即一也自其
異者而觀則肝之與膽雖在一人之身然
肝不可爲膽膽不可爲肝猶之楚越
也自其同者而觀之則萬物與我同一根
宗既同一根宗則六用一原耳亦可視目
亦可聽又焉知耳目之所宜乎不知所宜
則渾合爲一無可分異而遊心於德之和

既遊於和則不見有彼有此有得有喪得
亦莫非一而喪
未嘗減視喪其宗彼足猶遺土也此便
之化而守其宗者不
却道彼之爲已者不
其無假而守其宗是
人子之常心耳人本
夫子曰人心本同彼
守宗之心定水也人
莫取鑑於流而取鑑
焉故也水定則能鑑
止故受命於地則松
者冬夏青青是松栢
受命於天則惟是也
正衆生此最可知矣
則介者之最可知矣

正生即正性也。正性即守宗也。守宗即保
始也。夫保始之徵。如人養勇。一以無懼為
主。而不自動心。故以一士而雄。入於九軍。
求名而不自要者。尚且如是。况守宗正性。
之。人能保其未始有始者。其徵也。將
不能。寓六骸。象耳目。下此四字。看。他奇處。官
物。如五帝。官天下之官府。之言。聚也。言我與
天。地。萬物。同出一原。性命根宗。同稟同受。
散。則為萬聚。則為一。直寄寓此於六骸之中。
識。是以心。生於物。而人皆狗象。喪心。妄起。
之。有所不知。則心。固未嘗死。於此。非得一
徵。有。不懼之。實者。孰能之哉。如是。則信乎。
能。命。物。之。化。而。生。死。無。變。於。已。也。已。之。人。
也。得。道。人。也。將。擇。日。而。登。假。矣。登。升。也。假。

至也。如書言陟方道言與道合真之意。人
之從彼職是也。彼且何求於人哉。故曰彼
且何肯肯於人。則以物爲事。既無所肯。則
何以物爲事哉。此篇所論守宗保始。一知
之。所以知而心未嘗死。乃性命之要樞。而勇
士一喻。尤爲精確。一藏佛乘言。不能盡者
今以數語談之。學者更當精研熟玩。猛於
生。死關頭。截然把斷。如勇夫有不懼之實
者。便可雄入九軍。縱橫無礙。此箇理會死
生學問等閒。於此發出。當時西竺之經。未
至。而佛法已在一中國。孰
謂佛者夷狄之一法哉。

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
人。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

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
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
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
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固有
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音悅子之執政而後人
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
久與賢人處上聲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
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

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
邪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止者衆不狀
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
命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羿_音諧之彀中中央者
中_{去聲}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
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_音然而怒而適先
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
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未嘗知吾兀者也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斲反然改容更貌曰

子無乃稱

邪音耶

夫申屠嘉不見已之爲介而忘執政之貴亦幾乎忘已而忘物者子產與之同師乃有同席出入之嫌則其所以取大於先生者信乎未之有也得也故嘉爲設塵鑑之喻言彼心鏡不明故物欲之垢得以昏之而子產猶欲其計德以自反若謂不省已過而徒謫人之過者嘉復之曰若自狀已過則以爲吾足之不當存者幾何人哉雖然此殆以人論而不以天論者也故知其不可

奈何而安之若命是達乎天之說者也惟
有德者能之夫天下之履危機而不禍者
如人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而不中皆幸
也幸亦命也人得以幸而安全我以不幸
而全有命存焉安得不相安而反以相笑
哉今天下之怫然怒是其見猶未定也既
矣我始也怫然怒是其所見猶未定也既
而遊先生之門則謀然自廢其形而反不
知先生之洗我心垢一至於耶我與先
生遊十有九年而先生未嘗知吾則吾與
同以心遊於形骸之內而乃索我於形骸
之外不失其所以取大於先生者而以執
後人不亦過乎復映前而乃稱稱謂善於
更貌改容稱謝曰子無乃稱稱謂善於
述蓋服善而
譽之詞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

音現

仲尼仲尼曰子

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

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亾足今

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

音扶天無不覆

反芳服

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

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

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

弟子勉之夫

音扶

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

行去聲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去聲老聃

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

為彼且蘄音祈以諛音俶詭幻音患恠之名聞不知

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使彼

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

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邪音耶

夫叔山無趾知有尊足者存故求務以全之尊足者全則視棄其足猶棄土耳夫子却說他務學以補前行之惡不知他一等人全然不在善惡上起念本無今是何覺

前非別求禪補頭上安頭此種學問名教
中人談不難及聖人亦未嘗舉以教人故
無趾與老聃私議之曰夫子之於至人其
猶未耶何賓賓恭敬以學於子爲也彼且
爲善救人方惡汲汲焉求之以善聞名於世而不
知至人無之物惟被刑之至人乃或有之
足本無之幻異常故至人無已聖人無
桎梏反覺詭幻異爲桎梏必欲解其桎梏必
名其有者翻爲異者而桎梏必歸於一以死生
須一反其所見之異者桎梏而同歸於一以死生
爲一條以可不死可生爲一條貫然然後可有生孰
即一貫也以不死可生爲一條貫者本始有生孰
得名爲死以可不死可生爲一條貫者本始有生孰
得名爲死以可不死可生爲一條貫者本始有生孰
得名爲死以可不死可生爲一條貫者本始有生孰
惡名皆是詭名此箇不二法門只是解粘
去縛本來無物何處生塵但天刑之人帝

縣不解何謂天刑記云刑者型也型者成也。一不成而不可易也。言性成之人根器自是。如此安可解耶。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音臺陀

丈夫與之處上聲下同者思而不能去也婦

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去聲下同而已矣無人君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駘天下和不唱

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
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
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
也不至乎朞音基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
傳國焉悶音門然而後應汜音泛而若辭寡人醜
乎卒授之國無幾音上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
卹焉若有亾也若無與樂音洛是國也是何人
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音去於楚矣適見狔音豚

子食嗣音於其死母者少焉。瞬音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嬰聲。資入刑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娶音妻者。止於外。不得復扶又反。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貽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

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惡人醜貌人也無位而濟人之死無祿而望人之腹言不待富貴聲勢而自能利濟乎人也望如月望之望飽滿圓足之義用字之奇也惡駭天下言不可驚詫也和而唱不見其能首事也知不出乎四域不見其有遠略也而且雌雄合乎前謂天下之其有雌雄勝負皆來質成也悶然而後應汜人然而若辭狀其無意於人也國也寡人醜乎自然而若其不若也卹憂也若而有亡焉如有所自媿其不若也卹憂也若而有亡焉如有所失也哀公問彼是何人也而能使人愛戀若此夫子設喻以對狔子乳於死母之前少焉皆棄之而走以爲目之瞬不見已也形之僵不類已也是有其形者不足愛而使其形者真可愛也戰死不資娶刑屨無

高子集

与年堅久



高子集

富賢與不肖毀譽

平聲

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

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去聲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

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
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
實輕用吾身而以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
德友而已矣

夫才之全者其天自定不隨物而有遷故
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不肖毀譽饑渴寒
暑皆事情之變與天運相爲流行日夜相
代乎其前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如環無端
雖有知者不能規乎其始規之言求也然
但不能規乎其始而已不可謂之未始有
始也蓋未始有始也者混合和融一而不
分謂之滑和上篇所謂遊心於德之和意

蓋如一此故不足於滑和者不可以入於靈
府一入靈府則此心必受其變而先天道
樸之全體於此乎散矣今使吾德之和豫
通於死生窮達萬變之中而復不失其和
故曰不失其兌兌即和也豫亦和也此便
是滑和至人所共兌兌即和也豫亦和也
而已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卻者不
而還之意事物之變日夜相代乎吾之前
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便是日夜無
卻無卻則不失其兌兌便與物爲春春常
中生出多少乖戾彼則常見其日夜無卻
與物爲春而已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接
謂應萬變生時於心則時行時止莫非天
運之自然此箇和德渾然不變於物交之
感便是全其天之所賦者故曰才全何謂

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水平故萬物盡準焉然平則內能自保停則外不搖蕩水之平猶之德之和也夫德者成和之脩也德即和德脩之已而成焉者也其曰不形者言物不能離也亦不能離即一而不可分死生無變之意

閭

音因

跂

音企

支

離

無

脈

音辰

說

音說齊同

衛

靈

公

靈

公說

音說之同

悅

下

之

而

視

全

人

其

脰

音豆

肩

甕

音大

癭

反

一

領

說

齊

桓

公

桓

公

說

之

而

視

其

脰

肩

故

德

有

所

長

平聲

而

形

有

所

忘

人

忘

其

所

忘

而

忘

其

所

不

忘

此

謂

誠

忘

故

有所遊而知平聲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

聖人不謀惡音烏下同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去聲

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

天食音似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

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

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贅

音敖乎大哉獨成其天

闔跂曲跂也無脰無臀也甕甕大癭之狀
項瘤也脰頸也肩肩細小貌二子醜惡之

人能使人齊衛之君悅之而反視全人之不
如所以者何愛其德自忘其形也用人是觀
之形有所短德有所長所短者能使人忘
之而不在已若忘則必有惡駭之嫌所長者
能使人不忘而在已若不忘則
伐之病能不忘其所忘而忘之則
其忘也是謂誠忘就忘之一字上翻出自已
學問而以聖人證之忘聖人者誠能忘所
不怠者也其心有有所遊也以知識為孽子
而不親以誓約為膠固而不用以德惠為
應接而不貴以技能為行貨而不居何乎
聖人之心何思也何慮也順其自然而已
惡用之未雕也未斲也質任自然而已惡
有用膠所得於天者渾然全具無喪也而
有於德所積於已者深藏若虛不售也而
惡用夫商蓋有所用則人也而非天也無

所用則遊以天矣。遊以天者，天鬻之。天鬻也者，天食也。聖人既食於天矣，而惡用乎人也？爲也，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而不能以獨異。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而非不以得於身。然謂之無四者，不用而足。是非不以得於身，然謂之無人之情，則聖人者，似乎離世絕俗，而不與物同春者，不知聖人者，以成其身，常自謙抑，眇乎小哉。所以聯屬天下，以成其身也。其心則警乎大哉，浩然天遊，所以成其天也。老子所謂不自大，故能成其大，意蓋如此。成其天，則不惟忘其所不忘，抑且忘無可忘，而人不得以其所不忘者，係之矣。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惡。

音烏下同

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

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

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

好惡去聲下同

內傷

其身，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

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

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外乎子之神，勞乎子

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音眠

天選

去聲

子之

形，子以堅白鳴。

承上無情之旨記與惠子辯者一段作結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哉故如則故
 而已之故謂本來也莊子曰然惠子曰人
 而無情何以謂之始有始中來皆道與之
 貌皆自未始有中來皆道與之
 即天與之也自有天中道中來者尚不得
 謂之入乎惠子曰既謂之入惡得無情是
 將欲其塊然墮然如槁木如死灰而後謂
 之無情也故莊子曰非吾所謂無情也謂
 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其自然而不益
 生之謂也益生二字本於老子益生曰祥
 謂裨益於所生之外而以人為參之也惠
 子窮其強辯却說人之有身亦自益生中
 得來蓋情欲之感亦非本有介然而生於
 男女之交人因托此而有身今不益生則
 連人亦無故曰不益生何以身莊子

不與之辯却以正答言生不必益也道與
之貌天與之形生理本自完足於本足中
不能順其自自然橫起是非好惡逐妄迷真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今子之神勞乎子之精
之天與之乎乃外乎子之選子之形本無
倚樹而吮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本無
不足却乃不能因其自然與物相安於無
情無事之天徒以堅白之說嘵嘵然立是
非同異於天茲不謂之益生而何哉觀
惠子與莊子辯論却於箇事全未分曉不
知莊子何子以與之為友方壺外史說是篇
已於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彼兀者駘聖以審乎無假
大變不遺審乎無假
能正其生以止衆止
一知所知擇日登假
人則從之

僑僑則過申嘉
匪齊執政矣
叔駭胡足
而惡駭胡足
日德無不駭
有形短夜無
而有形短夜
益其生

我人行鑑明止
取爾先生
恠爾名聞
式重寡君
滑和靈府
生時於心
充德之符
無人之情
何哉據梧

索人形骸
忘勢忘形
尊足者存
解其桎梏
允矣才全
與物爲春
有跂有蹇
忘所不忘
勿以好惡
以堅白鳴

內篇大宗師第六

靜字集

大宗師言道也。道者自然而已。乃天所爲。故老子云：「天法道，道法自然。」然知天之所爲，之自然也。而不以人爲參之，斯得謂知之盛矣。此篇以自然爲宗，其旨意則在於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至於死生之變等之，爲旦夜窮達之故，信之爲有命。則非真知自然之所爲者，孰能與於此哉。篇中義諦隨人根器大小，各有受用，熟讀此者，不惟可消貪鄙之私，而所謂性命之宗，上乘之學，亦不外是而得之矣。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去聲，其

知是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
而不知中道夭_{聲上}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
音知有所待而後當_{聲去}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
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夫天之與人相待而成者也天固自然矣
又必以人為合之然後人事盡而天理見
故知天之所為又知人之所為斯其至矣
何謂知天之所為知天之自然也何謂知
人之所為知人亦未始不為天也而盡人
以合天順其自然而以其所知養其所不

知終其天年而不知中道夭斯得爲知之盛
矣何謂以其所不知養其所不知也天也然吾只知緣
壽脩短吾之所以養生不可以盡年故以其可
督以爲經可以養生不可以盡年故以其可
知者盡諸已而以其不知者付之天然謂
之養則有涵泳從容以俟之之意若妄有
作爲而至於中道夭折則是裨益於有生
之外既不能知其所以然又不能養其所
不知可謂知乎雖然有患又下不能養其
處有病還可商量夫知必有其所待而後
當謂知其當否我今說他爲知待而後
見得直待終其天年了當此生然後見
是能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者然後見
他爲知之盛今吾尚在眼前說話其所以
者猶未定也所謂未定言未知日以後
了當詎知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

天乎。蓋善終者天。夭折者人。此必待事之
既定而後知。今尚未定。則孰知爲天爲人。
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初不待其有定事而後有定見也。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暮。音模

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去聲而不自得也。若然

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

登假。音格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

覺。音教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

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音益言若哇。胡瓜

反其者。音欲深者。其天機淺。

真人者。知天之所爲。而順其自然者也。寡薄也。成成全也。暮謀也。士事也。古字通。用不逆寡者。知我之適。遭其薄也。故安以受之。而不逆。不雄成者。知我之所取之。有也。謙以承之。而不雄。不暮。士知成敗之。有數也。故不謀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知得失之。有命也。故不悔。而不得。若然。則彼之天可謂定矣。天定者。物不足。以累之。是故登高而不慄。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三者皆人情之所易。危而彼處之。漠然不動。以介乎其意。是蓋心有所主。則自然不動。以是知其知之登。假。非徒聞見之。知而已。是故其寢也。不夢。其覺也。無憂。其食也。不甘。其

息也深深其性定之符又若此何以其寢
無夢凡人之夢皆識神所化真無識也
故其寢無夢凡人之夢皆識神所化真無識也
有煩惱妄想憂苦身心真無妄也故其
覺無憂味乃舌塵因塵起識故有甘苦分
別貪愛之念從此而起真人不貪故其食
也不甘心人有靜躁則氣之出入亦隨之而
有淺深真人性定於內故息息常歸於其
根踵即根也根者人之大息極氣所歸復
之以處玄家所謂命蒂是也衆人不得其養
之以心使氣心躁而氣亦與之俱躁故衆人
之息以喉踵息之說迺玄家專氣之要訣
所謂心息相依神氣相守載營魄抱一無
離其旨皆不出此丹經萬卷言不能盡者
此老等間一語泄破讀莊子者安得草草
看過徒以藉口談資筆陣耶屈服者其嗟

言若哇與人談論心無定見見無定理一
見真人心自屈服言心聲也心屈則言亦
與之俱屈其有應對嗑咽若哇哇者吐貌
謂其言只在喉舌間支吾調弄吞不下吐
不出分明一狀出一箇屈服的樣子禪家以
此機勘人受其勘便見底蘊其耆欲深
者其天機淺多欲之人易為物誘貌言視
聽自是浮淺天機二字下得最好機者發
動所由凡人形生神發皆屬天機得所謂養
者自是沉機不露湛乎若淵老子所謂微
妙玄通深不可測符驗若此此段所論一
字一語參透的有根宗受用不盡玄乎妙
哉

古之真人不知說○悅音生○不知惡○去聲死○其出不○

訴_{欣音}其入不距脩_{肅音}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
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
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_{音沿}道。不。以。人。助。天。是
之。謂。真。人。

上言外物不干其心。此言死生無變於已。
其出入不訴其入不距。即解上文出入世也。
入反造化也。脩然往來不難之貌。往即入也。
也。距逆也。脩然往來不難之貌。往即入也。
來即出也。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者。知
其始自未始有始。以脩為求。證聖果便是有。我。有。我。
未始有始。而己更不必求。今之求其終也。亦歸於
者。曰。吾。以。脩。為。求。證。聖。果。便。是。有。我。有。我。

則不能與道合真喜而受之受命而生也忘而復之復命而死也既曰其出不訢文曰喜而受之却不相反蓋不訢即承上不悅生而言曰受而喜之是言有生之後常自懽喜快樂初無戚戚不滿之意及其復也亦自以寂滅爲樂而忘其爲死此便是生死無變於已蓋心一有所變則捐道矣道無生死而人有二心非棄道而何不以人助天者即老子所謂狹其所居厭其所生求益於有生之外者真人只知養其自然而已矣觀此一段則知今之畏生死而求修証者猶落第二義非空到也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顙凄然似秋
煖音暄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

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澤
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音洛通物。非聖人也。
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
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
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音陀。
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者也。

夫人堅而不可奪者之謂志。其心志者。死
生如一。始終不能變也。其容寂者。守靜之

篤萬感不能撓也其穎穎者廣大寬平無
慘感也凄然如秋滋味冷澹也煖然如春
意思溫和也喜怒哀通四時與物有宜而
知其極接而生時於心也既曰喜怒哀通
時則固有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者故
聖人不得已而用兵也此人之國而不失
人之心澤施乎萬世不爲凌人夫凌人者
樂與物通樂與物通非聖人也受病在樂
字上聖人非不與物通也但無心耳無心
何樂之有又何謂有親非仁至仁無恩不
得而親也故有親非仁何謂天時非賢推
測而知非默契也故天時非賢人處利害
之中往往知利而不害害在君子則知倚
伏之幾奇正之變故利害不通不得謂之
君子行名失已學求諸已非爲名也故行
名喪實者不足以爲士此身不真者幻妄

之境。虛華之事。人皆徇之。而止其身。是謂受役於物者。故知不足以役人。若狐不偕。務光以下諸賢。是皆役人之役。適人之適。然而不能自適。其適者。狐胥紀申之事。無考。然以務光辭國。以自沉。夷齊扣馬。而餓死。箕子被髮。以請囚。要皆事人之事。以至於殆。且辱者。其他可知。故皆不取。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濔乎其似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謦

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去聲。閉。也。悞。反。本。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去聲。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

再舉古之真人而極言以盡其形容其狀義而不朋者言以義與人而非以黨乎人也若不足而不承者言以謙下人而非以承乎人也方者易割廉者易剡真人則與

乎其觚而不堅虛者易浮華者少實真人
則張乎其虛而不華與自然之貌張者
大也邴者喜貌崔者下也言真人似乎喜
事其實不得已而應之如哀駘它悶然而
後應之之意藩乎其進我色者聚也
進我色者言容色日日見其充粹也色則日
見其進矣而德則日日見其止止於至
善之止言止其所而不遷也厲乎其似世
而不可犯也警乎其大而不可制也似世
謂如世人之以勢自大者二句即一意連
乎其似好閑而機緘不可測也愧乎其忘
言而聲音不可求也連者檢括之義愧者
俯下之貌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
以德爲循刑主肅殺故以之爲主爲道日
損損之又損至於無損故曰綽乎其殺也
殺者降殺之義以禮爲翼者柔和謙退所

以輔翼人。道而行於世者。故曰。所以行於
世者。以不知爲時者。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
所不得。不止。故曰。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
循者。循是以登。假於道。與人之有。足以至
於丘者。同而人真以爲勤行也。勤行則未
免有欲速苦難之真。人只知養其自然而
已。何勤行哉。
故其好。去聲。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
一其不一也。一其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
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至此方發出。所以不悅生惡死之故。好即
悅也。不好即惡也。所以不悅不惡者。知其

一故也。一即天也。自然也。知其一則不以
人助天。以心捐道矣。所謂必有真人而後以
有真知者。
知此而已。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
得與音預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
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
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

此又指言人之不能勝天。處如人之死生
大數稟於成質之後。如旦之必夜。而凡囿
於氣數之中者。一毫人力有所不得。而與
此皆物之實理。故曰物之情也。情之言實。

也。此箇實理。主張於未始有物之先。所謂
卓者。真者。實在於是人特以天為父。而順
父者。多順天者。少不知父也。寄體之身。
而猶愛之。而况其卓焉者乎。人特以天之
所子為愈乎已。而敬君者。多敬天者。少不
知君也。代天身而猶狗之。而况其真焉
者乎。蓋真即內篇所謂真君。而卓焉者。則
維皇上帝。超形氣以獨存者也。知此則知
天視君父。猶為至親。至尊。蓋不惟不可勝
而。且不敢勝矣。不敢勝。則不敢棄之。褻之
矣。可知矣。

泉。涸。魚。相。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
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
鶴音 魚音 聲上 吁音 儒音

六三

句

一

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音扶大塊載我以

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

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夫天者。君也。父也。大宗師也。道也。一也。人
之不能離是也。如魚之有水。故以魚喻泉
涸。則魚未死。先離水而陸處。雖其相啣沫
徒勞形耳。孰與相忘於江湖者之為得乎。
以況人離於道。則一者不一。而是一非毀譽
紛然。以生與其譽堯。而非桀也。孰若兩忘
而化於道者之為得乎。然非桀也。孰若兩忘
而桀不當非也。自道而觀。渾淪無別何者。
為善何者。為不善而可以非譽為乎。此便
是其一者。一其不一者。一不惟是非毀譽

當付之兩忘。至於死生大變。亦當忘之。而以其知養其所不知。知大塊之以形載我也。而以生勞我也。以老佚我也。而以死息我也。而順其自然。而不以人力與之。此便是兩忘。而化於道。忘而化。便是善吾生。善吾生。便是善吾死。蓋死生雖不一。而其理會。所以解帝縣。而登解脫者。實不外此。義諦也。

夫音扶下同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舛昧者不知也。藏大小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

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
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
音。可。勝。音。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
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
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邪音耶

夫。人。能。兩。忘。而。化。於。道。則。是。能。遊。於。物。之。
所。不。得。遯。者。而。皆。存。何。者。道。者。物。之。所。不。
得。遯。者。也。惟。道。可。以。長。存。故。死。生。壽。夭。一。
無。所。變。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可。謂。固。矣。
而。不。知。石。亦。可。移。舟。亦。可。解。夜。半。之。時。強。
有。力。者。以。壑。之。舟。載。澤。之。山。負。之。而。走。熟。

睡者不覺也是藏之雖得宜而猶有所遯也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其所以天天下之善藏也非得恒物之情實者孰能之哉何謂藏天下於天下者天下不一物至一者理藏天下於天下者知其理之一也而一以自然付之使物各得其自然則是以下之理藏天下之物而我之理又藏於天下之中故皆不得其所以固一得人身便生喜悅藏之安富尊榮之也一者虛幻之形也今人但謂形可永以其一者一其不一者蓋一者真實之理以藏於天下之理中故皆不得其所以固一得人身便生喜悅藏之安富尊榮之也中狹其所居厭其所生若欲充其所喜之量千變萬化未有極也為喜可勝計耶豈知喜不可常樂不可極也夜半有力者來負之而足可得謂之固耶即此便是猶有遯處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者便是

以其身為身而以道為身惟道長存故聖人亦與之而皆存存則無天無老無始無終寓此身於四者之中而皆稱之曰善夫聖人也而人猶效之又况大宗師者為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者乎一化即萬化也大宗師執此一者以為化樞故曰一化夫音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以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聲上於上古而不為老聲希上韋氏得

之。以。挈。天。地。伏。戲。音義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
 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音胚得。
 之。以。襲。崑崙。音倫馮。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
 得。之。以。處。上聲下同太。山。黃。帝。得。之。以。游。雲。天。顓。
 頊。許玉反得。之。以。處。玄。宮。禹。音愚強。得。之。立。乎。北。
 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去聲廣。莫。知。其。始。莫。知。
 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音悅
 得。之。以。相。去聲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

而比於列星

至此方說出大宗師者道也夫有物混成
先天天地生聖人不得已而強名之曰道無
形也無爲也而有却有情有信者何老子曰
恍兮忽其中有物杳兮冥其中有精其情
甚真其中信此數語者千古論道之閔
密藏也莊子之學得之老子直下便說有
情有信何謂有情有信自有欲以觀其微
者言之也情者靜之動也信者動之符也
信之一字更爲閔密千聖萬真同此一訣
必得師傳方有契悟故曰可傳然而不可
受者謂其不可見也既不可受不可見矣
何以可得曰本來無得既失之後返還而
歸復之方覺有得自本自根未有天地以
固存分明推到未始有始也者神鬼神帝

二
三
市
六

句
在
聖
太
二

一
二

生天生地然後說到箇有有也者此在吾
儒則周子所謂無極是也故在太極之先
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六極即
六合也六極之下即佛書中所謂風輪持
之乃九地之最深者先天地生而久
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總上四句極讚道之
爲物以下言是道也帝不得不可爲帝
日月星斗山川不得不可爲日月星斗
山川真賢聖不得不可爲仙真賢聖
正如老子所謂天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
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主侯得一以寧
天下貞此段屬辭比事更覺奇特稀韋古
之帝王挈天下地言整齊世界也氣母二
本老子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襲取而有
之義襲氣母即老子所謂守母食母維
斗四維斗星不惑者老子所謂其度也日
月

息不晦其明也。堪坏崑崙山神馮夷水神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即今傳言鼎湖上升之事。玄宮者人君恭默思道之宮。禹強北方之神。西王母瑤池仙長也。少廣宮名彭祖年壽八百。故上及有虞。下至五伯。傳說商之賢相箕尾。東維七宿星名。韓子言傳說意者本此。

南伯子葵問於女偶

音禹

曰子之年長

上聲

矣而

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可

得學邪

音耶

曰惡惡

音烏

可子非其人也。夫

音扶

卜

梁倚

音鐫

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

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
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
亦○易○聲去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
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
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
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
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

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撻。音嬰
寧撻寧也。者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
獨惡。音烏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
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
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音烏謳。於
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七南反寥。寥聞之
疑始。

上言得道此復寓言道不易聞尤不易傳
卜梁倚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此才

字指才力而言所以資藉運量以成吾道
者也。今二氏家僉言法財兩濟缺一不成
意蓋如此。有其道矣。有其才矣。猶未可與
也。故守之三日七日乃至九日。審其果能
忘物而忘我也。然後與之外。天下與外物
何別。天下遠而物近。天下踈而物親。故外
天。下易而外物難。外物易而外生難。外生
是忘我也。忘我也。忘我也。獨見獨者。清明
瑩徹如平旦也。朝而徹而後能朝。徹者。清
人不見而已。獨見之也。見獨則無古今。無
死生去來而可與言道矣。既又自解。何以
入於不生不死。蓋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
生。殺生者心死。而神活也。生生者心活。而
神死也。且天下之有將迎成毀。一心方將
對而貞勝。一世怕毀。一心遊其間。一憧憧
心迎之。一心成之。憧憧往來。無

有窮已此箇活潑之心鳥能入於不生不死之鄉今則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順其自然更無意必若然者其名謂之櫻寧也櫻寧者定義復自解曰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謂於紛紜擾亂之中而成大定此便是壞世相而成其實相如來所說上乘義諦意蓋如此非與其斷滅人事以求寂定然後可以成此名也是道也鳥乎聞之聞之副墨之下皆莊子巧立名字大是戲劇前此未聞副墨文字也洛誦誦讀也瞻明審視也聶許自聶而心許之也需役耳有聽手有書皆待役於主人者於謳歎美謳歌也玄冥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疑始無始之始蓋言道理得之言語文字間而領之以心會之以神則已之朝徹而獨見者也此段

直泄道妙學者苟能會而悟之則所謂命
宗性祖一貫穿過受用得力處不獨以其
文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

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

苦焦反

孰知死生

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

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

往問之曰偉哉夫

音扶下同

造物者將以予爲此

拘拘也曲倮

音縷

發背

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

高於頂句贅

之銳反

指天陰陽之氣有沴

音戾

其

心間

音閑

而無事跼蹐

音駢

而鑑於井曰嗟乎

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

音惡

去聲下同

之乎曰亡

無同

予何惡浸假而化予

之左臂以爲鷄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

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

于驕反

炙

音柘

浸假

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

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

處^{上聲}順哀樂^{洛音}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玄音}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夫道無死生。故能入於不死不生者。乃可與聞道。此下寓言。皆以發明死生無變之意。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議論。所謂以死生為一條者。人自未有始。有始以來。故以無為首。從無入。有是故有有也者。故以生為脊。造化息我。以死故。以死為尻。尻尾也。有能知死生存亡。首尾一體。則無悅生惡死之意矣。於是四人各相契悟。莫逆於心。遂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子輿言造物偉哉。如此大乎。我與造物

原同此大乃賦我以形爲此拘拘又曲僂
發背上天五管使我願隱於齊肩高於頂
髻指於天陰陽沴厲之氣內干我心間嘗
無事扶曳而鑑於井見其狀之僂僂又自
歎曰嗟乎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此拘拘指病體而言子祀曰女惡之乎惡
是惡死子輿曰亡也予何惡哉假使造物
者浸浸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鷄則予自異
物中安其常而適其適故爲鷄則求時夜
爲彈則求鶚炙爲輪則予不以神爲馬因
乘之化則自化而我則有不能化者存此
是死生無變於已之意且夫得者時也失
者順也得失即死生存亡如前所謂適來
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處順則不
悅生不惡死哀樂之情不能入也此古之
所謂縣解者而不能自解者萬物之有結

之也。不知此有幻妄。不常時。不可留。天不
可勝物。不勝天。久矣。吾又可惡死。以求勝
天也哉。莊子篇篇主意。只論死生孰知人
生處。世只為悅生惡死。作出多少有為之
法。念念相續。以至沒溺煩惱。苦海不能自
脫。故此重重發出。死生一條道理。欲人猛
將此箇悅生惡死念頭。一刀斬斷。直下安
時處。順聽其自然。便可以還造化。識此竅
者。三十二篇莊子儘可置之。空虛
無用之地。不消山野為添註脚矣。
俄而子來有疾。喘喘。川轉。然將死。其妻子環
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唱失避無怛。丁達化
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

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
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
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
悍矣彼何罪焉夫音扶下同大塊載我以形勞我
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
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
爲鏐錡音莫耶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
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

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音烏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音渠然覺音教。

此段又發出所以當安當順的道理。叱避無怛化。叱妻。子而避之。毋以哭泣驚怛。將造化者之。人。也將以汝奚為。將以汝奚適。言造物又不知將汝。化。做箇甚麼。又將汝往那裏去也。子來答言。去則東西南北隨其所之。為則鼠肝蟲臂。隨其所化。夫大冶鑄金。金必欲為。鑄。鉚。則大冶者必以為不祥。之金矣。今以天地為鑪。造。物。為。人。則造物者寧不以予為不祥人哉。成然。而寐遽然。而覺而巳矣。寐覺亦。是替死。生。二。字者。此段議論着實。脫洒。可。愛。然。以。釋。氏。輪。迴。之。說。

而觀三惡道中的有苦趣一犯其中急難
自脫脩行之人爲求斷此是以割愛學道
今者却說惟其所命去亦惡乎不可不知
何爲理長似難決擇今請復以父母命子
大冶鑄金二喻尋求至理金之佳者決定
鑄爲鏤鄒子之賢者必不命之糞掃六道
升沉隨其業力果報臨身誰容捍拒莊子
也只說得他一邊逍遙學問不曾統爲衆
生立箇方便法門正如釋氏金剛經佛爲
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一乘者說上根之
直下明了三界惟心一切惟識猛將箇生
生念頭一刀兩斷直下便得解脫入於不
生不死之鄉此莊子啻緊爲人咽喉下刀
更不爲立方便法門與人打葛藤去也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

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
霧撓挑音兆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
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
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
編曲或鼓琴相和去聲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
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反於宜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
視而笑曰是惡音烏下同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

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去聲無有而外其形骸
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
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汝音往弔之丘則陋
矣彼方且相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
氣彼以生爲附贅縣音疣音以死爲決疣音
潰癰夫扶音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
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

覆反芳服。始終不知端倪。音芒然彷徨乎塵垢
 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工內
 然爲世俗之禮。以觀音衆人之耳目哉。耶邪音
 相與於無相與。言無爲也。登雲遊霧。撓挑無極。言行無轍
 迹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言不悅生。不惡
 死也。此箇學問。同志者少。而三人皆莫逆
 於心。故相與定交。莫然有間。即無何有頃
 而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弔之。則見子
 反。子張二人。編曲鼓琴。相和而歌。曲即琴
 曲。嗟來桑戶乎。乃琴曲也。反其真。謂還造
 化。言汝已反其真。則無心矣。無爲矣。而我
 猶爲人。則尚不免於有身有患也。猗者歎

辭子貢不知達者之意却以世禮繩之故
二人者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蓋禮之
意重在返始故曰禮不忘其始始即未始
有始也者故聖人制禮老子薄之以爲滋
僞首亂論大道者本來無物其見自是如
此宜非世儒之所知也故子貢以告夫子
曰彼何人耶而曠蕩若是君子禮以和行
不由禮是無脩也故曰脩行無有無以命
之謂不知喚作何等人物孔子告之曰是
遊乎方之外者也方外方內即釋氏所謂
世法出世法也言彼與我意趣不同彼直
與造物者爲徒而遊於混茫一氣之中以
生爲寄故有附贅縣疣之譬死則大患乃
解喻如決疣潰癰乃稱大快既有此等意
見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而以哀樂爲
乎且彼直謂此身幻耳假於異物託於同

體即圓覺經所謂地火水風四大假合而成。幻身及其死也。骨髮齒爪歸之於地。精津血液歸之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今者。幻身復在何處。故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復終始。不知身之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而不知身世之何有。逍遙乎無爲之業。而一任來去之自然。又惡能憤憤然以強世之禮而觀示衆人之耳目乎哉。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

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
畸。居宜。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
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子貢一聞夫子方外方內之說，便問夫子
立教何方之依。夫子自謙，立乃天之戮民。
戮民即前上帝之縣，不解者雖然又下一
轉言：吾當與汝共遊之。有方之外，子貢便
問何術而得遊此。夫子曰：人之所以生於道也，
如魚之生於水。故曰：魚則相造於水，人則
相造於道。造之爲言，生也。然穿池而養，給
者不若相忘於江湖。無事而生定者，不若
相忘於道術。蓋彼則猶爲有方，此則爲獨
行。人矣。

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異於人而同於天故曰天之所謂小人乃人中矜細行之君子也夫以人中之細行之君子爲天之小人則人中獨行之人得不爲天之君子乎哉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恠之仲尼曰夫_{音扶下同}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

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音烏下同
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
其夢未始覺音教者耶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
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字如人哭亦哭
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
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
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音教者乎其
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

化。乃入於寥天。一邪音耶

以善喪蓋魯國者言以善居喪之名蓋於
一國也。回一恠之一。常恠之也。夫子言孟
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盡謂盡道知謂知
天。夫大道本無所有。降而入於名相之中。
則當芟煩就簡。返於太樸。而人之情有所
不得已者。夫惟簡之而不得。則於不得之
中而行。所謂簡者。今已有所簡矣。謂如無
哭。不得簡。而至於無涕。無心。不得簡。而至
於無感。無喪。服不得。而至於無哀。所謂
於世法中而行。出世法者。孟孫氏其知矣。
夫死生亦大矣。而彼且不知。所以生不知
所以死。一意付之自然。不知所以生。故不
就。先不知。所以死。故不就。後就。先則喜。心
生焉。就。後則惡。心生焉。而彼皆不知也。直

與萬物同化於大鑪冶中以汝奚爲所以
汝奚適皆所不知一意念時處順以待所
不知之化已乎者休心滅意之謂方且將
化順其將化惡復知有不化者哉蓋化與
不化等之夢覺今吾與汝特夢而未覺者
也烏得以汝爲恠異耶且彼之居喪也特
有駭形而無損心者有駭形者喪之容也無
損心者不滅性也所以無損心者知其有
旦宅而無情死也生猶旦也宅猶寄也人
生直寄宅於旦死則夜而歸耳必非實死
故無情死情猶實也彼之見解若此不柰
世情故人哭亦哭以行世法是自其所以
欲簡之而不得而已有所以乃三
字亦奇猶言乃所以如此也且汝所以恠
之者特我見耳故曰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吾即我也焉知吾之所見當否何如故曰
庸詎知吾之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
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如此顛倒幻境
俱在未覺之中不可據以爲實今之所謂
吾之者其果覺語耶夢語耶大抵人多人
是說夢若是覺人不復生此顛倒恠異直
將化與不化任其自然不復更生悅惡而
有損心造適者不及笑獻笑者不及排知
自然之妙用者人不得而參之造適者
意之極也不可及笑者不暇及於笑排
者因物之可笑適然而笑初不暇於安排
此蓋自然之可笑適然而笑初不暇於安排
人之力之私則化而入於天矣入於天
謂之遊於有方之外謂之畸於人而倅
天謂之覺人寥天三即天也道
也自然也大宗師也造物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

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

曰而奚來爲軹音只夫音扶下同堯既黥音鯨汝以仁

義而剝反魚器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

蕩恣睢反許維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

願遊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音預乎

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

觀音貫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

其力黃帝之忘其知音智皆在鑪錘反之垂之間

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剝

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

我爲去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音躋萬

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上聲於上

古而不爲老覆反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

爲巧此所遊已邪音耶

何以資汝謂何以教汝也躬服仁義而明
言是非乃人所爲世法也奚爲來軹軹語

助辭言汝既有先入之言於胸中則已漬
仁義之黥墨而受是非之劓傷矣汝將何
以遊於逍遙自在之境乎恣睢縱橫也轉
徙變動也即所謂撓挑無極彷徨塵垢之
意雖然吾願遊其藩言夫子之道吾雖不
敢窺其堂寔願遊其藩籬盲瞽之喻言汝
無受道之資難以語道無莊美人之據梁
士黃帝神知之君言至人自有教能使人
失其平昔之所自有者亦在夫子陶鑄之
間耳今見夫子安知非造物者之息我黥
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成渾成完
具之義言昔者竅鑿不全今乃息黥補
以事先生則庶乎乘此以全其真純返其
大樸未可知者言汝亦未見得便能如此
吾師乎吾師乎以下是言大宗師則整萬
可名言蓋堯以仁義教人吾師則整萬物

而不爲義澤萬世而不爲仁不爲義即老子所謂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之義整萬物者有時銷殺萬物盡爲整粉但不得以義名之者無心自然故也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者溟溟滓滓立於未始有始之先而千古萬古常如一日不見其老又且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若有工巧以制御之而不得以巧名者無心自然故也吾師之德若此此吾之所遊心也又何屑屑焉於仁義之端是非之辯乎哉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

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扶又反下同見曰回益

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

仲尼蹙

音蹙

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

許規反

支

體黜聰明離形去

上知音

同於大通此謂坐

忘仲尼曰同則無好

聲去也化則無常也而果

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此段借顏子以形容造道之妙畢竟顏子

學問自博文約禮中來然尚守而未化曰

忘仁義忘禮樂墮肢黜聰明心齋坐忘別是

莊子一段學問如今所謂禪家者流大率

類是又文道經云忘我忘物忘忘亦是此意

然又須知此箇忘字與外道所謂頑空斷

滅者萬萬不侔。即是一箇心。普萬物而無心。情順萬事而無情。乃其宗旨。此段所言。仁義禮樂聰明。知慧對大道而言。皆屬支離。竅鑿把作不好字面看。承老子玄絕聖。棄知絕仁。棄義意蓋如此。讀莊老者。當具別眼。不得以吾儒見解例之。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

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

其聲而趣。

音促

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

何故。若。是曰吾思天使我至此極貧而弗得。

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反。芳。服。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弗。得。也。

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扶音

邪音耶

一篇到此將箇造物無心作總結子桑鼓琴不任其聲而趣舉其詩言歌不成聲而其詞促也父母不欲吾貧天地不私貧我以此而求造物皆屬有心所以求之而不可得一句斷煞曰然而致此極者命也夫蓋謂之曰命則固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而非已之所與知者所謂養其所不知者養此而已然必求之而弗得也而後謂之自然一有可求可思非自然矣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彼天所爲
何人非天
登假於道
脩然往來
彼天誰子
無形無爲
獨惡乎聞
及以琴張
子貢守禮
孟子孫善
桑户究貧
與天爲徒

莫知其然
越彼真人
生死無蘄
自適其適
曰大宗師
得之者昌
遠自疑始
旦夜生歿
顏回坐忘
同於大通
其命也夫

養所不知
乃有真知
不悅不惡
容與平懷
有情有信
傳亦不易
彼祀來者
倚歌相羊
許由惡黜
化乃無常
養所不知

人 品 下

世 道 衰 落

ノ

內篇應帝王第七

靜字集

老子玄王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篇以應帝王名者言帝王之治天下其道相應此如

齧

音臬

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

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

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

要聲平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

臥徐徐其覺音教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

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齧缺四問即前齊物論中所載者此箇知
字乃人之知識分別鑿混沌散大樸此爲
最先故大道忌之齧缺因王倪之不知也
從此有悟而喜蒲衣子曰汝今乃知之乎
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藏仁以要人雖
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非人則天也不
出於天則非無爲自然可知矣泰氏其臥
徐徐其覺于于徐徐紆徐也于于自得之貌
一以已爲馬牛者從人呼馬呼牛更不分
別也泰氏其知道乎道有情有信故曰其
知情信信只是箇混沌未分故其德甚
真而未始入於非人蓋使知有所入則亦
自然矣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
汝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
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
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蚩音文負山也。夫音扶聖
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
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音增弋之害，鼯音奚
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
之無知。」

日中始人名肩吾之所先見者以已出經
經常道也式義以義爲程式也度人猶言
化人蓋吾儒所謂議道自巳者接輿却以
爲欺德而難於化理欺者不實之義言此
非實德不可以爲治然此處定有商確不
得一以異說誣之莊子之意只在箇無爲
自然以不治治天下其旨大率大之老子
蓋大道之世人不治若有心設法以治之
治而自無不治而出於吾治之外者抑又
皆以有心應之而天下爲治之外乎爲治
多矣且聖人之治天下也爲治外乎爲治
內乎治內者治之以不治正而後行確乎
能其事而已矣正謂正性能謂良能言人
順性命之理而行自然確乎有箇本分之
能事不必更以經義裁之若爲置箇典常
法度使人取式而行雖則不外乎所性

之理却不是自他性中自然流出者。故此但爲治外。但治其外。則人必有出。吾法制之外者。待其出。而吾以律令繩之。從此便有。矧弋熏鑿之患。驚擾天下。而天下之求以避我者。抑又多矣。夫鳥鼠尚有避患之知。而百姓曾二蟲之無知乎。使百姓有避患之心。天下安得而治乎。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_{了音}水之上。適遭無名人。

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_{扶音}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

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垠。浪音之野。汝又何帛。音

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扶反又問無名人。

曰。汝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

私焉。而天下治聲矣。

豫者無心而順適之。謂問之不豫。言不能適然於心。而勞勞以治天下爲也。游心於淡。無擾雜也。合氣於漠。無聲臭也。此即所謂不顯篤恭者。故不見其有作爲之迹。但順物之自然而已。一無容私焉。則天下自治矣。今之治天下者。其受病只在容私二字。蓋不能以天下養天下。而以天下養一人。不能以一人爲天下。而以天下爲一人。

雖行仁義可得謂之無容
私乎宜乎大道所不取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

䟽明學道不勸音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

曰是於聖人也胥音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音猿狙之便執音獮之

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

敢問明王之治去聲下同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

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

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嚮疾者敏於向道疆梁者勇於行道物徹
者周知物情疏明者疏通明達可比明王
乎比猶及也膏易技係膏者膏徒易者更
番直事技者工技係者居肆省功此等
皆勞形怵心不能自適其適者也虎豹之
皮以文而來人之田獵取也藉繩係也此
人之藉田獵取也藉繩係也此物之才美
累身而不能自適其適者此類之謂焉耳
而不能自適其適者此類之謂焉耳而可
於明王乎哉然則敢問明王之治夫明王
者有蓋天下之功而似不自已者有貸萬
之化而民弗恃有高天下萬世之名而人
莫可舉常使民皞皞自喜而不知誰之所
爲蓋立乎不可測識之地而遊於無何有

之鄉者也。不測無有。只是箇無爲自然。與老子生而弗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之意同。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上聲}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之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與。^音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浪苦

反必信夫。故人得而相去聲下同汝。嘗試與來以

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上聲矣。

吾見恠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

壺子。壺子曰。鄉音向下同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

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

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

生遇我也。有瘳丑留反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

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扶又反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倪音鯀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

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
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
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吾與之虛而委蛇音威不知其誰何因以爲
弟音類靡因以爲波流故迺也然後列子自以
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去聲其妻嬰七判
食音同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
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一

又自自立於不測遊於何有。生下意來。蓋凡
心有所主。故人人得所以名。相測之說。出壺子
一段。以見聖人之所以不可測者。遊於何
有也。神巫善相。而鄭人走畏其言。之靈驗
也。列子未盡其實。而固謂有道。則惑矣。夫
卵腹於雌。而朕於雄。兆呈於色。而映於心。
無雄則無卵矣。無心則無兆矣。子必以道
自亢。一則無卵矣。故信乎。人心得而相汝也。
試與之
來。以我示之。則見壺子。有濕灰之猶有氣色。
以為死濕灰者。火之壺子。將死而灰。猶有
者。也。蓋壺子脩觀以地。文示之。地。文者。藏
心於淵。將箇生機。萌於地。文示之。地。文者。藏
故曰。萌乎。不震不機。萌於地。文示之。地。文者。藏
生。不動。又似死。故曰。正言。不正。是殆見吾杜德。
機。杜者。閉義德機。即生機也。明曰。見吾杜德。
曰。子之先生遇我也。瘳矣。此一句。寫出來。則行

術人的話頭最爲親切吾見杜權矣權即
機意蓋壺子脩觀示之以天壤天壤者游
心於虛空諸無所有故名實不入只有一
段人生氣自踵而發踵即真人之息以踵之
踵人之大中極也人之生氣出機入機皆
本於此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善機亦即生
機猶言不好機明日又來則見其容色不齊
不齊即不正之義故待其齊而復相之蓋
壺子示以太冲莫勝太冲莫勝與天壤地
文皆是觀名太冲即冲漠之氣莫勝言無
偏勝也衡氣機亦即生機衡如執圭平衡
之衡言氣機之發於衡者可見如此而林
慮齋直以衡爲平義以爲半動半靜不若
以動靜互融爲平方得太冲莫勝之旨鯢
桓之審爲淵一段揔攝上三觀而言淵者
深昧不測之義審者專一仇定之稱機發

於踵是鯢桓也不震不正是止水也。不齊
是流水也。故曰：此處三馬。他日又來。神巫
立。尚。未。定。自。失。而。走。蓋。壺。子。示。以。未。始。出。
吾。宗。宗。即。禪。家。所。謂。本。性。道。家。所。謂。元。神。
未。始。出。吾。宗。即。所。謂。未。始。有。始。也。者。虛。而
委。蛇。不。知。誰。何。蓋。不。謂。未。始。有。始。也。者。虛。而
無。順。化。自。然。委。蛇。不。杜。機。不。動。連。機。亦
爲。頽。靡。因。以。爲。波。流。捉。摸。不。定。而。走。也。於
是。列。子。自。悔。所。學。之。膚。淺。歸。而。三。年。不。出。
然。要。當。知。學。箇。甚。麼。學。箇。自。然。也。者。學。箇
忘。已。忘。物。而。忘。忘。也。者。故。反。執。妻。兒。不。知
其。有。妻。也。食。豕。食。如。人。食。不。知。其。有。人。事。也。
一。切。世。故。無。與。爲。親。不。知。其。有。人。事。也。返。
彫。歸。朴。塊。然。獨。以。形。立。塊。然。無。情。無。爲。之。
貌。紛。而。封。哉。孰。知。所。謂。紛。而。封。哉。一。以。言。
尚。不。知。有。已。孰。知。所。謂。紛。而。封。哉。一。以。言。

終言終身以此爲常也。三年不出以下直
指學問真訣得之者受用不盡玄乎妙哉。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
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直恐反盡其所受乎天而
無見。音現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
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既以立乎不測。遊於無有。撰出一段壺子
說話。此又發揮正意。以盡未盡之蘊。無爲
名尸。尸之言主也。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
主。不爲名主。則不特無近名之心。而所以
致名之實者。亦遣而無有。此便是名實不
入之意。無爲謀府。府之言聚也。吾儒只說

得箇集衆思廣忠益大道却說自然而然
何思何慮故不爲謀府無爲事任任者有
心擔當之謂無爲知主知即主也爲知主
則任事矣大道長而不宰故不爲知主此
四無爲字是教人禁止之意體盡無窮而
遊無朕者人有爲則有窮無爲則何窮之
有故體道則盡於無窮而遊心則入於無
有無朕即無有也無有即未始有始也者
吾自未始有始以來所受以生之理本來
無有今既無有却無是盡其所受於天者雖
名有得實無所得故無見得見猶見在之
見佛說我於燃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意
蓋如此知是則知道之本體亦虛焉盡之
矣虛的樣子如鏡之照物不將不迎來則
應之過則不留故曰不藏至人之心亦復
如是故能勝萬物而不傷勝字平讀言能

任萬感也不傷謂不損本體此段於長行
中突起峰頭而過脉不斷看他文字起伏
妙之

南海之帝爲儵音叔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

爲渾沌徒本反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

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上言至人能勝萬物而不傷蓋以虛而應
物渾然而無竅鑿之迹也故本體不傷莫

學南海之儵北海之忽謀報渾沌之德曰
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此便是有傷底樣
子南海之帝火德也北海之帝水德也中
央之帝土德也水能流火能燄故名之曰
儵曰忽土冲氣故名之曰渾沌此箇寓言
却是人身中法象五行四象全入中宮故
中中央之帝待之甚善爲二帝者自宜收聽
返視徑入虛無混合和融打成一片方爲
報德柰何欲以色聲香味報之曰鑿一竅
使人視聽食息故七竅開而渾沌死夫
之生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本體之真渾
然如未彫之樸此箇渾沌人人有之自夫
形生神發之後知誘物化緣六根而染六
塵因六塵而起六識於是愛憎是非紛然
互作逐妄迷真去道日遠清靜經所謂既
着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

惱妄想憂苦身心流浪生死永失真性聖
賢吃緊為人往往立教以返還歸復為本
老子云復歸於嬰兒復歸於無極復歸於
樸蓋謂是也而孟子之書亦云大人者不
失其赤子之心三教聖賢同一宗旨莊子
南華三十二篇篇篇皆以自然為宗以復
歸於樸為主蓋所以羽翼道德之經旨其
書有玄學亦有禪學有世法亦有出世法
大抵一意貫串所謂天德王道皆從此出
學者苟能虛心讀之久而恍然真不覺其
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於於是方壺外史
說是一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齧缺四問王倪不知藏仁要人
奚以問為虞不及泰
于于徐徐其德乃真
是曰欺德正而行之
不立增弋

游心於淡
天下化中
難比明王
游於無有
聖心如鏡
渾沌以亡
無爲自然

合氣於冲
嚮疾疆梁
怵心勞形
壺子淵默
勝物不傷
虛而委蛇
以應帝王

順物自然
物徹自疏
立乎不測
神巫却走
儵忽竅鑿
不迎不將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二終

靜字集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三

恬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

外篇駢拇第八



內篇七篇莊子有題目之文也其言性命
道德內聖外王備矣外篇則標取篇首兩
字而次第編之蓋所以羽翼內篇而盡其
未盡之蘊者予嘗謂讀南華者當熟內篇
內篇熟則外篇雜篇如破竹
數節之後可以迎刃而解矣
駢拇篇以道德為正宗而以仁義為駢附
正好與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

仁而後義參看一部莊子宗旨全在此篇
末用一句叫出予媿於道德是以上不敢
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上下
俱不為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道德之
正性命之情於是乎得之矣

駢

反步田

拇

反音母

枝

指出

乎性哉

而侈

於德

附贅

反之銳

縣疣

反音尤

玄

出乎

形哉

而侈

於性

多方乎

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

去聲下同

哉

而非

道德

之正也

是故

駢

於足

者連

無用

之肉

也枝

於

手者

樹

無用

之指

也

多方

駢

枝

於五藏之情

者淫僻於仁義之行去聲而多方於聰明之用

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

音甫弗音甫之煌煌音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

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

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音濯德塞性以收

名聲使天下簧音黃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

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劣反彼反瓦結繩竄七亂反

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音屑譽平聲無

年
月
日
卷
三
二

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苟枝

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駢連合也。拇足大指也。枝岐出也。指手左
右指也。駢拇枝指雖若性生却非夫人所同得者
駢拇枝指雖若性生却非夫人所同得者
故曰出乎性哉而有侈於德贅餘肉也。疣癭
瘤也。蓋身體之有異病者言附贅縣疣生
於有形之體却非本來之所有者故曰出
乎形哉而侈於性侈之言多也。謂之曰侈
者則知皆無用之物而非吾人之正受以
譬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雖曰五性感動
列於五藏以配五行而不知其非道德之
正何者道德則原無名相德則一而不分
以道德經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

仁而後義夫自道德降而仁義興也
多岐矣今人但謂仁義不可勝用而不知
自大道觀之等諸駢枝均一無用是故駢
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
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
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者也古之
人有行之者自以爲至矣是故駢於明者
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
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
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夫
離朱也師曠也自以審音辨色爲天聰明
之盡矣而不知大道之極窈冥昏默何音
可審何色可辨是以善體道者返吾視收
吾聽喪其耳忘其目聰明不用也而歸於
朴老子云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
理會到此方知離朱師曠適足階亂以故

大道無取焉。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擢之言拔也。塞如塞源之塞，言爲仁者，拔其德之卓者而塞其性之流者，以此收取聲聞，使天下同聲附和，如鼓笙簧，曰：是人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吾弗可及也。故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彼所謂枝於仁者，非與？而曾史是已。曾史註：曾也。謂枝於仁者，非與？而曾史是已。曾史註：曾也。曰：參史曰：鱗二子，忠孝之盛，而仁義之則也。理或宜然，駢於辯者，滑稽如纍瓦，佞屈也。如結繩，竄句於古，人章句之中，而求以自証，游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求以自跬，即參同所謂敝髮腐齒之意，言終身以非乎？而楊墨是已。凡此皆多駢旁枝之道，而非非天下之至正也。至正，則道德是已。此篇所論，乃老子。上德不德之疏，義儒者讀。

之殊覺刺眼於此勘過
許汝抹過上頭關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
而枝者不爲跂音岐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
不足是故鳧音符脰音脰形定雖短續之則憂鶴脰
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
無所去上聲憂也意音噫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

義何其多憂也

今之駢枝於仁義之行者自謂正道而不
知既曰駢矣枝矣非正正也彼正正者獨

且。

夫。斷。類。者。馬。矣。駢。長。鶴。足。短。所。賦。之。全。其。所。受。於。天。之。實。理。故。曰。不。失。其。性。命。
符。音。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齧。紇。音。
斷。鶴。續。見。者。無。以。異。矣。與。畏。天。命。悲。人。窮。之。
類。行。仁。義。而。多。憂。則。與。人。情。乎。彼。為。仁。義。
者。何。其。多。憂。也。多。憂。謂。畏。天。命。悲。人。窮。之。
馬。意。與。噫。同。仁。義。其。非。人。情。乎。彼。為。仁。義。
矣。故。順。性。命。之。情。者。各。適。其。適。無。所。去。憂。
駢。則。枝。則。疣。則。贅。而。非。自。然。性。命。之。情。失。
長。非。所。斷。也。而。斷。之。則。悲。何。者。則。性。
鶴。脛。長。矣。不。可。斷。也。而。斷。之。則。悲。何。者。則。性。
足。是。故。見。脛。短。矣。不。可。續。也。而。續。之。則。憂。
短。也。故。長。者。不。見。其。有。餘。短。者。不。見。其。不。
所。謂。枝。也。故。枝。之。而。不。為。跂。無。所。謂。長。與。
賦。各。足。無。所。謂。合。也。故。合。之。而。不。為。駢。無。
之。情。情。之。言。實。也。性。命。之。情。渾。然。天。成。隨。
全。其。所。受。於。天。之。實。理。故。曰。不。失。其。性。命。

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
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_{反好羔}目而憂世之患
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_{音叨}貴富故意仁
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

囂_{許橋也}

此復以手足起喻見駢枝仁義者之有憂
句法與續之則憂斷之則悲者頗同而意
實不相類蓋手足之有決齧駢枝之故招
之也使其無駢則無庸於決矣無枝則無
庸於齧矣無決無齧又何必啼泣之有焉是
啼泣之憂文駢枝之故貽之也然駢者以

不足於數而見憂枝者以有餘於數而見
憂其饒乏雖不同其為憂一也以況為仁
義者以蒿目而憂世人不仁義者決性
命以饕富貴其善惡雖不同其為憂亦一
也然謂之曰憂則必不能自適其適矣不
能自適其適者非性命之情也故意仁義
其非人情乎大道既降三代而下為仁義
而憂者天下何囂囂也囂囂喧雜之意蒿
目者心有憂勞不欲瞠視故半閉其目則
見其睫蒙茸如蒿故曰蒿目蓬首蒿目皆
詞人下字之新巧

莊子以前未有也

且夫

符音

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

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

况於
反
也
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

又生一意言天下自有常然無庸以仁義
繩束之常然即固然也固然之謂之性
成不待鉤繩規矩也而正者自正不待繩
約膠漆也而固者自固聖人之於天下也
無亦順其常然使之各得其性焉已胡為
乎削人之性侵人之德屈折乎禮樂之文
响俞乎仁義之貌以安慰天下之心為哉
此之謂失其常然而於所謂正正者不失
其性命之情遠矣
响俞者嫗撫之義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

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
約束不以繹音索反悉各故天下誘同然皆生
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
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
如膠漆繹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
惑矣

若知天下有常然者乎常然者真常之性
渾然天成不假安排布置而常自然故曲
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
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繹索繹

索之兩股者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然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是常然也古今不二不可虧也虧則削其性矣侵其德矣既不可虧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將使天下失其常然而顛倒生惑矣

夫音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音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反而小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平聲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反辭俊利士則以身殉名

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
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
為。殉。一。也。

惑。之。大。者。至。於。易。性。譬。之。小。惑。易。方。今。天。
下。非。小。惑。也。何。以。知。其。然。耶。自。有。虞。氏。招。
仁。義。以。撓。天。下。也。而。天。下。莫。不。奔。命。於。仁。
義。何。以。獨。舉。有。虞。舜。以。匹。夫。居。深。山。之。中。
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以。至。玄。德。
升。聞。帝。命。以。位。不。階。寸。土。而。有。天。下。是。非。
招。仁。義。以。撓。天。下。而。天。下。奔。命。之。尤。著。者。
歟。使。天。下。奔。命。於。仁。義。是。虞。氏。以。仁。義。易。
天。下。之。性。也。天。下。為。仁。義。而。易。其。性。聖。人。
為。易。天。下。而。自。易。其。性。故。嘗。試。論。之。三。代。

以下未有不為外物易性者矣小人則以身殉利是以利易性也士則以身殉名是以名易性也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是以天下易性也此數子者事業之清濁不同名聲之隆污異號其於傷性而以身為殉則一焉耳何以異哉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

事則挾筴

音策

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

悉代反

以

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

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
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
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
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小人焉若
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音取君
子小人於其間哉

又以亡羊設譬讀書博塞事之美惡不同
而亡羊則均伯夷盜跖人之善惡不同而
傷性則一論至於是雖若駭觀然却有至
理蓋人性上不可添一物伯夷只爲於性

分上添了箇爲善念頭是以遜國而逃諫
伐而餓殘生傷性與死利於東陵之上者
等佛書所謂金屑雖貴着之眼中何殊砂
土意蓋如此且天下之人殉君子之名而
爲善乃至論其極處殘生損性與小人同
則又何取於君子小人之辨而必欲殉其
名也哉甚言其不可殉外而喪真也

且夫音符下同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

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
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
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

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

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去聲也

末段分明指出已意屬其性乎仁義屬如其性乎仁義雖通如曾史人謂之臧而非吾所謂臧也。臧而非吾所謂臧也。俞兒狄牙能別人謂之臧而非吾所謂臧也。俞兒狄牙能別淄澠之水蓋古之善知味者見淮南子屬其性乎五聲則師曠聰矣吾不謂之聰屬其性乎五色則離朱明矣吾不謂之明何哉凡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任性命而已矣蓋德者渾然天成一而分乃吾人性命之正理所謂天下有常然者若乃駢枝於仁義之行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則非所謂任性命之情矣故任性命之情者不殉外以喪真故夫物感之交耳目爲最任性命者非無聞見也泯聞見而已矣故聰者不謂其聞彼而謂其能自見自聞自見者喪其耳忘其目收聽返視而復歸於樸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有見於外而無見於內者也謂之得人之得而不自得與伯夷清濁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道德是以上不敢爲淫僻均矣予深愧乎道德是行也此篇所論仁義道德與吾儒殊旨讀作者當具另眼爾時方壺外史重宣此義而駢拇枝辭指非性常然駢枝仁義

天下惑焉
虞招仁義
夷跖同籌
師曠非聰
性命之情
愧於道德

小惑易方
天下奔命
臧穀亡羊
離朱非明
仁義之操
是以不用

大惑易性
死名死利
何問讀游
自見自聞
淫僻之行

書

才

集

ノ

目

録

三

ノ

一

一

一

外篇馬蹄第九

恬字集

此篇言聖人治天下之過其意則自前篇天下有常然生下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核音草飲

水翹反祁饒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

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音洛曰我善治馬燒

之剔反救力之刻之音雜音絡之連之以羈音馬音繫音機

編之以阜音棧反在簡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

之渴之馳之驟反士救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音厥

飾之患而後有鞭策音邊策之威而馬之死者

已過半矣

夫天下之物性有常然自適其適者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以馬設譬言馬蹄踐霜雪毛禦風寒不閑放於義臺路寢也齒草飲水翹足而陸不安飽於羈音卑棧也伯樂治馬而馬之不能自適其適者不死無幾矣所以然者以損其性故傷其年也然則治天下者胡為貿貿馬以損天下之性為哉燒剔刻以治馬蹄音卑與絡通絡首也馬銜曰檟馬纓曰飾

陶者曰我善治埴音植圓者中去聲規方者中下同

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
符音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
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
治天下者之過也

夫埴之就規矩與木之就鉤繩皆非本性
是惟土木無知使其有知必以柔埏刻削
為戕賊矣度之馬性亦猶是也而世猶稱
之曰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埴木此亦猶
治天下者過用其情以傷
民性而反謂之善治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

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

德之世。其行填填。音田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

無蹊隧。音兮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

禽獸成羣。草木遂長。上聲是故禽獸可係。羈而

遊。鳥鵲之巢。可攀。音班援而闕。反去規夫音符至

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音烏乎知

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

是謂素樸。音普素樸而民性得矣。反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蓋善治天下者能不拂民之常性而已常性者織焉而衣耕能焉而食人之常性所同也謂之同德同則易至於比矣天然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一而不黨中也命曰天然一放天者曠蕩於天然自有之中也其視已私無所與也其行填填實而重心之意思山顛蹊隧澤無舟梁水陸之路不通各居其鄉而自相連屬即老子所謂民無機心至老死不相往來者當是時也民無攀而不知相戕賊故禽獸可羈而遊鳥巢可攀而不知羣然竝生竝育於太和之中此尚不知其孰爲同類孰爲異類也又烏知其有君知子小人也哉故同乎無異類也文飾繁太無欲是謂素樸欲則奢侈生而文飾繁太

朴之所以日散也。故無知無欲而民之常
 性得矣。安所庸吾治哉。此篇所言至德之
 世。與戴記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語意頗同。
 讀者更當理會。此箇景象。其在吾人。即赤
 子純一未發時也。父母教之。而知識開。猶
 聖人治之。而真性失也。所以體道者。復歸
 於嬰兒論治者。
 追隆於上古。

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
聲○不○亂○孰○應○六○律○夫○符○音○殘○樸○以○爲○器○工○匠○之○
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此言聖人治天下之過。蹙蹙跂字皆從
足。蓋勉強不安之意。澶漫即汗漫也。摘僻
屈折手足之意。言聖人以仁義強天下而
天下之心始疑。以禮樂亂天下而天下之
心始分。疑與分而太朴散矣。朴散則爲器
故純樸不殘。之先孰爲犧樽乎。犧樽成而
純樸殘矣。白玉不毀。之先孰爲珪璋乎。珪
璋就而白玉毀矣。以况道德不廢。安取仁
義乎。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乎。以至文章烜
而五色迷。六律作而五聲混。道之所由裂

也。亂之所由階也。作者之聖，備之矣。故殘

樸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

夫。

音符過人之

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

怒則分背相踶。

馬知

去聲已此矣。夫加之以衡。

扼。

反於革齊之以月題。

而馬知介。

反古八倪。

反五第

闔。

音扼勢。

音曼武半

詭。

反九彼銜竊轡。

故馬之

知。

去聲而能至盜者。

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

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

而嘻。

音步

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音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跼跂好去聲知去聲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又以前馬喻夫馬食草飲水饑渴之常性也相靡相踦喜怒之常情也馬之知止此而已初無所謂機心也自伯樂治馬有機事而後馬有所謂機心加之以衡扼者車上之物所以駕馬者月題頭上額鏡如月者也介獨也倪睥睨也獨立而睥睨生心以求脫也城曲曰闔馬頸曰扼曲其頸以拒人不受羈勒也鵩悍鵩也曼奔突也詭銜

者詐受其銜竊轡者偷嚙其轡言馬之知
流於詭譎竊盜變態百端要皆伯樂之治
使之以况聖人之治天下屈折禮樂以正
天下之容體縣跂仁義以安天下之心志
而民始跽跂好知爭利當赫胥氏之時天
謂好知爭利當赫胥氏之時天下不可止何
義禮樂今則聖人教之辨其制度審其聲
音別其等殺意謂循此由此人道之利也
是聖人以仁義禮樂之利誘天下而天下
歸之故曰好知爭利聖人之過也孰若使
天下無知無利之爭利聖人之過也孰若使
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
得矣爾時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
而作亂辭
伯樂治馬
民性乃亂
民之真性
馬死過半
聖人治民
無欲無知

素樸乃得
安用仁義
伯樂之馬
好知爭利

斃斃是奚爲
樸散爲器
詭銜竊轡
返其純樸

道德不廢
工匠之罪
聖人之民
赫胥之世

外篇胠篋第十

恬字集

夫聖人以聖知仁義治天下而天下復竊
聖人之聖知仁義以濟其私則聖人之治
法適足以為大盜媒故絕聖棄知絕仁棄
義而天下治矣篇中屢用故曰可見段段
議論皆道德經之疏義局儒讀之未免
駭汗然意却精到不可不深思也

將為去聲胠音祛篋音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

必攝緘縻固局古熒反鐻音決此世俗之所謂知

音智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音桀篋擔囊而

趨惟恐緘縻固局鐻之音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

知者。今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如其然邪。音耶下同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耜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拜與其聖知之法。而

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上聲堯
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
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拜與其聖知之法以
守其盜賊之身乎

胠開也探以手取物也發亦開也三者皆
盜之小者言人將欲爲此輩而作防守則
必攝其絨滕固其扃鑄絨滕徽纒之類扃
鑄鎖鑰也世俗之所爲謂知者如此已矣然
而巨盜至則挈之而趨惟恐其滕鑄之弗
固也是昔爲小盜防今爲巨盜積矣故嘗
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
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

知其然耶昔齊之開國自太公始經制立
法曷嘗不法聖人法聖人萬古一日可也
一且田成弑其君而盜之國豈惟盜其國
哉將併其所謂聖人知之法而盜之蓋田成
以私量貸公量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
竊國之私然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
有齊國者十二世非以滕鏞之固乎然則
聖人之法適足以爲大盜之媒耳後世若
操莽之金滕惠卿輩之周禮皆
挾此術不可謂此老無見也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去聲者有不爲大

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

何以知其然邪音耶下同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

弘○臆○

以音

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

故○跖○

反之石

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

何適而無有道邪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

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

去聲

也分均仁也五

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

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

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

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又深一步說天下所謂至知有不為大盜
積者耶所謂至聖有不為大盜守者耶何
以知其然也昔龍逢比干長弘子胥四子
之忠幾乎其盛者也彼其飭躬厲身以立
天下之防其緘滕局鑄可謂固矣然龍逢
斬而比干誅其長弘肥而子胥靡則何故蓋
四賢者本欲以忠盡立節故暴君得因其
好名而擠之曰是不忠者也而殺之是不
惟不足為大盜防而反為大盜劫矣故跖
嘗自言行劫有道其道即聖人所謂仁義
聖人盜跖亦假其勇者也是善人準其道以
身盜跖亦假其道以行劫天下善人少而
惡人多則聖人之道利天劫天下也少而
下也多蓋聖道未必害而盜跖用之適以
為害耳文四賢之見
殺亦受道之害者

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長弘周靈王
賢臣剗腸曰肥吳王夫差殺子胥倒地曰

靡子胥賜

劍死者

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音寒圍聖

人生而大盜起音割掊音擊聖人縱舍音上盜賊而

天下始治音聲矣夫音符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

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音平聖人而利天

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承上章言聖人之於大盜雖不相爲謀然其
其道未始不相爲用也故聖人生而大盜
起如唇齒然唇不與齒同生而唇之亡者
齒自寒如魯趙然魯不與趙同禍而魯之
伐者趙自圍魯趙事楚宣王朝諸侯魯恭
公後至而酒薄楚怒而伐之梁惠王欲擊
趙而畏楚援故乘其不及援也而圍趙言
由唇齒魯趙之事而觀則知聖人之生大
盜之備也盜不足責而聖人深可責矣故
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拊擊聖
人者絕聖棄知絕仁棄義以示天下無釁
端也故川竭則谷自虛丘夷而淵自實聖
人已死則大盜自止矣若使聖人不死則
盜終不可得而止雖重以聖人治之防之
愈嚴則盜之愈甚重生聖人是重
利盜跖也蓋極厭世俗之憤辭

爲之斗斛以量之則拜與斗斛而竊之爲之
權衡以稱之則拜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
音徒以信之則拜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
矯之則拜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音
下同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
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去邪聲邪
一法立一奸生斗斛權衡符璽之類皆聖
人所以防天下之僞而立之者也而皆爲
大盜之所竊夫竊之小者易爲人覺故竊
鉤之盜有司得以按法而加誅若竊之大

者陰施而陽受鬼隱而龍匿人不得而覺之矣故反得國而為諸侯今之諸侯皆竊而非得國者也其門也亦有仁義存焉仁義非本心也特假其名以濟其貪欲之私焉耳孟子所謂五伯假之是也以其久假而不歸故莊子嫉之而名曰竊如曰今之諸侯其取之民也猶禦也之意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拜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音越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

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

以明天下也

夫大盜既竊聖人之法以得國則人人逐
於得國之利而爭相盜竊雖賞之以軒冕
威之以斧鉞終不能以禁其不爲是乃聖人
盜跖而不能禁其不爲是乃聖人蓋至是而
乎廢矣所以聖人賞罰天下之權亦且幾
去蓋魚而不得淵則鬼隱龍匿人不可脫於
其影矣故不可脫脫取而施之也人不得
跖而得聖人之法則陰施陽設人不得
議其非矣大抵聖人之法惟聖人用之則
可本不可以明示天下示則人人得
而竊之故曰國之利器不可假人聖人者

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示天下也。

故絕聖棄知聲去。大盜乃止。擿音玉毀珠。小盜

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擗音斗折衡。而民不

爭。殫音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此爲天下遇絕亂源。絕聖棄知。絕仁棄義。

本老子又云。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此段分明。是老子註疏。殫殘。謂盡去也。盡

去聖法。則民返於素朴。故始可與論道。大

抵此等說話。皆不可與局士道之。若

讀退之原道。熟者此書。不火無幾矣。

擢亂六律。鑠音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

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交音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攬列音工倕音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去聲，鉗反巨炎。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去聲，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

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音亂天下者也。法之
所無用也。

承上文殫殘聖法之意而備論之。擢亂者
擢取六律之管而亂其長短鑠絕謂焚而
棄之也。擢折其指也。工倕堯時巧人玄同
二字出老子不鑠者不見可欲而心不亂
也。不累者不聽是非而心不動也。外立其
德言數子皆役心於外以立其德適足以
燭亂天下。燭註云火光銷也。法之所無用
法猶佛氏所謂正法之法言此輩人正法
無用抑
末法耳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

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音梨畜許六反氏軒轅

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音希氏神農氏

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

音洛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

至老死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音去聲已今

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音羸盈糧

而趣音趨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

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

上好知好知竝去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

則天下大亂矣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結繩而治至不相
往來語出老子下之面分明寫出季世三游
之風而歸咎於上下之好知好知者以知謀
相尚也相尚則高下相傾長短相形而天
下日益多事矣

何以知其然邪音耶夫音符弓弩畢弋機變之知

去聲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音曾筍音

下同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罾音浮嗟

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戶。結。滑。
堅。白。解。聲。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

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好知去聲並

此。段。備。言。好。知。之。生。亂。夫。人。與。萬。物。羣。然。
並。育。於。天。地。間。本。不。相。妨。但。以。機。心。生。而。
機。事。起。機。事。起。而。機。禍。深。於。是。有。弓。弩。罽。
筍。置。罟。之。事。遂。使。鳥。亂。於。上。魚。亂。於。水。獸。
亂。於。澤。蠕。動。之。物。咸。失。其。性。而。又。緩。頡。人。
士。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簧。鼓。人。
心。方。之。弓。弩。罽。弋。其。禍。尤。慘。天。下。之。亂。職。
是。之。由。其。罪。皆。坐。於。好。知。故。曰。好。知。而。無。
道。則。天。下。亂。

有柄之網。曰畢。削格木柵也。捕兔鹿者用之。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置。罟。翻車也。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燮_同_鑠山川之精中。墮_反許規。四時之施。喘_反川轉。與_反耳轉。之。蟲肖翹_{音喬}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_{音符}好_{下同}知_聲竝去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_聲上夫種種_聲上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

澹○淡○
音田

無爲

而悅。

夫噫。

噤音

之意。

噫。噫。

已亂

喘粟微息而動之物螻蛄之屬
 也肖翹輕飛之物蝶蛾之屬也
 何謂好知者率其不知而不知
 求其所已善者蓋求其所不知
 其所以已善者蓋求其所不知
 人也。所已知則同乎人者也。非其所以
 者見在人之不知也。所已善則已之自以
 爲是者也。求以立異而不已。知本體之本同
 果於非人而不見在已之非是。正謂頤滑
 堅白解垢同異之徒雜篇所謂惠施公孫
 龍日以其知與天下悖。日月之明。下燦
 亂極言其禍將使上下悖。日月之明。下燦

川之精中隨四時之施以至喘粟之蟲肖
翹之人物皆失其性乖戾之氣感召如此因
思聖人致中和而天地之位焉萬物育焉至
德之世鳥獸可係羈而遊巢卵可攀援而
闕只為存得此箇和氣者在實理實效自
不不可誣試看三代而下至於春秋戰國何
等氣象此老安得而不傷今而思古也末復
總以一役役御人之舍夫種種慤實之民而
悅夫役役御人之舍夫種種慤實之民而
而悅夫役役御人之舍夫種種慤實之民而
治天而天而天而天而天而天而天而天而
趣味深可咏歎方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
亂辭
將為盜防
負之而去
田成竊之
緘局堅固
防民之道
得國延世
大盜者來
聖知仁義
賢以道誅

誰堅三至人民聖跖
爲白代德含始人以
亂同而之其可不道
階異下世德議死昌

惟山知恬歸削大爲
上川詐澹於滅盜利
好消蠶無玄曾不則
知燦起爲同史止短

日俗天獨攬殫爲
月惑下不塞殘害
馳於已知曠聖則
悖辯治乎工法長

月々々々々

月々々々々

月々

外篇在宥第十一

恬字集

夫天下不可以治治之也。以故聖人在之。有之使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不恬不愉之患。總之則無為其至矣。黃帝堯舜之仁義三代以下之賞罰皆足。以櫻人心而賈亂。以故論大道者無取焉。篇中廣成鴻濛二段乃治身治國之要樞。所謂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亦足以理天下者。末復自無為中。翻出箇不可不為者。又自不可不為者。而為之以不為此老識見。全自道德中來。抑揚闡妙意無窮。讀者不可草草最宜深味。

聞在宥

又音

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

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洛其性是不恬音田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反在季焉人苦其性是不愉音俞也夫音符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在者如如自在之義宥者寬放自得之義言民有常性爲人上者只宜在之宥之使之自得更不可以法制整齊之所以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

下之遷其德也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天下
可無治矣有治天下者哉古之治天下者
曰堯率天下以仁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
性人性上不可漆一樂字人而樂其性焉
是不恬也古之治天下者曰桀率天下以
暴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人性上不可
漆一苦字人而苦其性焉是不愉也天
下無之堯與桀雖不可以對論然其失民
性之常則均焉耳猶之臧穀亡羊無論讀
也博

人大

音泰下同

喜邪

音耶下同

毗於陽大怒邪

毗於陰

陰陽

拜毗

四時

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

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

聲上

無常思慮

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

音矯

結

卓鶚

音至

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

去聲

故舉天

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

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

囚囚

音凶

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

之情哉

即以喜怒作喻人太喜則氣并於陽太怒則氣并於陰善惡之情雖則不可互論然

其傷伐天和則一焉耳故陰陽并毗而偏
陰偏陽之疾生焉能使四序之氣不調寒
暑之和順若是者其反傷人之形乎故
一喜雖足以快心不如無喜一怒雖足以
紓憤不如無怒一堯一桀雖足以治天下
不如無治今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
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者皆治之之過也
蓋至是而民之失其常性者多矣失其常
性於是始有喬詰卓鸞盜跖曾史之行接
迹於天下喬者矯已而過於高詰者責人
而過於密卓者特立而過於亢鸞者鉏擊
而過於猛四者盜跖曾史具有之是皆拂
亂天常滅裂和氣總爲失真亂性之民君
人者分爲善惡定爲賞罰舉天下以賞之
然能賞於賞之所及而不能賞於賞之所
不及故曰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之然

能罰於罰之所及而不能罰於罰之所不及故曰其惡者不給夫以善多不足賞惡多不足罰則則是舉天下之大而不足以賞罰也柰之何自三代而下者勾勾焉日以賞罰爲事乎彼方趨之避之之不暇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欲安其性命之情者置其賞罰在之宥之而後天下之性可得也而且說音悅下同明邪音耶下同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去聲下同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去聲邪

是相於疵疾斯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
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
情之。八者乃始變。力轉卷。上聲倉。音囊。而亂天。
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
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其。
反。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
然而性命之情。不特為賞罰之所亂也。又。
且為聰明聖知。仁義禮樂之所亂。何者。性。
命之情。恬澹朴素。清靜之中。不可著。以一。
物。其有聰明聖知。仁義禮樂。皆屬伎倆。達。

天德者以爲應迹過而不留不知者從而
 悅之即此愛悅之心反生理障故悅明耶
 是淫於色也悅聰耶是淫於聲也何以故
 人之有聲有色本於天性加以聰聽明察
 則爲淫亂悅仁耶是亂於德也悅義耶是
 悖於理也德者天德理者天理皆出自然
 有心以爲仁義則爲悖爲亂此皆甚言之
 辭如佛經所謂金屑眼中砂景星慶雲皆
 非太虛中所宜有者亦是此意悅禮耶是
 相於技也相之爲言助也技謂伎倆悅樂
 耶是相於淫也淫謂滋荒長亂悅聖耶是
 相於藝也藝謂才能蓋世有以多能爲聖
 者悅知耶是相於疵也疵謂疾病知詐漸
 毒則疵癘漸多故曰相於疵此八者皆人
 不安其性命之情而後有此若人安其性
 命之情則此八者存可也止亦可也不安

其性命之情則此八者乃始鬻卷。鬻卷而
亂天下。鬻卷者。屈曲不舒之義。鬻猶言
搶攘。亂之意也。然而鬻卷。鬻猶言
爲亂也。乃始尊之。信之。甚矣。天下之惑也。
豈直過也。而。去之。過。如。過。而。不。留。之。過。言
不但尊信。一。番。而。已。又。且。齋。戒。以。言。之。跪
坐。以。進。之。鼓。歌。以。儺。之。弟子。以。是。而。受。於
師。臣。子。以。是。而。獻。於。君。父。朋友。以。是。而。交
相。勸。勉。至。於。咏。之。歎。之。鼓。之。舞。之。欣。慕。愛
樂。不。能。已。已。夫。若。是。矣。吾。亦。如。之。何。哉。甚
言其惑之已。已。不可解也。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
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

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去聲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音現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七反容，無爲而萬物炊，音吹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到此分明說出無爲二字，乃一篇之宗旨。貴以其身二句，出老子而加二於字，亦文之奇處，以身於爲天下者，以已之身爲天下之身，而不以已私與之也。不，以已私與之，則朴然無爲而真性得矣。如此然後可以託寄天下而爲之君，故君子苟能無解。

其五藏無擢其聰明解分解也即支離之
意五藏五性也擢抽拔也拔出聰明以先
天下此皆有爲之治戶居而龍見者不見
而自章也淵默而雷聲者不動而自變也
神動而天隨者無爲而自成也皆以形容
至德無爲之妙而意義甚精從容無爲而
萬物炊累炊累二字頗奇累者微塵聚也
炊者薰而上蒸之義註云若遊塵之自動
而逍遙篇謂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
相吹也與此同旨言萬物同此天機自作
自息吾惟任天之便而已何暇於治爲哉
崔瞿求朱問於老聃吐藍曰不治天下安臧
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於盈人心人心排下

而進上上下下囚殺淖

昌畧反

約柔乎剛強廉歲

居衛反

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

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

縣

音玄而天僨

粉問反

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

乎

又復撰出老子一段說話以見人心之不可亂蓋恬澹素朴者人之真心也今之云云則人之妄心也然則心有二乎曰妄本無體蓋因真心撓動而後生如水之有波浪者然波浪息則還歸本水妄心滅則早見真心圓覺經疏云念無自性不離本覺

本覺離念即是真如金剛科儀云妄心盡
處即苦提宗旨同此是知真妄不二觸境
則殊排而下進而上皆因境而生心者也
排抑之也進引進也言人心一或爲人所
排則黯然銷魂悵然失志而上下矣少或
之則希望高遠求益不巳而相煎其係無
常因起憂愁苦惱此箇恬澹素朴之也
心如囚其起憂愁苦惱此箇恬澹素朴之
人心化爲一段儼笑之態以此側媚乎勝
人盡將平求生廉隅方之氣雕琢之始
幾於盡以容悅於世故曰淖約柔乎剛
強廉劇雕琢此皆懼排希進之戰兢則若
此故語其燥急則疾熱如排焦火語其戰
寒如凝冰語其迅疾則疾熱如排焦火語
臨乎四海之外其疾則疾熱如排焦火語
矣其動也懸隔如其天懸而天如玄淵已

懸絕也忿戾驕亢而不可制者其
心之謂歟蓋信乎其不可撓也已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

股音古無胫音反脛刑定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

其五藏去聲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

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驩音歡兜下侯反於崇山

投三苗於三峽音危流共平聲工於幽都此不勝

天下也夫符音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

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

疑愚知去聲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
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去聲知
聲去聲而百姓求竭矣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而堯舜則
之於是股無腋脛無毛一作紱蔽膝也
股無紱者薄於自奉也脛無毛者勞於跋
涉也愁其五藏苦其心志也矜其血氣束
其筋骸也堯舜之爲仁義以撓人心也
謂至矣然猶有不率者焉於是乎放驩
投三苗流共工以刑戮威於天下延及三
王而天下大駭矣何者堯舜以刑戮施於
下而湯武以刑戮施於上故天下大駭故
夫堯舜之勤勞與湯武之征伐皆所以爲

仁義也。仁義之端一開，是以下焉者負不仁，不義之名而為桀為跖，上焉者得行仁行義之名而為曾為史，以至儒者墨者各各緣此以立教，同於已者則喜之，而異於已者則怒之。有見於此，則以為知之，無見於彼，則以為愚。以在我為善而非人之否，以在我為信而譏人之誕，彼亦一非，此亦一在，是我為信而譏人之誕，彼亦一非，此亦一命之真喪矣。天下好知而百姓之求竭矣。求竭謂殫盡思慮，應接不暇。

於是乎鉏鋸音斤制焉，繩墨殺焉，椎反直追鑿。

反在洛，決焉天下脊脊音籍，大亂罪在撓人心故。

賢者伏處上聲大山嵯音堪岩之下，而萬乘去聲之。

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

之鵠反

也。行行去聲

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

墨乃始離跂

音岐攘臂乎桎梏之間。意

音噫甚矣。

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聖知去聲之。

不爲桁楊桎梏

音接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

桷

音銳也。焉

於虔反

知曾史之不爲桎跖嚙音高矢。

也。故曰絕聖棄知去聲而天下大治

去聲

聖人既不能以仁義勝天下於是不得以刑戮威天下若斲鋸繩墨椎鑿之

類皆所以威天下者也聖人既以是威天下矣於是以乎天下籍籍大亂而亂之所由生也罪在於仁義櫻人心故仁義窮而刑罰用亦勢之所必至者惟其任刑以衆是以賢者伏處大山巖之下以廟堂之而萬乘之君孤立無輔以憂慄乎刑戮而世之殊死者相枕也衿楊者不相推也諛同者相望也殊死謂事有參差不若衣之有斨者舉世皆罹於法網之密賢者遠引高蹈而乃有儒墨之徒離跂攘臂於桎梏之間噫甚矣無媿而不恥也吾不知知聖知之禍而可矣以僥倖苟免爲也吾未桎梏也接摺者有衿楊則必管杓圓鑿方皆所以製桎者有衿楊則必有接摺製

桎梏則必用桷鑿其事相須以喻有仁義
聖知則必招罪戾儒墨之徒恐未得離跂
攘臂於桎梏之間而以僥倖苟免為也且
儒墨以曾史之行自高自謂免於刑戮而
已豈知桀跖亦復竊仁義聖知以為盜則
是曾史之行適為桀跖之資焉知曾史又
不為桀跖之嚆矢者今之響箭前行
劫者之先聲也曾史為桀跖之嚆矢
誅而曾史方攘臂焉甚
矣其無愧而不知恥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
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
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

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撰出黃帝一段說歸道德以見文之歸宿原來治天下只是寓言此則南華真經之閔密藏也昔者黃帝問道於廣成子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此二問甚有分曉蓋天地之精元始之祖炁也渾渾沌沌一而不

分爲造化之根抵品彙之樞紐得之則造
化在手故可以生生物可以養人陰陽則後
天之分炁也官謂主宰而調燮之使羣生
各遂其生性此便是致中和的學問合而
言之雖是一箇分而而言之問是先天的而
天弗違的意思不容無辨廣成子言而所奉天時的
意思不客無辨廣成子言而所欲問者物
之質也質者猶云未散之朴此所欲問者物
之殘也殘者猶云朴散之器此老下字新
奇每每如此廣成子言自汝治天下而元
氣已彫喪矣蓋黃帝始以仁義櫻天下之
心天下之心既亂則所謂素朴渾沌者不
期散而自散故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
待黃而落日月之光日以益荒而倭人之
心翦翦離披解散之氣徵於陰陽驗於三
光符於草木著于人心有如此者實汝之

治爲之也。又何足以語至道乎？
族聚也。翦翦便捷之貌。

黃帝退捐

悅全反

天下築特室席白茆間

開音居

三月復

扶又反

往邀

古堯反

之廣成子南首

狩音而

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

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

久廣成子蹙

音厥

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

去聲女

音汝下同

至道至道之精窈窈

烏了反

冥冥至

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

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淫○女○精○乃○可○以○
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
守○形○形○乃○長○生○

黃帝有感于至人之言於是以問治天下
之道而問治身所謂近裏者已之學莫要
於此故廣成子起而善之至道之精即所
謂天地之精也老子云窈窈冥冥其中有
精古今論道之公案千聖一旨故云至道
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言其
迥出言語色相之表正與窈窈冥冥之語
表裏此在吾儒則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其在吾人若何而體之要當無視無聽喪
其耳忘其目抱神以靜而已老子曰載營

慎女。下音汝。同。內。閑。女。外。多。知。為。敗。我。為。下。同。聲。女。

魄抱一。能無離乎。意蓋如此。蓋惟抱神以。靜。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而。形。將。自。正。矣。夫。人。神。好。靜。而。心。擾。之。故。體。道。者。必。也。其。清。乎。人。神。好。清。而。心。之。不。能。靜。矣。汝。不。能。靜。矣。汝。精。乃。可。長。生。總。之。故。多。視。則。精。搖。於。目。耳。亂。聽。則。精。搖。於。耳。心。多。知。則。精。搖。於。心。故。目。無。所。視。耳。無。所。聽。心。無。所。知。則。精。不。搖。而。神。自。寧。神。形。之。主。也。神。守。其。形。而。長。生。久。視。之。道。端。在。是。矣。大。道。如。此。朝。去。神。一。出。便。收。來。神。返。身。中。炁。自。回。如。此。朝。暮。暮。自。然。赤。子。結。靈。胎。古。今。無。遺。妙。哉。數。語。隱。

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
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
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
處上。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而吾形未
嘗衰。

慎汝內。握固其精神也。閉汝外。關鍵其耳
目也。多知爲敗。泯絕其思慮也。如斯而論
可謂體道之至矣。然。而道有陰陽。不可不
知也。吾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則見至陽
其赫赫乎。而至彼至陽之原。則赫赫者發
乎地。吾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則見至陰

其肅肅乎而至彼至陰之原則肅肅者發
乎天故太極判而有兩儀分則陰主乎靜陽
主乎動而天地有官矣陰中含陽陽中含
陰而陰陽有藏矣邵子云陰陽之精互藏
其宅即此互藏之陰陽永為吾人返還歸
復之樞要故慎守汝身慎其內而閉其外
則吾身之物將自壯矣此物字下得不苟
即丹家所謂藥物也由是而守其一以處
其和使彼互藏之精與吾身中之物混合
為一而後聖脩之能事始畢蓋守一處和
四字文肯綮中之肯綮林處齋自謂看莊
子頗精到到此漫爾說過蓋緣此老不
於丹書上究心是以茫無印證只將南華
作為言語文字等閑讀過大是可惜吾今
一老子訣破直洩天一萬事畢所謂一者
先

真一之炁即所謂天地之精互藏於陰陽
之宅者也何以守之亦曰慎內閉外而已
何謂處和處和者調陰陽氣序之和也
同契玄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又玄候
視加謹密審察調寒溫是處和也即丹
家所謂火候也一即丹家所謂藥物也以
之脩身則形神妙而道合真矣
度千二百歲而形不衰也宜哉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

曰來余語

去聲

女

音汝下同

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

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

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

土。今。夫。符。音。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
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
參。光。與。天。地。為。常。當。我。緡。音。乎。遠。我。昏。乎。人。
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此段正答所以長生之意蓋長生久視乃
道之當然也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
玄玄物即中庸所謂為物不二之物指道
而言也蓋先天道樸不受變滅超形器而
獨存世人不能洞曉陰陽深達造化却謂
此生有涯安得長世何見之陋也故得吾
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者上為皇者上德行
無為之道也下為王者下德行有為之事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濛鴻濛方

也。爲皇爲王。只在有爲無爲。上照出非是。實語失吾道者。上則見光。下則爲土。見光猶生也。爲土則化而腐矣。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百昌猶言百物。人但見其返也。便謂有終有極。不知是乃失道之倫。任生任死。者耳。非所語於得道者也。今吾將去汝。以入無窮之門。而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而與天地爲常。蓋天不變。則道不變。道不變。則吾之體道者。亦不變。故夫萬物之生化。無窮無盡。有當我而來者。有遠我而去者。然來者自來。吾不知其來也。去者自去。吾不知其去也。故曰。當我緡乎。遠我昏乎。緡即昏意。此正發揮所以長生久視之意。諸解失之。

將拊髀

音甫

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儻

吐黨

然

止贅

立

然立曰叟何人邪

音耶

叟何爲此

鴻濛拊髀爵躍不輟

丁劣

對雲將曰遊雲將

曰朕願有聞也鴻濛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

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

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柰何鴻

濛拊髀爵躍掉

徒弔

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

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

鴻濛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
朕邪再拜稽首願問於鴻濛鴻濛曰浮游不
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
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
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上聲也
願聞一言鴻濛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
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
昆蟲噫治人之過也

前言治身此言治天下總以一箇無
爲的意思作天主正謂道以其真
其緒餘或以理天下鴻濛氣也雲
揅風也或曰東海神木然皆寓言
以爲實儻然自失之貌贅然拱立
濛對雲將曰遊視雲將曰吁皞皞
意有出于言語文字之外者想見
段胸襟活潑潑地盡取出宛然願
精以育羣生即前欲取天之地之
穀以養民人之意夫雲將之問蓋
何故鴻濛以弗知正所答也觀乎
爲鴻濛荅弗知正所答也觀乎
渾沌死於竅鑿大樸散於雕琢知
大道之隱也再遇再問猶以不知
曰浮游不隱也再遇再問猶以不
掌以觀無妄猖狂放佚之狀鞅掌
紛汨之鞅

貌言物之遊於大塊者若是乎紛紛汨汨然其作止炊累莫非真機之自動故鳶自能飛魚自止不能躍天真游衍萬象一如體認真切直是不容以絲毫知力與乎其間者而朕又何必知焉雲將言我聞夫子猖狂之教自朕以爲猖狂矣其如爲民所隨既爲民隨則我之身民之放也放謂是則效朕誠不巳於民矣願得一言而治之鴻濛曰天有常經物有常情順之則氣序自調羣物自生拂而亂之玄天弗成玄者於穆之夜驚則亂經拂情之成解禽獸之羣而鳥皆人與禽獸羣然而生初無彼我以上古之世人生咸若其性今也解別其羣便生嫌化生咸若其性今也解別其羣便生嫌忌機心一動故鳥皆夜鳴互相譏警乖戾治之氣上干災變禍草木而及昆蟲有心治

人之過其流禍如此前所謂
罪在櫻人之心與此同旨

雲將曰然則吾柰何鴻濛曰噫毒哉僂僂乎

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濛曰噫

心養汝徒處聲上無爲而物自化音墮爾形體

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戶頂溟反頂

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去去各復其根各

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戶本沌沌徒本終身不

離去聲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

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雲將見說治人之過，便問補過之方。故曰：然則吾柰何？鴻濛言：毒哉！僂僂乎！僂僂長久，之義言治人者，自三代以下，流毒長久，不可藥救矣。歸矣，猶言子姑去也。雲將屢問鴻濛，不肯遽荅者，以表矯俗之言，未易輕語。故待其固請而後告之。心養汝，徒當作一句，諸本皆於心養處讀之，而以汝徒連下理，恐未必然。心養，謂涵育優游，俟其自化。即孟子所謂善養也。徒，衆也。言人心中櫻以不治而物將自化矣。老子所謂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朴，我好靜而民

自正意蓋如此又恐雲將疑所謂心養者
謂以有心養之一體者去其翳踉跂之下
復申其義墮其形也吐其聰明者黜其
行以杜天下之疑也辯也倫與物同
滑解垢之變以息天下之別與物相忘而
言其一味平等不生分
同乎溟滓者無氣之始無極之初
也解心釋神莫然無塊此箇心
當別看解釋去妄心則靜之
釋去識神則抱神以靜
神則莫然無塊矣莫即冲漠無朕之意
即人之識神也夫萬物芸芸各復其
芸衆多之貌言萬物雖多莫不各有
自有之真乃性命之理人物之根極
人自有其根各各復之而不
沌沌常德不離若彼知之是乃離之也知

謂開其知識。知識開則日鑿一竅而渾沌
死矣。故物本無名。我若不生。分別而無問
其名。物本無情。我若順其常然。而無闕其
情。則物固自復。物固自生耳。若問之闕之
則失其自生自復之理。幾何而不以有心
毒天下哉。柳宗元郭橐駝傳意蓋本此。一
部南華始終只說箇無知無爲的道理。翻
出多少議論。苟能得其宗旨。則雖千言萬
語。皆是一箇印板印將去矣。予嘗謂看
千卷丹書。不如讀在宥一段玄乎妙哉。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去人之異

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
出乎衆爲心也。夫下音符。以出乎衆爲心者。曷

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音覽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去聲下同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去聲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此下別起一段議論。與上文不相蒙。而意實相屬。蓋以前面許多說話。皆矯世絕俗之談。人多以爲異已。就此便說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乎已。所以

喜者其心以爲已之聞見同出於衆人
不得而議我也既同出於衆人矣則
是已人之聞見猶夫人也曷嘗超出
於衆哉因衆人之聞見以穩妥自
已之聞見則我之不如衆技抑又
多矣蓋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
見者必不隨俗以決從違如孔子
違衆而拜下孟子不與右師言苟
有見於已之尊矣曷嘗求同於世
俗哉即如今人論治之必曰絕之
棄之此三代有道德之長也而寧
所聞是徒攬三王之利而不見其
害者之國幾何不僥倖而喪已矣
以衆見而治人之國無萬分之一
而喪人之國乎其存國也則必不
狗衆見以爲是而已之獨見行
矣

夫音符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
物下同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
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
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
至貴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崇高莫大乎富貴而
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大孰有尚焉者乎雖
然特自外物而言言之耳不曰有不物之物
乎不物之物則道朴是也故有大物者不
可以物物而不物者方能物物連用二物
字上物字虛下物字實物物謂能主張網

維乎是物也。夫苟明夫物者之非物也。則豈但可治天下百姓已哉。將提挈陰陽。主宰造化。出入六合。而遊乎九州。元神默運。獨往獨來。至無也。而實至有也。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其視有大物者。可以同日語哉。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與響。有問而應。

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

上聲

乎無響。行乎無

方挈。

反苦結

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

易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而無

已無已惡。

音鳥

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

無者天地之友

又起一頭言大人立言以教天下若影之隨物而賦形響之隨叩而應聲無情而受之天下之感其象如此盡其所懷以配天下之字下得其最妙配如此匹配之與人各得其宜也盡其所懷即孔子無隱叩而兩端而竭焉之意處乎無響寂以待感也行乎無方因人變化也挈汝適携天下而適道也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復來也之言其往來自如撓撓挑無極也出入無旁者也獨往來無所依旁也既無端矣焉有始耶既無始矣焉有終耶白與日無始則悠久可知蓋大人之有終耶白與日無始則大道之中真常而不變者道也與道而遊之則形神爲之俱妙矣故頌論其形軀則與真

大道脗合無間故曰合乎大同大同寧有
我耶故曰大同而無已無已焉得有有乎
故以有爲有者觀有者也昔之君子也昔
之君子蓋自三代以下明君聖輔而言仁
義禮樂紀綱法度皆自有生有則會有變
滅故因革損益與時推移若觀天地萬物
以無爲宗則天地之友也此
非獨有之人孰能與於此哉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
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
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
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

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

承上觀有觀無之說又恐人截然分有無爲兩段將箇所謂無爲者一切淪於幻空則是大人之教爲說斷滅相矣蓋有無道器本不相離無是中有無中之有佛語云我法不說斷滅相大而立言語上有而不遺乎下語理而不遺乎物故物雖賤而不可不任也民雖卑而不可不任也物謂統指萬物之有相者民則專指人人民而言致用可雖賤莫非樸散之器聖人之體聖人厚下以安宅可不爲乎法雖微賤然皆分之所當爲者不爲可乎事雖

粗迹然皆所以顯吾道者不可不陳可乎義主
分別視仁則遠矣而亦不可不可以不居仁主
聯屬視義則親矣而又不加厚無已故禮主
節制節則止而不積此皆相矯之辭具言
雖節節而不可不以不積此皆相矯之辭具言
有爲之佛法佛科云有爲雖僞棄之則功行
不成玄語云用鉛不用鉛雖向鉛中作於
此會而通之方知三教聖人宗旨不殊至於
於德也道也天也皆形而上者本不容於
有爲然無爲之道有作爲基不可不於
爲也故德則中矣而不可以不高也中謂
中庸中而高焉則日進以崇德矣道則一
矣而不可以不易也一謂不分一而易焉
則變易以從道矣天則神矣而不可以不
爲也神謂莫測神而爲焉則盡人以合天
矣此亦相矯之辭皆無爲中之有爲所謂

觀無天地之友者觀此而已即是而觀南
華所論有無與吾聖學未始不同但其矯
世之談未免為俗所駭苟能會而通
之則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
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
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讓齊於法而不亂
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
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
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

音讓一
符作辭

此下正言聖人有爲中之無爲觀於天而
不助助長也。不助則爲而不爲矣。成於
德而不累。無心積累。故不期高而自高。出
於道而不謀。無心變易。則應雖異而一。自
如會於仁而不恃。會如會同之會。言同於
仁而不居於仁也。薄於義而不積。薄者逼
近之義。言近於義而非集於義也。應於禮
而不諱。諱者拘忌之義。言節於禮而不拘
於禮也。直己行事。無心規避。故曰接於事
而讓與民。畫一。無心更張。故曰齊於法
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恃即不可不爲之
義。而輕則輕身以徇民矣。因於物而不去
矣。夫物莫不可爲也。而不可以不爲者。應
也。若以其不可爲也。而貪着其事。則不
明於天之道矣。天者自然而已矣。自然者

爲而不爲也。故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德亦道也。道亦德也。不純於德，則不通於道矣。不通於道者，安往而不生？貪着哉。故曰：無自而可，然所謂道者，非謂判然與物相離也。正謂周於物，而不倚於物焉耳。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到此分明說破道字，何謂之道？有天道，有人道。天道者，無爲而尊者，天道也；人道者，有爲而累者，人道也。非自然也。累者，百爲叢挫之義。即觀世法，君則無爲而尊矣，臣則

有爲而累矣故主者天道臣者人道天道
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以不察也人君
欲體天行道而不可以無爲爲尊可得謂之
知道者乎在宥有一篇自無爲爲說到有爲復
自宥有爲而返於無爲抑揚開闔變化無窮
末自鴻濛雲將以下突起三峰斷而不斷
文字之妙非言說可盡讀者宜詳味之方
壺外史說是一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在宥天下恐其遷淫不恬不愉
德乃非真大喜毗陽大怒毗陰
二氣乖和君子反傷政人堯桀殊治
亂性則均萬物炊累莫若無爲
淵默尸居不勝而刑天無撓人之心
債驕難係儒墨聿起離跂攘臂異
大德不同卓彼至人絕聖棄知
爲跖噶矢

不
分
一
一

黃帝叩道
物自化焉
大人之教

自
至
終
未
二

雲將遇天
無爲有爲
盡其所懷

十
五

無知無爲
爲以不爲

外篇天地第十二

恬字集

此篇言王者法天。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其所論聖德聖治一以無爲自然爲宗。但頭緒別起。不可串爲一章。中間根極性命之語。百世以俟聖人終莫能易。末言大愚大惑。困亦可以爲得。謔浪世俗。切中今時局士之病。邵子有云。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前浪皺眉。二老千古踈放。豪邁之氣於此亦可想也。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去一也。

聲

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

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

夫王者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天高地
下。萬物散殊。自然之化。布濩流行。天地雖
大。而其化則均。萬物雖多。而其治則一。治
謂主。主。張綱維乎。是者。然而天地主。萬物
君。主。萬民。非德。無以出治。非天地。無以成
故曰。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
於。天。所。謂。天。者。自。然。而。已。矣。無。爲。而。已。矣。
王。者。法。天。故。玄。古。之。君。天。下。也。無。爲。也。
無。爲。也。而。後。謂。之。天。德。一。有。作。爲。則。爲。
爲。人。道。而。非。天。德。矣。玄。古。猶。言。遠。古。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去。而。君
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去。以。道。
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

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
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
道道兼於天。

夫天德即天道也。道不能不散而爲器故
凡天下之有名相者莫非道樸之所散故
以道觀言則稱謂定而人君之名正矣。以
道觀分則上下位而事使之義明矣。以
觀能則大小異職而天下之官治矣。以
汎觀則無獨有對而天下之應備矣。凡此
者皆自然也。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
物者道也。德謂性命之正道。謂當然之
形而上焉者也。上之形所以治人者也。
之所成能者也。技也。形而下焉者也。然

無。上。下。也。無。精。粗。也。技。則。兼。於。事。矣。事。則。兼。於。義。矣。義。則。兼。於。德。矣。德。則。兼。於。道。矣。道。則。兼。於。天。矣。天。矣。兼。者。合。而。一。之。之。義。分。而。兩。則。道。器。離。矣。此。段。所。論。極。為。精。當。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正。結。上。意。通。天。下。而。皆。以。道。觀。則。君。自。正。義。自。明。官。自。治。應。自。備。可。見。畜。天。下。者。不。須。有。為。法。天。之。道。焉。盡。矣。天。之。道。無。欲。也。無。為。也。淵。而。靜。也。故。無。欲。也。而。天。下。自。足。

無爲也。而萬物自化。淵靜也。而百姓自定。
記有之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
神服。然則所謂一者。孰有外於道。
而無心得者。文何莫而非道耶。
夫子曰。夫音道覆反。芳服。載萬物者也。洋洋乎。
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音心焉。無爲爲之之。
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
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
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
之。謂備。不以物挫反。竹臥。志之。謂完。君子明於。

此十者則韜吐刀乎其心之大也沛乎其
為萬物逝也

以下連用二夫子曰述其師之言以狀道
體夫道天之所去其知法天以體道不可不
哉覆載萬物君子法天以體道不可不
心焉剗心者去其知識之私而後可以入
於自然之道也自然之成道無為為之則謂
之謂天矣天何言哉默而無之故無為為之
謂之謂德慶人利物則謂之仁不同而則
謂之寬有萬不崖異則無所不容矣是故謂
之富君子執此則可以綱紀萬化是故謂之
紀德成則卓乎如有矣是故謂之備不以
於道則衆善悉有矣是故謂之備不以

物累其心則體其受而全歸是故謂之完
君子明此十者而天下無遺理矣故曰韜
乎其心之大也執大象天下往故
沛乎其為萬物逝也逝謂往而歸之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
貴富不樂音洛壽不衰上聲天上聲不榮通不醜窮不
拘一世之利以為已私去聲分去聲不以王去聲天下
為已處上聲顯顯則明萬物一府去聲死生同狀
若然者謂君子若是備此十者之德則內
重而見外之輕矣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
不利貨財不近貴富至貴至富者存而難
得之貨不足貴也不樂壽不衰天不榮通

不醜窮而死者窮通處之一而化齊也。不
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
已處顯富有四海而不以爲富尊爲天子
而不以爲顯有天下而不與焉也。若夫所
顯則有之其明之謂乎。明如中庸著則明
之明謂光輝發越也。萬物一府言聚萬物
而歸之。大若夫死生之變大矣。彼則視
之旦暮然旦亦暮也。死亦生也。何易乎心
何變於已哉。故曰同狀。

夫子曰。夫音道淵乎其居也。濔音乎其清也。
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
物孰能定之。

又述師旨以狀道夫道淵乎其居至無以
鳴皆夫子之言下方申而不言之淵乎其居
謬乎其清語其寂也金石不鳴無以鳴語
其感也故金石有聲不叩不鳴金石本有
能聲之理而非聲聲者吾人之天機自然之
而鳴而聲聲者吾人之天機自然之覺性
也即能是而觀道俱兩在在鳴者是道考
道孰能定之以為定在金石不考何以不
鳴定在考者他聲當同金石定在此虛空考
之何無聲直是未定得如此微問要
人深思而自得之乎所謂庸詎知
吾所謂天者非人非天所謂人者
竟天非人非天非人非天非人非
者非道而所以考者則道也
夫音王下去聲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之

本原而知去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
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存形窮
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音耶蕩蕩乎忽然出
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王德以德而王天下者也素逝以下辭頗
艱澁今姑以意解之諒在不遠素樸素也
逝先往也言率其素履以往常自虛靜恬
澹寂寞無爲未嘗沉着於有爲事相之中
故曰取通於事然雖取通於事而事至能
揆物來能應本然之明自不容昧故先事
而知若鬼神然蓋其本原之天不受竅鑿
自爾精明瑩徹戴記所謂清明在躬志氣

如神孔子所謂不逆不億而常先覺者其
本原立焉耳故曰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
如是則其德廣矣遠矣何者通於事者沉
着而易障通於神則清通而無象矣故曰
其德廣然其所謂通者又皆感之而後應
迫之以而後起故曰心之出有物採之出
出以應人採謂求取於已夫王德之人無
心於天下而採謂求取於已夫王德之人無
立明通迥與世人強作解事者別是知生
我者道也明我者德也豈有二乎哉原於天
至矣然道與德又豈有二乎哉原於天則
謂之曰道即神之立之本原也立於已則
曰德即神之立之本原也立於已則謂之
則本原立矣其德而能明其道則窮其生
廣矣故復讚之曰蕩蕩乎忽然而動
而萬物從之蓋信沛乎其為萬物逝也已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
聲之中獨聞和聲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
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
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又自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透下意來蓋
本原者道也道可視乎然冥冥爾不可視
也道可聽乎然無聲也不可聽也雖則不
可視也而冥冥之中獨見曉焉雖則不可
聽也而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此獨見獨
聞者超乎聞見之外而行乎聞見之中不
因有聞見而後有外以泯聞見而遂無深
之又深莫可測矣而物物皆能順應神之

又神至無方矣而處處發見精光其接物也若無所有而採取皆能供其末不時騁出而左右皆能逢其原語大也而實小語長也而實短語脩遠也而實近道之體如此大小以下六字即中庸費而隱之義但文字奇拔耳又脩遠當作遠近遠

得亦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

還

音旋

歸遺其玄珠使知

去聲

索

所白反

之而不

得

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

口懈反

詬

口豆索反

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

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設此一段以見道非聰明言語可求只在無心得之玄珠者道也知知識離未明察也。喫詬言辯也。象罔無心也。無心得道止矣。而禪宗更有上上機關莫謂無心玄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此則清淨經所謂無無亦無者更當理會。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

曰王倪。五兮王倪之師曰被。披音衣。堯問於許

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平聲之

許由曰殆哉。圯五急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

聰明睿知去聲給數音朔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
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
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
異形方且尊知去聲而火馳方且爲緒使去聲方
且爲物統音核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
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音符何足以配天
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
衆父父治亂之率音帥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

賊也

配天言爲君也書曰其配上帝堯蓋欲讓
天下而問齧缺於許由坡與岌同坡乎殆
哉言危也缺之爲人蓋恃其聰明聖知之
資竅鑿渾沌是故謂之天賦而人受天全
賦而天全之謂之上帝不宜且彼亦知邪
之立無過之地而善雖善必粗與之由生
以立無過之心爲善雖善必粗與之由生
有且始有之心爲善雖善必粗與之由生
彼且用其知慧遲其辯才以人而勝天故
曰乘人而無天先已而後人故曰本身而
異形尚知而急用故曰尊知而火馳從此
天下一日就多事故曰爲緒使民受束縛
得自如故曰爲物絃夫道貴乎能靜而無
應四顧而物應非靜而應者也道貴乎無

心而應物應衆宜則有心而應者也如是
則與物俱化而失其真常之性矣故曰物
化而未始有恒此皆有一知有爲之道又
足以配天乎雖然又下一轉先抑而後揚
揚之而復抑者他文字變變化之妙有族
祖言族聚者必尊於祖若而人者可以爲
衆父矣而不名天爲衆父則祖
也老子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始即祖也母即衆父也言缺之所爲不與
道應若置之有爲名相之中其才亦能首
出故可以爲衆父又且足以戡定禍亂故
以爲衆父又且足以戡定禍亂故曰治
亂之率也率謂連率若北道無爲臣承君
南面之遙以害之耳蓋君道無爲臣承君
之令而致之民果於
自用信乎其不可也

堯觀乎華華

去聲

封人

曰嘻

音熙

聖人請祝聖人

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

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富壽多男子人之所

欲也女

音汝下同

獨不欲何邪

音耶下同

堯曰多男子

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

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

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

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

之有夫符音聖人鵲音居而穀口豆食鳥行而
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
德就閭音閑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
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
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撰此一段以見聖人不累於物多男子而
多懼者懼其生亂也多富而多事者勝心
不已也多壽而多辱者嫌其易侮也封人
以是祝堯可謂厚矣而堯皆不欲之即此
不欲之心便有意必非自然也故封人教
以處之之道蓋行乎三物之中而脫然無

累者多男子而分之職則分各有定而人
不亂矣富而分之衆則知足常足而心無
事矣何謂鵲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鵲不
擇居穀不擇食鳥行虛空過而無迹皆無
心自然之意聖人處世之心亦復如是故
天下有道則與物俱亨無道則脩德就閒
以免濁世如此性體閒適不以一毫事物
累乎其心度世千歲亦不爲多縱使厭世
而去幻身雖滅非幻不滅乘彼白雲賓於
帝鄉爲玉清金闕之仙真三患不至身常
無殃三患即佛氏所謂三灾水火風也如
此則亦何辱之有封人蓋古所謂至人玩
世而隱於下位者
然亦皆寓言耳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

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
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
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
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
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
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
始矣夫子盍音盍行邪耶音耶無落落吾事佶佶音邑乎
耕而不顧

闔與盍同落荒廢
意色色勇壯貌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聲
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
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
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充芮鳴喙鳴合與天
地爲合其合緡緡反武巾若愚若昏是謂玄德
同於大順

此段究極性命根宗而示人以反還歸復
之要。秦初造化之始。初也。無名。即老子所
謂無名。天地之始。蓋老子只說箇無者。此
而止。此老又自無名上推出。箇無者。此
等說話。若教儒者體勘。便硬將。朱子作證。
已說。非太極之無。上復有無。無乎。是雖窮蘇張之舌。亦
始之辯。看復有無。無乎。是雖窮蘇張之舌。亦
不能辯。看復有無。無乎。是雖窮蘇張之舌。亦
此箇造化根宗。直須吐去。舊日聞見。將
無有。箇無定有。箇無與有。對者。此之
一之。先有。自無生。無與有。對者。此之
一之。無即彼對無之有。已自對此。一
者乎。一而起。一既起矣。寧無所謂。一
此箇無而。未形。即上所謂。無始之無。無
得也。故曰。物不得以生之。謂德造。夫未形者

所不容無所不納故曰虛乃大言脩性而
同於初其至德若此然而太初無無有心
於同終涉於有如何可同其要則無心自
然盡之矣故合喙而鳴喙鳴而合此轂音
也胡爲而鳴胡爲而合哉無心自然而已
矣今之與人所不得如轂音者緣有心也
無心則與天地合德矣與天地合德者緝
緝然若愚若昏若老子所謂衆人昭昭我獨
若昏衆人察察我獨若悶意蓋如此如是
則謂之玄德而同於大順矣大順者順其
自然也脩性返德其道如此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上聲可不

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音寓同

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
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援○狙○之○便○自○山
林○來○立○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
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
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
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
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
天

此段措辭繪句迥出思慮之外所謂不食
烟火語者夫子指孔子治道謂所謂不食
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言不苟同於衆也
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言不爲異說
所淆也言衆人之所見雖相似矣而我獨
於衆可衆然之中恐有隨俗習非之病又
必求其所謂不可與不然者如孔子所謂
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是則可謂
察理之當矣辯者之言曰雖不一矣而我
離析堅白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而縣之
是則可謂析義之精矣此皆有過人之才
智者不聖人而能之乎不知夫子之所謂
聖乃老子之所謂胥易技係也胥易技係
人之在官者易謂更番直事係也謂居肆
功此皆勞心怵形適人之適而不能自適
其適者蓋始也以才藝名而終也以才藝

累矣。又如執狸之犬，便捷之猿，爲人所愛，則必係之。杙之故，犬以拘繫而愁思，猿自山林而就捕，鳥能適其自然之性哉？若果聖人，則昏昏默默，不見見，游心於是非，同異之間，既不以才智自見，又焉得所以不能聞累乎？既又名呼，夫子而進之，以所以不能聞與所不能言者，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蓋有首有趾，具體而人矣，而無心無耳者，衆是無聞也。如是則雖有形而無能踐其形，一凡民耳。若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者，而皆存，則是能踐其形者，也。無形無狀，則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竅鑿之，則不能存矣。故有能與形而皆存，則是有所謂形體，保神者也。如是之人，世所希有。故曰：盡無然，亦豈能獨異於人哉？但見衆動，亦動；衆止，亦止；衆死，亦死；衆生，亦生。衆

廢亦廢衆起亦起非其所所以者未嘗不與
人同而其所以者獨與人異所以謂形而
上者即所謂無形無狀者也所以則因乎
天者也動止死生廢起則因乎物者也治
人之事者忘乎物而因忘乎天其名為忘
已忘已則入於天矣入於天者無我無人
渾然與天為一也然既謂之忘於天矣而
又曰入於天者何譬之善泊忘於淵而後
能入於淵也此
為聖人也已矣

蔣閭勉

音免

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

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

去聲

否請嘗薦之

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

孟子卷之二十一 自注卷之二十一

阿私民孰敢不輯音集季徹局局其玉反然笑曰

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音郎之怒

臂以當車軼音轍則必不勝音升任矣且若是則

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跡者衆蔣

閭勉覲音逆反覲音覲然驚曰勉也茫同若於夫

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

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挫蕩民心使之成教易

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

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
民溷亡頂滓戶頂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

居矣

閭勸見季徹因舉昔之所以告魯君者若
謂恭儉用賢而心無偏黨帝王之道不是
過矣而季徹笑其不足當帝王之德蓋
帝王之德貴無爲而賤有爲以若所爲猶
人之高其觀臺多其景物以示於人人皆
悅之往而投跡者衆矣不知乘興而來者
亦興盡而返遊觀之人詎能久乎此意却
在言外而閭勸不知故虢然而驚茫然於
季徹之言也而願聞其風意以往投者衆
則是天下之人皆來歸之矣何以反不勝

卷一

二

句卷一

二

任耶於季徹告以大聖之治何謂搖蕩
其民之心民心本自蕩蕩廣平搖活潑若
草木之動搖於春風者自聖人過爲之防
攖以仁義禮樂紀綱法度於是民始斂
跂蹠失其本性愈求其治而其治愈遠易
有之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朱子註云既
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爲妄而生疾矣意
正如此故聖人順民心之自然搖之蕩之
使之自得其性則教由此成俗由此易滅
其相戕賊之心而進其朝徹獨見之志
大順大化若其性之自然而不知其所由
若是則豈兄堯舜之道而弟冥滓之德哉
使民心之所欲者同於德而心始居矣居
謂各得其所安覩與競同易曰震來虩虩
註謂蠲虎
進退多驚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

將爲圃畦

反户圭

鑿隧

音遂

而入井抱甕

反烏送

而

出灌澮澮

反苦骨

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

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

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觀之曰柰何曰

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

反口節

水若抽

反救留

數

音如沃

音逸沸也

湯其名爲棹

音焦

爲圃者忿然作

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

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
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
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
門○然○慙○俯○而○不○能○對○有○問○音去聲爲○圃○者○曰○子○奚○
爲○者○邪○音耶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
音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
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許規反
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

天下乎子往矣無之吾事

仰一作印

圃畦圃之有界限者井即今之塘均鑿隧
所以近水而酌甕者丈人抱甕灌畦可謂
勞矣而羞為子貢之械耨不以機心存焉故
也機心存則方寸擾雜而不純由不純故
不白也存則方寸擾雜而不純由不純故
自然光明透徹表裏如一而白蓋本體純粹
則日見其轉輾而已故曰純白不備則神
生不定神生猶言神發神不發此機不
居道故曰道之所不載也夫此機之
世俗之觀以為巧利同然趨之而不知
有道者觀之以方且肯為喪心方且
慙失其深愧而不肯為喪心方且
則以孔丘之徒為對蓋將緣丈人問以自
重若

曰知師之所為則已之所為不言可知者
於是丈人復譏之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
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
者耶於于夸誕之貌蓋衆猶云蓋世獨弦
哀歌高其調以振響於天下也既譏之矣
又復教之忘汝神氣墮汝形骸即墮支黜
聰之意言泯其機心而不用也庶幾謂
幾於道無之吾事即無落吾事之意

子貢卑陋反走候失色項項音旭反然不自得

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

邪音耶下同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

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

符音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托生與民竝行。而不知其所之。茫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音符下同。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平聲下同之。得其所謂譽五羔反。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勑蕩反。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

馬。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卑陬愧怍之貌。項項自失之貌。不自反言。不能復其常也。天下之言。其蓋指夫子事求。可以下數句。非夫子之言。其蓋指夫子事求。性道之先。貨殖億中之日。妄意窺測。以為聖人之道。若此。焉耳。吾意不然。聖人之道。為所當為。而無計功謀利之私。使其一有求。可求成之。心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將為之矣。況復計用力成。功之寡哉。故子以為是。子貢之言也。而夫子之言也。今徒不。然謂今也。丈人之道。獨不如。此何。所謂執道者。德全道者。天之所為。命人。之所。以。為德者。也。執道者。則天者。全。而。不。失。其。所。以。為德矣。德在內者。也。形在外者。也。內全。則外不假言。故曰。德全者。形全。形神所乘。

也。神形所主也。形全則神不假言。故曰形全者神全。大人之道蓋全神之道也。其生雖與民竝行而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謂。往則與人異。蓋汙乎純白之備哉。而所謂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純心矣。機心既忘。則非志不之。非心不爲。雖舉之若愜於天下之口矣。而謦然不顧也。雖舉天下非之。若不理於天下之口矣。而儻然不受也。夫舉天下之非譽而無能益損於其中。茲不謂全德之人乎哉。而我之謂風波之民風波言。易以動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反。胡本：沌。

徒本：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

而。不。治。其。外。夫。音。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
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耶。音。且。渾。
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假。脩。謂。假。人。事。以。脩。渾。沌。氏。之。術。渾。沌。氏。
上。古。之。君。純。乎。道。德。者。也。蓋。丈。人。抱。甕。灌。
畦。而。不。知。其。勞。語。之。以。械。槔。而。羞。爲。其。事。
其。心。即。上。古。淳。質。之。心。也。即。事。即。道。也。故。
曰。假。脩。識。其。一。不。知。其。二。者。守。其。純。一。而。
不。雜。也。治。其。內。而。不。治。其。外。者。得。乎。已。心。
而。自。忘。乎。物。也。是。丈。人。也。明。白。入。素。無。爲。
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也。賜。之。
學。宜。不。及。此。是。汝。將。固。驚。之。矣。且。夫。渾。沌。
氏。之。術。予。與。子。皆。不。足。以。識。之。也。其。驚。之。

也。不亦宜乎。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

音符

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

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

願聞聖治。

去聲下同

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

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

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反而。小顧指四。

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觀於大壑。夫子浮海之意也。故謂之無意。於橫目之民。橫目二字頗奇。官施而不失。其宜官無曠職也。拔舉而不失其能。野無伏賢也。畢見情事而行。其所為人各紓其情實而人無浮行也。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所言所行自為而已。無心為人而天下自動。丕應。後志也。聖人之治如是而已。

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

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

為安怙音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

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
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德人者全德之人居無思行無慮言動靜
無心也。不藏。是非。美惡。即所謂不思善不
思惡者。且與天下共利。以爲悅。共給。以爲
安。以身寄托於天下。而不知有其身也。惟
其不知有身。故超乎。儻乎。嬰兒之失其母而
汜汜乎。不知其所依。儻乎。若行而失其道
也。而乘乘兮。不知其來者。無心於求。故人不見
其乏。而常若至足也。其狀若此。

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此謂照曠。

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而萬物復。
情。此之謂混冥。

上神者神上升而日月之光反乘於下也。蓋神人焉。雲氣挾日月而遊乎不測之景。故能如。此。使其一為軀殼所累。則又烏能。倒。景。下。視。虛。明。洞。煥。曠。蕩。而。無。垠。乎。故。曰。與。形。滅。亡。是。謂。昭。曠。道。家。所。謂。入。金。石。無。礙。步。日。月。無。影。意。蓋。如。此。何。謂。致。命。盡。情。命。者。天。之。所。賦。情。者。性。之。所。發。致。命。盡。情。則。中。致。而。和。亦。致。矣。是。故。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物。累。為。之。盡。亡。也。故。曰。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歸。於。性。也。蓋。盡。情。是。謂。混。冥。者。約。其。情。使。則。寂。然。不。動。而。歸。於。中。歸。於。中。則。昏。昏。默。

默與溟滓者等故曰是謂混冥所謂脩渾
沌之術者脩此而已此段語至德而歸重
於神與中庸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至矣旨亦相似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
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聲去此患也門無鬼

曰天下均治聲而有虞氏治之邪音其亂而

後治之與平聲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聲去之為

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音也

禿吐木而施髮音替吐病而求醫孝子操平聲

十三

472

何爲計有虞氏之德而以元后尊之哉分
明是亂而求治於有虞也雖然亦治其外
焉耳已故曰有虞氏之藥瘍也瘍醫者癰
疽之醫治病於外者也夫髮禿而施髮病
篤而求醫皆亂而求治者也孰若無庸於
治之爲愈哉蓋無庸於治則與天下相安
於無事之天而同脩乎渾沌之術一治之
則有心矣有事矣猶之孝子操藥以脩其
慈父其色煇然用心非不善也孰若子之
無心與親之無事之爲愈哉故聖人羞之
羞之者恐其心之將日
勞而事之將日煩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
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

三才一
百五十三
十四

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處尤
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
傳

寫出一段上古風氣以見有虞之不然堯
舜推賢讓能而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
何者上古淳質無事民不求治於君雖有
賢能終亦無以自見以故不尚不使上如
標枝處高而無凌下之心民如野鹿放曠
而無相忌之嫌端正而已矣不自知其爲
義也相愛而已矣不自知其爲仁也實而
已矣不自知其爲忠當而已矣不自知其
爲信蠢動之類互相役使已矣不自知其
爲恩行無畔岸故無迹也事無歆羨故無

傳也斯世也斯民也何有
於亂而抑何求於治乎哉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
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
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
肖臣而不知此其必然邪音耶下同世俗之所謂
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音導下同

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
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

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

自常情中發出一段奇論與上文不相蒙
言臣子忠孝之盛節只爲不諂諛其君親
使之不陷於有過故凡有所言也而然之
凡有所行也而善之則世俗必以爲諛諛
之人而思以不肖之名加之此其必然無
足異者然而世俗之人又未知其必然也
故自我言之人固不可苟同於君親矣尤
不可苟同於世俗也今於世俗之所謂然
者而然之臣子諂諛於君親者何異而此
不肖之臣子諂諛於君親者何異而此
之人喜其與已同也更不以導諛之人目
之然則世俗之當同顧嚴於親而尊於君
耶在君親則非之在世俗則不非是於必
然之中而又未知其必然也今世俗謂已

爲不肖之臣子則勃然怫然作色而不肯
受乃隨俗苟同終身導人終身諛人在君
親則一言不肯受其名於世俗則終身不
能改其行世俗固無定見矣君子可容無
耶定守

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

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音導

諛與夫音符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

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

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

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同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合譬者比物醜類作爲譬喻之辭以欲人之易曉飾辭者不欲直遂致爲潤色之辭以使人之易聽是皆言之有枝葉者故雖足以聚衆而始終本末多不相掩故曰不

相坐也之人也垂衣服設采色動容貌高

自標致以媚悅一時之學人而不自謂之

導諛然亦豈有異於人哉但見與夫入爲

徒衆是亦是衆非亦非初無高出等夷之

見一衆人耳而不自謂之衆人此段分明

譏貶一時聚徒講學之人惠施公孫龍子

之輩務空談而無實行者且夫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耶故欲以愚人而適以自愚誠謂愚之至也已矣知其愚則不為彼所惑故曰非大惑其如人之不知何哉而愚者惑者衆也大惑其如人之不知何哉而愚者終身不靈矣藥毒薰心墨黥入骨醉其說者敝髮腐齒而不悟如彼迷人四方易處今使三人行而一人惑迷塗猶可致也何也惑者少也二一人惑則勞而不至何也惑者勝也又况三一人俱惑乎今天下皆惑於斯人而予獨欲有所願往誰與從之文自悲已蓋深有所激而憤排之詞

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音則嗑許甲然

天... 一... 二... 三... 十...

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

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正鍾准郭惑而所適不

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祈嚮其庸

可得邪音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上聲之又一惑

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去聲憂

大聲即大音也大雅之音非里巷之耳所

樂欲聞故曰不入若乃折楊皇華則聞之

莫不嗑然而笑蓋折楊皇華里巷之俗音

也以譬高言不入於衆人之心衆人之俗

惟俗言是好以故至言不出至言之晦俗

言之勝招之也衆人皆惑於俗言而與之

以至言以適於道其不反爲大惑也者幾
希故三人行而二人惑則惑者勝以二垂
踵惑而所適不得亦勢之必然也垂踵謂
惑而前坐垂其足也以前行素履之願其
俗言予雖欲獨見獨往以行素履之願其
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而強人以必行則
我反爲不知矣不知又一一惑也故莫若姑
舍是而勿推推推求也然不推則天下無
人矣誰其與我同憂哉此者和同之意蓋
已知天下無一人而又不敢絕望於斯人莊
生憂世愛人之
心有如此者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
惟恐其似已也

厲惡癩也厲人生子惟恐其似乃好惡之
本心也人莫不有自知之明而大愚大惑
之人乃至終身不解不靈曾厲人之不若
故設此譬欲人深思而得之言意之表此
莊文之三昧藕斷絲連似結煞而非結煞
於此悟入保於文陣中殿後收第一功矣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
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去聲矣
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去聲義有間矣然
其失性均也且夫音符失性有五一曰五色
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

曰五臭熏鼻困憊

子公反

中聲頹四曰五味濁

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

上聲

滑音心使性飛揚

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

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鵲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

百年之木木之堅好者也一則破爲犧樽而文之以采色一則斷於溝中而不免於泥塗同質異遭美惡固有間矣然語其失性一也失性謂朽腐而失其靈氣以譬曾史盜跖行義之清濁不同然一則狗名一則狗利均失本真蓋道以全真爲貴真性

失則其餘無足論矣既又自失真之由而
枚舉其端曰色曰聲曰臭曰味曰趣舍凡
夫之人貪著其事有生之害無過於此故
有道者去之彼楊墨者曾不講於復性之
學而離跂於仁義之間趣舍滑心不以爲
失而反以爲得自我言之直困而已矣可
以爲得乎哉以困爲得則樊籠之鴟鴞抑
困懷衝逆之意中賴言氣味上達於顙額
也厲乖戾也爽猶失也滑汨亂也離跂即
馬蹄篇所謂踳跂

且夫

符趣

舍

上聲

聲色

以柴

其內

皮弁

鵲

尹必

冠搢笏

紳脩

以約

其外

內支

盈於

柴柵

塞外

重經

音墨

繳音灼

皖皖

反環版

然在經繳之中而自

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

檻反戶覽亦可以為得矣

柴義有三一者蘊崇二者錯亂三者梗礙
趣舍聲色隨其好惡以為取舍也物之亂
性者聲色為最楊墨之為儒雖視窮欲者
有間然亦豈能澹然無少芥蒂於其中哉
一有之則其蘊崇錯亂與理為梗勢所必
至故曰趣舍聲色以柴其內外則皮弁鵠
冠搢笏紳脩皆儒服也搢執也紳大帶之
垂者脩者長義約其外言束其身也支
拄也盈充塞也言內支盈於聲色之柴柵
而外縛束於衣冠之經繳皖然目視而不

敢動若然
是罪人之
獸之處囊
戲劇拘儒
謔者方壺
亂辭
玄古之君
乃兼於天
知通於神
金石以鳴
視乎冥冥
神而能精
齧缺配天
封人請祝
泰初無無
若愚若昏

無爲自然
得一畢萬
得天下逝焉
天窮生明道
窮乎無聲
聽黃帝遺珠
南面之賊
子高退耕
性命祖根
可否然咈

事藝道德
立之本原
道之清
王德之人
獨聞獨曉
象罔可得
堯觀於華
神禹讓德
德至同初
堅白離分

敢動若然者不以爲困而反自以爲得則
是罪人之交臂而反縛歷指而受刑與猛
獸之處囊而落檻者抑亦可以爲得矣蓋
戲劇拘儒之甚詞萬世之下猶有遭其諧
謔者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

執犬成思
若性蕩民
丈人灌畦
入素復朴
混冥昭曠
稽鄙周師
導諛苟同
困可謂得

技胥怵心
匪兄堯舜
諄芒遊壑
至德無思
與形銷亡
魯猶銀臂
天下一大惑

大聖之治
而弟津溟
假脩渾沌
上神乘光
徹卑勉論
虞亦瘍醫
失性離跂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三終

恬字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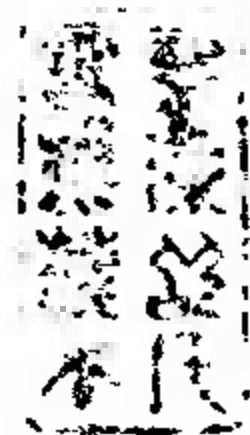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四

澹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

外篇天道第十三



此篇言帝王之道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自然為用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為道之本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君詳在於臣皆極醇無疵之語嘗謂莊子天道篇辭理俱到有蔚然之文浩然之氣蒼然之光學者更當熟讀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

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
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音關於帝王之德者其
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
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音撓撓心者故靜
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去聲准大匠取法焉
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
鑒也萬物之鏡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天道運而無所積
也故萬物於是乎成焉聖人之德純亦不

已故天下歸而海內服焉帝聖二字似有
差等以邵子皇帝王霸言之帝王即皇也
也聖即王也即是而觀天地帝王之德一
而已矣然而有運焉者必有所以運焉者
其極則靜焉立之故明於天地帝王之德
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昧者混溟之
義老子云明道若昧蓋六通四辟則明也
明以暗爲基故其自爲也昧然則歸於
靜矣聖人之靜也豈以爲靜也善而故靜
哉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自靜也靜則定
而慧生之矣故六通四辟明之至也譬之
水焉靜則明矣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
夫水靜猶明也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
是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唯於心則命由我立法
由我出而道由我行矣

夫音符下同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

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

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

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

者憂患不能處上聲下同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

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去聲堯

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

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

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音閑遊江海山林之士服
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此靜之意義也。天地
取准焉。故曰。道德之至以故。帝王聖人休焉。休
此故曰。道德之至以故。帝王聖人休焉。休
止也。如大學止於至善之止。止則心中無
物。故曰。止則虛。虛則真。空之中。妙有生焉。
故曰。實則倫矣。虛則靜。靜無為也。靜則動。
故曰。實則倫矣。虛則靜。靜無為也。靜則動。
而無乎不為。故動則得而任事者責矣。倫
謂燦然有條。責謂責成於已。是蓋動靜相
生。虛實相成。天地帝王之德。一靜而無為。
盡之矣。無為者能靜。能應。常靜而無為。
俞俞也。者愉愉也。俞俞則憂患不能

入外患不戕以故精神豫而年壽長也。又復推本而論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本謂本根言天地萬物皆從虛靜而生明乎此者則命由此立法由此出而道由此行矣。是故明此以南面玄玄所謂動則得而任事者責意蓋如此。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符音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音洛下同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鑿音萬

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上於上
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爲巧
此之謂天樂

靜而聖內聖之德也動而王外王之業也
靜則不動矣而能役使羣動故無爲而尊
朴素則無文矣而至文者出故莫與爭美
故明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大
本即中庸所謂大者即內篇所謂大
宗師也天與天爲徒者也人與人爲
徒者也天和則樂矣故又謂之天樂人樂然
又須知天樂只箇無爲自然又引
平日所自言者數句來作印證曰不爲戾
去去則實未嘗肇萬物去去也此之謂無

爲自然此
之謂天樂

故曰知天樂

音洛下同

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

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

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

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

去聲

天下其鬼不

崇

息類反

其魄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

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

聖人之心以畜

許六反

天下也

知天樂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與天爲徒
默與之契非但聞見之知而已也是故其
生死動靜莫不隨造化以卷舒又此和樂
之中瀟瀟灑灑一塵不掛無怨無非無累
無責以爲鬼則不崇以爲塊則不疲一靜
而已矣一定而已矣是故可以王天下而
服萬物聖人所以畜養天下之道如是而
已此種學問千聖傳心之秘世出世法莫
不由此

夫音符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

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
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

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
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
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
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
也

此又自無爲中翻出箇有爲者爲臣道之
當然然前言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則
臣亦當無爲矣林庸齋以爲看莊子不得
如此拘泥非是蓋前以心而言之此以分
而言之也若臣道雖有所爲使無虛靜恬
淡寂寞無爲者以主之將日見其擾雜而

庶事其
用隳矣

故古之王

去聲

天下者知

去聲

雖落天地不自慮

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

音悅

也能雖窮海內不

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

上聲

而萬物

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

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

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此言古之帝王與天地同德
落與絡同謂包絡也窮竭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
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
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去聲詳治去聲之末
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音催
經田結反隆殺去聲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
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
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又自有爲無爲上翻出本末二字蓋虛靜
恬淡寂寞無爲者道之本也自樸散爲器

則有爲之法緣是以生故詳舉五者皆世
法之末務其精神心術之運則王者執之
故無爲之道要在於主有爲之法詳在於
臣末學者古人有之非帝王之所以先也
所以先則虛靜恬淡
寂寞無爲而已矣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上聲

先而少去聲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尊卑

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

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

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去聲變化之流也

夫^{音符}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
道乎宗廟尚親朝^{音潮}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
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道者非其道
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又自先字從字透下意來言凡物有先有
從乃造化之定理聖人取象於天地觀變
於四時體撰於萬物則見尊卑先後區狀
盛衰皆有一定自然之序用是而主張綱
維以立人道之極故以宗廟則尚其親而
昭穆之有序也以朝廷則尚其尊而官職
之有序也以鄉黨則尚其齒而少長之有
序也以行事則尚其賢而承乘之有序也

是皆大道之自然。故語道者尚其序。道而非序。安取於道哉。發明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此段畧盡。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

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去聲守次

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

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

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

愚知去聲處上聲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

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許六
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
此之謂太平治聲之至也。

語大道者。先明於天。則本立於上矣。本立而後。末學可次第舉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德則行。道而有所得焉者。故天明而道德次之。仁義者。道德之分。老子云。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故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朴散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分守次之。使之形。以成之名。以命之。故次形名。因才任之。能故次。因任。原宥也。省試也。所以別人官。故次是非。是非。明矣。然後賞罰加焉。故次。

賞罰賞罰明則愚知各得其宜貴賤各履其位而仁賢不肖各襲其情必分其能而不敢自惜其力也必由其名而不敢不責其實也。以此事上使下治物脩身各安其自。然之分。而知謀不用。以歸於天。太平之治。無以加此。此段所論醇正無疵。九次之亦聖人因大道之降而爲之裁成。所以詳責於下者。正見非所以先之意。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音道。

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
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
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
禮法數度刑名比去聲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
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反許六下也

古之語大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而已
自道而五變其說然後及於形名又九變
其說然後及於賞罰故此等有爲之法古
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先者其本始也非
所先者其末學也驟而語之倒而言之迂
而說之皆治人者之具非治人者之道也

故可用於天下而不足以用天下治人與
用天下之道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而已矣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
不敖音傲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
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
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
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去聲
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
之合也夫音符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

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去聲天下者，奚爲哉？
天地而已矣。

設舜告堯一段，以明君道之當然。蓋君人之道，無爲自然而已。若堯之用心，信乎膠擾而多事也。故舜歎其未廣，而以天道語之。天德出寧者，本天德以出治，而萬物自寧也。天之德，無爲自然而已。故日月自照，四時自行，晝夜自是，其有常雲自行，雨自施，無心於物，而萬物自成者，天道之運而無所積也。君人之德，亦如是焉。信乎其天之合而非人，之合也已。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

藏去聲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

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

於是繙音煩十二經以說音稅老聃中其說曰大

泰音泰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

問仁義人之性邪音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

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

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

愷開待反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

三直一三
句盡一經
上二

音噫幾平聲乎後言夫符音兼愛不亦迂乎音乎無

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

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

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

放上聲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音傑

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

之性也

孔子魯人也西往於周欲藏其所著之書於周室以爲一代之信史十二經即所藏

之書也。徵藏周之藏名。其史官曰：「老聃者，
免而家居。孔子往依焉，而聃不許於繙者。
十二經以說之。繙者，反覆經旨，未盡其說。
而老子嫌其太謾謾，汗漫也。因問其要，孔
子則以仁義當之。老子因問仁義性，歟？論
性則虛靜之中，湛然寂然，一物不著，所謂
箇裏本來無字脚。空中誰敢強安名？此下
所論皆世儒之常談，必非孔聖宗旨。莊子
重言十七，特寄孔子以正之耳。不仁則不
成，成者謂發揚生氣也。不生，孟子云：「是集義
所生者。」謂發揚生氣也。中心物愷，言與物
同春也。兼愛，屬仁無私。屬義，意者歎辭後
言猶失言也。夫物有萬不齊，物物而兼愛
之，不惟勢有所不及，而有有心於愛去道將
益遠矣。故謂之曰：「迂必自謂已之無私焉，
一有意必已自成私，故曰：『無私也。』」乃私也。

此二句極精極當又復申說夫子必欲使
天下無失其養乎則天地萬物固自各順
其常各足其性吾惟放德而行循道而趨
一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爲之主之至矣又胡
爲偈偈乎兼愛無私行仁義於天下若擊
鼓而求亾子者哉亾子也擊鼓求亾
疑古有此俗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
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平趺音繭足
也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
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

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
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也老子曰夫
音巧知去聲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
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
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再受其殃吾服也
恒服吾非以服有服

重趼謂足有厚皮百舍重趼而不敢息求
見之心切跋涉之苦忘也鼠壤有餘蔬而
棄妹膚齋以妹作味謂棄蔬於暗昧之地
似覺未安不若直以妹解蓋意妹氏棄蔬

於鼠壤老聖之德主於儉嗇故責其暴殄
而踈棄之成綺因譏其寡恩而不仁生熟
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亦儉嗇之徵驗也
老聖漠然不荅所以於是以成綺明日復請
言昔者有譏於夫子正以發其請教之端
今者正爾卻然退聽安意承教敢問何也
老聖言巧知聖神之當機敏給應答如流
吾自以爲弗及焉脫之言失也即不及
之意思故呼牛應牛呼馬應馬所以不與
忤者蓋以吾必有其實而後人與之
受而再與之爭則殃之者至矣吾之不
正所以爲應也然此亦吾之恒服如服
意而爲之故曰吾服也恒服如服
服言我常是服此初非有心故曰非
有服蓋有服安而行之也非以服
然矣恒服安而行之也非以服

強而行之也。猶孟子言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意。此莊老脫塵竒筆，然學之亦能悞人。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顙，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邊竟音境有人焉，其名爲竊。

鴈行避影，側身而行也。履行遂進，踵步而前也。崖崖異也。衝突目而視也。顙顙中央。

廣而兩頭銳也。關口吐之貌。吐祛遮反。張口也。義然嚴毅之狀。崖衝額闕皆賦相之。不良者能自收斂則亦可。以自掩者似繫馬而止言止如繫馬身受係而心常不定也。動而持動則矜持而作狀也。發也。機發若機括敏捷而巧中。也。察而審伺察而詳審也。知巧而覩於泰。自恃其才能而驕慢之。氣可覩也。凡此十者皆以爲不信之徵。邊徼之外設有此。人僉必以竊目之。夫脩其身者必虛靜恬淡。退讓樽節。然後暴慢之氣不涉於身。以是機警之人。竅鑿日深。渾沌死矣。宜乎不爲老聖所取也。

夫子曰夫

音符下同

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

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

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
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
揅音柄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
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
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
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夫子老子也。有物混成。先天天地生。聖人不
得已而名之曰道。以其無在而無不在也。
名之曰神。以其無假也。名之曰真。對末而
言。名之曰本。其寔一而已矣。夫是道也大

包無外細入無倫於大不終於小不遺而
萬物備焉且廣廣乎其有容淵淵乎其莫
測冲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羅已具其
形者曰德者曰仁與義者糟粕煨燼無非
道也但神之末耳自非至人其孰能定之
蓋至人則存神之故有撫世之責而不切
物不足以及尚之故有撫世之責而不切
之累操威福之柄而心不與之偕所以者
何審乎無假也審乎無假則極物之真而
守其本矣是故能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
嘗有所困也困即所謂累所謂遷所謂與
之偕者故通於道合於德退仁義而賓禮
樂者此謂知本此謂神之定
也至人之心其有所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

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
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
不足貴也。爲去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
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符音
下同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
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
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世人皆知道之可貴。而不知是道也。視之
不見。近而易求。今也偶得古人之書。襲

而藏之視爲秘典以爲道載此書吾貴道
因貴書也。不知書不過語而已。語之可貴
者意也。而意有所嚮終非言語之所能傳
則世亦何爲乎貴言傳書也哉。然則因貴
道而貴書。因貴書而貴言。皆貴非其貴者
也。何者。書之言譬則人之形色名聲也。謂
形色名聲果足以得人之情實乎哉。形色
名聲果不足以得人之情實也。則知老聖
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知道果不在於言
而人之所可貴者亦必有在矣。然世之人
豈足以識此哉。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

符殄反斲

輪於堂

下釋椎

直追反鑿而上

上聲問桓公曰敢問公之

所讀者何言邪

音耶

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

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

之糟魄

音粕

已夫

音符下同

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

安得議之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

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

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

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

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

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設此輪扁一喻正見意非言之所能傳疾徐句准林解意指輪筍而言徐寬也疾緊也寬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苦澁堅持而難入要在不寬不緊自有分數存乎其間數猶分寸也莊子之意欲人離口耳黜聞見心領神會而得之之意言象數之外則有書無書同歸影響有言無言俱屬筌蹄若徒竊古人之緒餘誦其言而忘其味誠糟粕是甘而不免為輪人之所笑矣於是方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帝王之德上通於天虛靜恬淡無為自然明此南嚮堯之為君

達本明宗
末在於下
五末非先
太平令主
聖臣告君
昭揭仁義
書貴載道
輪扁設譬

和天和
要歸主
九變次
曲士論
天德出
老氏棄
言豈盡
古人已

本在於上
詳責臣者
先後有序
倒道而行
孔聖藏書
成綺興刺
桓公讀書
糟魄也夫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外篇天運第十四

澹字集

此篇所論天地帝王之道貴無爲而賤有爲。重道德而輕仁義。篇篇一旨。但闔闢變化如風雲之卷舒。千態萬狀。令人應接不暇。故予謂讀莊子者。如觀幻人幻物。知其爲幻。則千法萬法皆從一法而生。不復受其簸弄矣。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

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

其有機緘。反古咸而不得已邪。音耶下同意者其運

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

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音洛而勸是風起北

方一西一東有上聲彷徨音旁皇孰噓吸是孰

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

承上篇而言重重徵問造化要人求得一箇運化主宰以立君道之準數孰字甚有滋味言天運於上地處於下日月往來爭馳乎其間是誰主張是誰網維是文誰居然無事推行是也居無事三字最妙蓋主主張網維猶涉有爲居無事則全漠然而無所爲矣其有機緘緘而不得已耶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機緘二字最妙此老明知有箇機緘故意詰問此箇機緘直是闕密難曉得此默運則居然無事而化育自成

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太空騰雲釀而
爲雨注於川澤川澤之氣復蒸爲雲升降
上下如轉轆轤又未知孰隆施是孰居無
事淫樂而勸是隆如蘊隆之隆雲雨者陰
陽和氣所成故以爲造化之淫樂風起北
方一西一東有時而上彷徨四周先言北
方者北方地高陽亢而戰故多風嗟吸風
氣也披拂鼓動之貌天地造化不過日月
星辰雨風露雷而已
舉數者其餘可推也

巫咸音超曰來吾語去聲女上聲天有六極五常

帝王順之則治去聲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

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如上細細徵問巫咸只以一句答之六極
五常即內經所謂五運六氣也所以佐元
宰而成功者造化得此則高下自莫日
月自運風雨露雷自滋自潤而居無事者
得以成不言之化帝王法之故九洛之事
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而成無為
之治九洛即洛書九疇五行五事八政五
紀之類順之則吉者惠迪吉也如本篇本
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
於臣皆順之道而無為自然者也

商音泰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

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謂不仁曰

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

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

莊子曰不然夫符音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

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問仁道而舉不仁者以言仁問至仁而舉
無親者以言至直是突兀奇聳然亦有至
理可想蓋虎狼雖暴而亦知有父子之親
可見仁無往而不存何者仁天之元氣也
陰幽糞壤之中堅剛頑石之所而元氣無
不從焉無不由焉此造物之無私也問至
仁而曰至仁無親者何以故仁之至者統
天下而入於太和元氣之中不見有可愛
者有不愛者故曰至仁無親蕩也以不愛
不孝疑之失其旨矣故莊子曉之曰至仁

尚矣。孝不足以盡之也。有至仁而不及於孝者乎？故子之所言，非過於孝者之言也。蓋至仁則過於孝矣。乃不及於孝者之言也。蓋至仁則過於孝矣。焉得為不孝乎？大抵莊子問荅正言，若反類如此。

夫音符南行者至於郢反，北面而不見。冥

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反；以下皆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

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大

音息泰

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

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

爵拜焉至富國財拜焉至願名譽拜焉是以

道不渝

言仁不言孝南之郢而北不見冥山之謂也何者背去之遠義不兩見故至仁則忘孝亦理之所必至者雖然忘之一字豈易言哉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敬謂恭敬奉持肅其外貌愛謂和氣愉色本於由衷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則不識不知

天送一日

不淪不可得而淪
孰得而拜之哉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

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

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音汝下同殆其然哉吾

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大

泰音符清夫音符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

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

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

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音

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音其卒無尾其始無

首一死一生一僨粉問一起所常無窮而一

不可待女故懼也

此段備論古樂之妙奏之以人徵之以天
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句迺作樂之
本旨樂非人不備而五音六律與天地之
氣候相為表裏故曰奏之以人徵之以天
禮以節之則有序義以正之則不亂故曰
行之以禮義太清者聲氣之元以之為主
則清濁高下由是而取節焉故曰建之以
太清夫大樂與天地同和故論至樂者必

先應之以人事而順之天理行之也以五
德而應之以自然五德貌言視聽思也董
子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能調理四時和
天子地之衡且夫四時天子建中極此作
物匡衡所謂惟天故能建中極此作樂盛
之本也樂之文武倫經象之文陽也武陰
一衰而樂清一文濁高下相濟則如陰陽
也至於其一清一濁高下相濟則如陰陽
調和而振其聲流動光彩美哉洋洋乎舞
蟄蟲始振而吾驚之彩美哉洋洋乎舞不
能自巳至其始終相一生則如雷霆發舒
無首一死一生一債所常無窮而無尾不
不可待言變一即一死一債所常無窮而無
可待言變一即一死一債所常無窮而無
也始言變一即一死一債所常無窮而無
而懼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
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在谷滿谷在阬音坑滿阬塗音塗郤音隙守神以物爲
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
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
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
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
枯老反梧而吟目知去聲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

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威音

移女音委蛇故怠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則見動靜之相生往來之相禪與造化無。不脗合。故能短長類。晷影之前却。能柔。能剛。象氣序之勻調。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聲氣之洋洋。流動充。滿無所不屆。其盛如此。塗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塗卻。謂塞兌也。卻。與隙同。守神者。寧一。心志凝然。而聽之。所以。以審音律之節。奏以物為量。量之以管。以。定鍾律之短長。其聲揮綽。悠揚發越。綽乎。其寬也。名曰高明之樂。能使鬼神安位。三。辰順軌。作樂之極功。有如此者。吾止之於。

有窮順之於無止言吾之樂不過順陰陽
聲氣之自然故行乎其當行止乎其
不得不止子欲思之而無所致吾思欲
之而無所容吾見欲逐之而無所履吾
儻然自立於四虛之地倚槁梧而吟知
乎其所欲見力屈乎其地倚槁梧而吟
乎其所欲見力屈乎其地倚槁梧而吟
默然乃不自得意蓋如此吾既不及已
言子既追我弗及已矣則其心儻然自
喪其耳忘其目廢其形骸身如虛空弛
而不敢收故曰乃至委蛇故怠也
凡見人作為自覺非思慮所及者則悵
憮然其狀類此莊子善體物情只此
形容殆盡妙矣哉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

若混逐叢生林樂

音洛

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

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

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

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

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

無言而心說

音悅

故有焱

必遙反

氏爲之頌曰聽

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

音包

裹六極女

音汝

欲聽之而無接焉故惑也樂也

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
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既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振刷其精神揭而
高明調之以自然之命者言樂之節奏乃
天然之妙自合如此非有作意而為故若
混逐若叢生混逐如禽獸之類叢生如草
木之類言樂之無相奪倫如禽獸草木竝
生竝育於天地之間而不相害故林林同
樂而形迹之相忘布散揮動而牽曳之自
泯幽幽昏昏又若無聲而天籟之自鳴者
故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矣而生
者續焉或謂之實矣而榮者繼焉行流散
徙不主故常節奏之妙匪夷所思要皆自
然之命人皆疑之稽諸聖人以爲聖人者

達樂之情而順於自然之命者也。順自然之命者，皆備天機。謂元神主宰五官，皆備言五官之司各效。其職此樂，謂天樂無侯於言而心說者也。聖人樂亦復如是，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無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而無乎不為。包裹六極，此神之無在而無不為者，人謂之不得此樂，故樂始於懼，懼則樂之德尊，次以怠怠，則昏默，默不泯卒，於惑惑則樂之德愚，愚謂昏默，幾乎道矣。故可載而與之俱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

去聲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

曰何也師金曰夫

符音

芻狗之未陳也盛

平聲下同

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

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

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游居寢卧其下

彼不得夢必且數

朔音

眯

米音

焉今而夫子亦取

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卧其下故伐

榱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

耶音

同下園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

是非其昧邪

夢音蒙

芻狗祭天解厭之物祭則棄之禮也若復取而尊之則惑矣惑則生夢生昧夢謂魂識顛倒昧謂目睛虧避今而夫子取先王已陳之名字物羣弟子而習之卒以取困茲非夢昧之徵耶

夫音符下同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

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吐回之於陸則沒

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音餘下同周魯非舟

車與今斬

音祈

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

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

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

音結

者乎

引之則俯舍

音捨

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

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

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去聲

故譬三皇

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

音查

梨橘柚

由去聲

邪

音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

時而變者也。今取獫狁而衣去聲以周公之服。

彼必齧

紇音

齧挽裂盡去

上聲

而後慊

苦牒反

觀古

今之異猶獫狁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

而曠

音顰

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笑之，歸亦捧

音奉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

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笑曠

而不知曠之所以笑，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且古今之不相及也，尚矣。譬之水則宜舟，陸則宜車，反而推之，則沒世而不行。尋丈

以古之周道而行今之魯國猶推舟而之
陸其不利於行也必矣是皆不通夫無方之
之傳是以應物而有窮子不見夫桔槔者
乎用之則俯舍之則仰其俯一聽夫
人而已無所與焉此之謂無方以故應用
無窮而俯仰無罪三皇五帝之道法應時
而變何必屑屑焉求其同哉亦遠治之爲
貴焉耳猶之相梨橘柚但可於口味之相
反當勿論也今也必由古道必變今俗以
求其同豈知猿狙而衣以周公之衣醜人
而效西施之曠吾知其情不相宜也而勢
必至於相詆也然則夫子之道之窮也非
職是之故
而何哉
篇中重重譬喻皆憤世嫉邪極言世道不
可挽回之意蓋以慨古道之難復而哀夫

子之終窮耳。若真謂帝王之道必不可行之於今，則又痴人之前，不得說夢矣。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音貝

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音烏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

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度數謂制度名數道之形而下者陰陽謂天地造化道之形而上者此皆求之於外故久而無得道而可獻以下數句皆以發明道不可傳之意最為精切非苟以騁詞求勝者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

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中無主而不止主謂於道的有所見止謂
居其所而不遷外無正而不行正即就有
道而正焉之正如曾子真積力久一得夫
子印證便唯自然應之由中出者不受於外
自悟入者也自外入者無主於中自耳根
入者也聖人不出者不出多言以強聒直
待其自悟而後正之聖人不隱者作止語
默無非至教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但
耳根入者終不能悟耳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音渠廬也

止可一宿而不可以久處上觀反而多責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托宿於義以游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補音逍遙無爲也苟簡易反以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何謂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三代而下士皆好名不知名乃天下公共之物不可多取而擅之已身若夷齊魯名於首陽之下比干剖心於暴人之前皆多取之累也仁義者先王之蘧蘧草舍也言仁義譬之草舍止可暫寓而不可以久處等閒窺覷則必受人之詬責喻如以仁義自見於天下則天下之求我者全責我者備矣故曰

觀而多責是以古之至人假道於仁托宿
於義過而不留不久處仁義之遽廬而惟
遊於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
之圃復自解曰逍遙者無爲也苟簡者易
養也。不貸者無出也。養即女子小人難養
之養無出謂無出息皆虛靜恬淡寂寞無
爲之義故古者謂是爲采真之遊。

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
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平之則慄舍上之
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
戮民也。

鑒即殷鑒不遠之鑒所不休者謂不知止足之人蓋貪夫徇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往迹之當鑒者何可勝數此不知鑒非善保全之人也故謂天之戮民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

變而無所湮音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不開矣

恩怨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人所用之器邪曲之人不得而干之蓋正人利害不干其心而生死無變於已故循大變而心無所湮大變謂生死大故心無所湮者毅然當之一刀兩段更無湮滯也以是人而用是器然後不隨境轉而得遊於逍遙之墟

若其心以為不然者未免有見於外而中
無所主故天門不開天門亦自老子天門
開闔影來天門者靈府也天門
開則蕩蕩無礙而如如自在矣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

音符播甫下同佐

反糠音康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

音文

瞤音匣膚則通昔同夕不寐矣夫仁義音慘然乃

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

子亦放上聲風而動揔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

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音耶夫鵠反胡洛不日浴

而白鳥不日黔

反巨啗

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

為辯名譽之觀

去聲

不足以為廣泉涸

反胡洛

魚

相與處

上聲

於陸相响

音吁

以濕相濡

音儒

以沫

音末

不若相忘於江湖

夫淨空之體不容一物目與膚尚然而况
吾心乎故降道德而言仁義未始不為心
亂不若使天下無失其朴無失其朴者還
其混沌之天而無以竅鑿之也且人之稟
賦皆出自自然如鵠之白鳥之本黑不俟
染濯若一出於自然則其白其黑不足為
辯皆為天下純全之朴一有造作則不足
多矣今號天下而曰仁人義士不識其為

自然之朴乎。為名譽之觀乎。名譽之觀。又奚足廣。泉涸則魚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一何病也。道德降則人相尊以仁。相尚以義。一何亂也。不若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德道。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

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

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

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囁。同予又何規老聃哉。

規。規而正之也。散而成章。謂神氣卷舒養乎陰陽。謂以陰陽二氣自相吐納。囁。合也。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

音現

雷聲而

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

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

居慮反

堂而應

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

曰夫

音符

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

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

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

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

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
進予語去聲女汝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
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
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去聲其親
殺反色界其殺同上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
民心競民孕反以證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
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矢上聲矣禹
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

非殺人自爲種

上聲

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

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

尸居而龍見不見而自章也雷聲而淵默
常應而常靜也發動如天地過者化存者
神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此非老子不足
以當之故子貢聲孔子而往見之以孔子
聲者稱道孔子以爲先容欲弟子通而見
之也老子自謙吾老矣年馳而事去矣子
將何以教我乎子貢平日只知祖三皇而
宗五帝熟聞老子卑淺帝王心切疑之首
舉爲問於是老子差等帝王而論以見世
道愈降愈遠黃帝以下俱爲竅鑿渾沌非
爲至治黃帝之治天下也使民心一一謂
純一於時太朴未散民有親死不哭而民

不非者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
死也堯治天下則教民親矣書曰親睦九
族平章百姓是其徵也民有爲親殺其殺
而民不非殺其殺者情禮獨隆於其親而
其餘皆降殺也民不非不以爲薄也舜之
治天天下也使民爭心競競也蓋虞帝尚
賢故能使民爭則和氣決裂咎徵之感
能使孕婦十月而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
未至於孩而辨誰何如此開竅太早是故
有夫閔而不長者禹之治天下也使民心
變變謂變其大道爲公之心蓋堯舜官天
下而禹獨家之且干羽之師有扈之攻皆
在禹時上行械變詐於是人有兵有順者
有以謂有機械變詐之心兵有順者誅其
不順以歸於順也殺人者死而殺盜者無
罪故曰殺盜非殺人各私其私互相警備

而天下皆然故曰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
天下之人自相駭異而儒墨之徒此是彼
非橫議交作機警之心起於家室施於男
女早婚少娶不循人道之常故曰其作始
有倫而今乎婦女夫婦二人之大始古人之
始自倫而有倫序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幼稚
女本不可責以人道而今也不然機警之
心儉薄之俗不言可知矣故曰又何言哉
細味此章與禮記大道爲公一段意亦相
似但說得突兀驚人若以平易之心讀之
則固未嘗異也

余語去聲女汝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

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去聲上悖日月之明

下睽苦圭反山川之精中墮音墮四時之施其知

憊音慘於虺音虺之尾鮮規之獸莫得

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

乎其無恥也子貢是是子六反然立不安

大道無為之世其政悶悶其民醇醇自三
皇五帝以智治國而行察察之政於是乎
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
之施何者日月有明而不能以照覆盆今
焉用智察察則上悖日月之明以為明矣
山川之精居方奠位今焉用智察察無故
而鑿山無故而濬川則下睽乎山川之精
矣四時舒慘氣序自如今焉用智察察為

先事之備多未然之防寒暑不能擅其權
生殺無以施其令而中隳乎四時之施矣
老子云以知治國國之賊是以其禍憺於
虜蠱之尾鮮規之獸鮮規無考註云小獸
也蓋亦多知而害物者夫以不安其性命
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不亦可恥之甚乎
所謂性命之情無爲而已矣自然
而已矣老子絕聖棄知意蓋如此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音干者七十二

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音邵之迹一君無所

鈎用甚矣夫音符人之難說音稅也道之難明

邪音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去聲世之君也

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奸干也。鉤如易弋取之意。幸矣不遇言遇則必為彼笑。

夫音符白鵠音鷗之相視眸反茂侯子不運而風

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

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
烏鵲鴝音孺魚傳沫細要平聲者化有弟而兄啼
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
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夫以陳迹而干人宜乎其不遇也蓋亦感
之以無迹乎故引物類為喻蓋天下有以
神相感者若白鵲以目相視眸子不運而
風化是也者有以氣相感者蟲雄鳴於上風
雌應於下風而風化是也者山海經去亶爰
為雌雄而風化者類物名也化謂生子類自
之山有獸如狸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
如鳳名曰奇類皆自雄雌而生言風化

者機動於此神應於彼不見其迹莫知其然若性之不可易命之不可變時之不可止而道之不自出而不可壅者苟得此道以為感通之本又何必自出而不可壅者哉迹則烏可以化於對蓋亦化之出於自然者正與上文互為發明烏鵲鴉孚而自然者也魚傳沫者魚不相交但仰其鵲鴉孚而自然者也魚傳沫者魚不化而兄病也此皆自自然而然能自然者則與化為老人則自然而然能自然者則意正與老子宣此義而作亂辭也化為人矣此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也化為人矣此其在上帝皇惟治順天辭也孰居無事無為自然上德不德至仁忘親正言若反匪蕩攸聞洞庭張樂北門變志大惑似愚

古今水陸
孔聖其窮
無正不行
遽廬暫居
鵠白烏黑
大亂乃作
以知治國
陳迹非履

舟車異通
道不可傳
亶非口耳
采真之遊
無失其朴
帝降而王
憐於厲蠱
與化為人

再陳芻狗
無主不止
公器難取
逍遙之墟
仁義憤心
民乃大駭
風化斯神
某得之矣

